

周禮正義

冊七

周禮正義卷七十

瑞安孫詒讓學

秋官司寇下

周禮

鄭氏注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

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

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

旌節出宣令之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

政所重故屢丁寧焉詰謹也使四方謹行疏掌憲邦之刑禁者贊大

之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疏小司寇布刑禁於天下

也國語周語云武王反及羸內布憲施舍於百姓韋注云憲法也管子

立政篇亦載布憲五鄉鄉師及所屬州長之事云正月之朔百吏

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彼布

憲即布法若大宰布治法之類此官布刑禁則憲為表縣其義不同

而循行表示通於天下與彼事亦異也云達于四海者明此官所布

通於九服也注云憲表也謂縣之也者小司寇注同詳小宰疏云

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據士師文小司寇注義同云

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者於舊本並作于案

注例當作於蜀石經下於字不誤今并據正此皆據大司寇職為說

今案司寇正月布刑即縣書象魏鄭以縣書別為正歲之在布刑

之後兩月非也詳大司寇疏云布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令

之者以此云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即大司寇職正月之

中

華

書

局

聚

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之事也必以旌節者掌節云道路用旌節
 此宣布刑禁亦道路之事故所用節同云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於
 門閭及都鄙邦國者之於於字舊本亦誤于今據蜀石經正鄭以此
 云憲邦之刑禁當大司寇職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為正歲縣書之
 時又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即此憲
 刑禁之事故謂與司寇布刑同在正歲然大司寇縣刑象自在正月
 鄭以為在正歲者非也至布憲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雖亦以正月
 之吉就道然其所宣布者遠及邦國都鄙達於四海必非一時所能
 徧達則其憲刑禁雖承正月之吉為文實當在正歲之後布憲刑
 禁斷不能與大司寇縣刑象同時明矣鄭說亦誤互詳大司寇疏知
 憲刑禁縣於門閭者據士師五禁書而縣於門閭明此布憲所縣亦
 在門閭也云刑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者漢書谷永傳顏注云丁
 寧謂再三告示也鄭意大司寇布刑布憲則宣令司寇縣書象魏布
 憲亦縣書門閭所謂屢丁寧也云詰謹也者大司寇寇詰四方注同云
 使四方謹行之者布憲布之四方所以使四方謹行刑禁也引爾雅
 曰九夷入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者釋此文此所引與郭本不同詳
 職方氏疏四海謂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外者也詩商頌殷武孔疏
 引鄭尚書注云堯制五服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
 海若然周則三千五百里之外至五千里為四海與唐虞
 制微異以其九州大界不同故每面相較近五百里也 凡邦之大
 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疏凡邦之大事合衆庶者賈疏云謂征伐
 大事當亦兼有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戒守征役之事互詳大司寇
 疏云則以刑禁號令者以合衆庶慮其干犯刑禁故此官號令使衆
 徧知之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

告而誅之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斬殺戮謂吏民相

獄者距當獄者也遏訟者遏止欲訟者疏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

也玄謂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疏血而不以告者者凡斬殺

戮及傷人皆於法當誅者恐其有不達於官故司察而告之經不以

告通承上句而言此皆慮小民窮冤失職通其壅闕之事與大司寇

以肺石達窮民同意注云司猶察也者師氏注同司即今之伺字

謂候察而搏之云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者以司寇主刑禁殺

戮即司寇之屬明經云以告而誅之即告於司寇面罪之也云斬殺

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者此謂擅故殺人者也荀子正論篇云

殺人者死斬殺戮三者不同即掌戮所云斬殺刑戮注云斬以鈇鉞

殺以刀刃戮謂膊焚辜肆是也云傷人見血見血乃為傷人耳者此

謂故傷人者也荀子正論篇云傷人者刑不見血蓋不以傷人論不

抵刑也月令孟秋命理瞻傷察創視折注云創之殘者曰傷明創為

傷之深者鹽鐵論刑德篇云古者傷人有創者刑有創即見血也說

文外部敝字注亦云戰見血曰傷賈疏云恐經傷人與見血事別傷

人見血連言者是見血乃為傷人若不見血不為傷人也若然跪跌

折支之等不見血豈得不為傷人乎然今言見血乃為傷人者止為

蹉跌及刃物麗歷應見血之等不為餘事而言鄭司農云攘獄者距

當獄者也者管子君臣下篇云治斧鉞者不敢讓刑尹注云攘猶拒

也讓攘拒距字並通賈疏云後鄭不從者此經皆謂未官司而先

鄭云距獄據在官而言故不從也案先鄭訓攘為距距亦猶卻也然

則二鄭訓本略同特先鄭說未明後鄭更申其義耳賈謂後鄭不從

先鄭似非云遏訟者遏止欲訟者也者爾雅釋詁云遏止也賈疏云

先鄭似非云遏訟者遏止欲訟者也者爾雅釋詁云遏止也賈疏云

先鄭似非云遏訟者遏止欲訟者也者爾雅釋詁云遏止也賈疏云

有人見欺犯欲向官所訟之而遏止不使去也云玄謂攘猶卻也者
說文手部云攘推也推與卻義相成公羊僖四年何注亦云攘卻也
云卻獄者言不受也者賈疏云謂人有罪過官有文書追攝不肯受
者莊存與云此經皆理未不在官司者若云官文書追攝而不受則既
在官矣案賈說甚誤莊氏糾之是也鄭上注說斬殺戮兼吏民言之
則鄭謂攘獄遏訟亦通吏民而言可知卻獄不受者謂小吏及府史
胥徒阻人之來獄者不受達其陳告之辭也漢書淮南王賜傳云故
劾謁者衛慶死罪強榜服之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與此注卻獄事
異而義實同蓋此經所云攘獄遏訟皆阻止獄訟之事以獄大訟小
故獄言攘訟言遏實則攘與遏義略同也獄訟大小之異詳大司寇
疏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橋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

告而誅之

民之好為侵陵稱詐謾誕此三者亦刑所禁也力正以力強得正也

疏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者暴經

例用古字當作說司說云禁其說亂者與此義同此作暴疑誤詳地官敘官疏亂暴力正即大司徒鄉入刑亂民之刑也云作言語而不

信者者即大司徒鄉入刑造言之刑大宰注云造作也云以告而誅之者亦告之司寇而罪之也注云民之好為侵陵稱詐謾誕此三

者亦刑所禁也者釋文云謾本或作慢案士師入成橋邦令注云稱詐以有為者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凡鬪辨生於相侵陵也相侵陵生

於長幼無序又曾子立事篇云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國語周語云其刑矯誣章注云以詐用法曰橋加誅無辜曰誣

漢書宣帝紀顏注云謾誑言也慢謾字通賈疏云侵陵釋經亂暴力正者也稱詐釋經橋誣犯禁者也謾誕釋經作言語而不信者也謾

誕謂浮謾虛誕也云力正以力強得正也者謂本不正而挾勢力之強以自申得正者也今案正當讀為征言恃強力以相爭取管子君臣下篇云獸處羣居以力相征大戴禮記用兵篇云諸侯力政盧注云言以威力侵爭漢書游俠傳云力政爭疆顏注云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周書度訓篇云力爭則力政力政則無讓正征政聲類並同鄭未得其義漢書五行志注釋力政為以力相征討又引或說以力為政相攻伐並專據諸侯為說此

凡國聚眾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國聚眾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

聚眾庶者即布憲凡邦之大事合眾庶是也云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者與司厲司隸為官聯也司牧謂監察之禁殺戮注云司

猶察也方言云監牧察也史記酷吏傳云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司牧猶云牧司矣注云奚隸女奴男奴也者奚為女奴隸為男奴

也賈疏云按司厲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是男女同坐為奴天官酒人聚人之等皆名女奴為奚五隸又是男奴故云奚隸

女奴男奴案奚詳天官敘官疏云其聚出入有所使者謂共官長之使令或羣聚而出入也蜀石經作其聚出入者有所役也亦通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

于四畿者謂脩治國中九經九緯之涂及環涂野涂以達於甸稍縣都與司險為官聯也注云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者廣雅釋

詁云達通也賈疏云巡行者國之道路使其地之人治之野廬氏直

司馬云方千里曰國畿是也王城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并樹猶

居中面各五百里其邊界為四畿

校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者

晝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為蕃蔽疏與遺人司險為官聯也賈疏云此

經所云王為賓客在道須得供丞守衛之事國郊謂近郊遠郊野謂

百里外至畿注云比猶校也者大胥注同云宿息廬之屬賓客所

宿及晝止者也者賈疏云宿謂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

直言宿者舉中言之故云廬之屬以苞之息賓客晝止之處詒讓案

楚辭初放王注云夜止曰宿毛詩召南殷其雷傳云息止也遺人廬

有飲食宿有路室市有候館則廬惟可晝止宿市以上有室館則可

夜止矣故此職以宿息關彼三者也云井共飲食樹為蕃蔽者以宿

息之處皆有井以供賓客之飲食有樹以為廬宿之蕃蔽蕃蔽謂為

蕃離屏蔽大戴禮記王言篇云千步而井周書大聚篇云闢關脩道

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彼雖非王國之制亦道路必有井

之證又國語周語云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此野廬氏

掌達道路則樹中亦兼有表道之事不徒為廬舍之蕃蔽也若有賓

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櫟之有相翔者則誅之疏守涂地之人道所出

昌翔觀伺者也鄭司農云聚櫟之聚擊櫟以宿衛之也疏有相翔者

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疏則誅之者

舊本並挽則字今據唐石經乾隆石經宋大字本岳本王氏訂義本

補注云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者掌固云掌脩城郭溝

池樹渠之固頌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注云眾庶民遞守固者也

明涂地旁民亦有受役於官更迭徼守之法此人即掌固之眾庶也

此賓客道涂所出廬宿市旁之居民平時既受守涂地之役賓客至

因令給事客舍供守衛之事也云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者相翔昌

翔並疊韻連語觀禮注釋箱為相翔待事之處相翔或作相羊亦作

相羊楚辭離騷聊逍遙以相羊王注云逍遙相羊皆遊也漢書外戚

傳顏注云相羊期翔也後漢書張衡傳李注云相羊猶徘徊也又馮衍傳注云相佯猶逍遙也此相翔亦謂徘徊觀望伺隙為盜竊者賈疏謂昌狂翺翔失之鄭司農云聚櫟之聚擊櫟以宿衛之也者賈疏云謂其地之人自聚擊櫟無行夜故使宿衛自擊宮正之等使行夜者擊櫟校比直宿者彼行夜者與此異也案依鄭賈說此聚櫟令守涂地之人民為之則即持更與官吏行夜擊櫟異詳宮正挈壺氏疏云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者凡昌翔凡觀伺於賓客之側者姦人欲為寇盜之事故誅之使不得近側也

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敘而行之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轆轤

次序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敘而行之者阮元云說文車部云擊

之車轄相擊也从車从般般亦聲周禮曰舟輿擊互者按舟車

許引作舟輿為異擊當從周禮作擊許正引此經以證擊字也案阮

說是也擊擊聲類同戰國策齊策云主者循軌之途也轄擊摩車而

相過轄擊即所謂擊也丁晏云穀梁昭八年傳御擊者不得入范寧

集解擊柱也釋文擊劉兆云絰也本或作擊注云舟車擊互謂於

迫隘處也者賈疏云謂水陸之道舟車往來狹隘之所更互相擊故

云擊互者案互當與脩閭氏注障互說文是部也互義同謂舟車相

摩竿抵格賈釋為更互乃望文生訓非鄭情也云車有轆轤抵閣者

阮元云釋文作環轆云本亦作轆同按轆當依陸本作環因注云車

有環轆故改從車旁也賈疏云案襄二十一年晉欒盈有罪適楚過

於周周西鄙掠之告於周使候出諸轆轤是轆轤也孔廣森云轆轤

漢時屬河南尹緱氏縣薛綜曰轆轤坂十二曲抵閣即劍閣棧道也

蜀志建興十一年治斜谷邸閣抵與邸同故劉昌宗音抵都禮反邸

當作砥說文自部秦謂陵坂曰砥段玉裁云釋文抵字徐之爾反則

字作砥詒讓案左傳襄二十一年杜注云轆轤關在緱氏縣東南今

周禮正義卷之七十一

四一中華書局聚

在河南河南府偃師縣境坻當從劉音為正徐邈本非云舟有砥柱之屬者賈疏云按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孔安國云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在西號之界是砥柱為水之隘道者也詒讓案水經河水篇河水又東過砥柱間酈注云砥柱山名也亦謂之三門山在號城東北大陽城東也鄭玄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闕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闕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余按鄭玄所說非是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以下五戶以上其闕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架出勢連襄陵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闕流也案酈所引鄭說蓋書禹貢注文據其所引則鄭不謂砥柱在號界賈引偽孔傳為釋非鄭情也云其過之者使以次序之者序舊本並誤敘今據蜀石經正凡注例用今字作序謂為其迫隘不能方軌維舟同時並過則野廬氏為依次序行之令其先至者先過後至者不得爭越也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辟行人亦

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者賈疏云謂若諸侯之使則有山國用虎節之等若民自往來則有道路用旌節之等及有爵已

上皆為之辟止行人使無侵犯者也注云辟辟行人者闕入注云辟行人使無干也云亦使守涂地者與上為賓客聚櫟同亦使道

所出廬宿旁民為之辟行人也案此當亦兼辟舟車若左成三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是也**禁野之橫行**

徑踰者皆為防姦也橫行妄由田中**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者即士

為防姦也者橫行徑踰不由正路恐其為姦盜故禁以防之云橫行妄由田中者謂不由田上之五涂而躡壟晦以行者六韜戰車篇云

殷革橫畝賈疏云不要東西為橫南北為縱但是不依道塗妄由田中皆是橫也云徑踰射邪趨疾越隄渠也者祭義云是故道而不徑

注云徑步邪趨疾也楚辭離騷夫唯捷徑以窘步王注云徑邪道也釋名釋道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謂趨射邪道以求急速是謂之徑

毛詩鄭風將仲子傳云踰越也凡有溝渠之處不由橋梁輒躡越而過是謂之踰管子八觀篇云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郭

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云晏子為東阿宰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此並

禁徑踰之事惠士奇云徑謂之蹊釋名釋道曰蹊蹊也言射疾則用之故還蹊於正道也備有亂季羔逃之走郭門門者曰彼有缺季羔

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蓋由徑則必踰缺踰缺則必隧竇不踰不隧必自不由徑始故曰徑踰踰謂踰缺案惠說是

也釋名云射疾用之即此注射邪趨疾之義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若今次金敘大

功疏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者典祀注云脩除芟掃之賈疏云大事謂若征伐巡守田獵郊祀天地王親行所經並須脩除道

路及脩廬校比民夫使有功效詒讓案大事當兼有大賓客朝覲會同之事互詳大司寇疏注云比校治道者名者宰夫注云比校次

之名謂治道人役之姓名云若今次金敘大功者賈疏云謂漢時主役之官官名次金敘主以丈尺賦功今俗本多誤為次敘大功也阮

元云按疏云漢時有官名次金敘敘字恐衍蓋賈本作次金次功俗本云次敘大功今本轉寫互誤各衍一字耳賈云有官名次金亦未

可信此注宜定為若今次敘大功與唐俗本同此注似當以阮校為是孔繼案蜀石經亦作次敘大功與唐俗本同此注似當以阮校為是孔繼

汾校本同又疑當作次敘人功匠人注有程人功之語賈謂次掌凡金官名漢書百官公卿表及續漢書百官志並無未詳所據

道禁禁謂若今絕蒙大中持兵杖之屬疑亦漢律文方言云幪巾也大中謂之帟

郭注云中主覆者故名幪也左哀二十五年傳衛大子與渾良夫二人蒙衣而乘史記衛世家集解引服虔云蒙衣為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頭而共乘也此大中疑即蒙覆之巾然絕蒙之義未詳此與持兵杖皆疑於為姦盜故禁之邦之有大師則令埽

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不時謂不夙則莫者也不物謂

者備姦人內邦之有大師者舊本並挽有字今據唐石經校增大賊及反闌疏司馬注云大師王出征代也注云不時謂不夙則

莫者也者詩齊風東方未明篇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毛傳云夙早莫晚也注即用彼文即司寤氏所云晨行宵行之類云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者司稽注義同云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反闌者賈疏云內賊謂賊在內起反闌謂外賊密來覘探閑候國家反彼論

說案反闌即環入之謀賊詳彼疏

蜡氏掌除骹曲禮曰四足死者曰漬故書骹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為

禽獸之注引曲禮曰四足死者曰漬者舊本挽上曰字今依蜀石骨皆是疏經及宋大字本補漬釋文作殯云又作漬案曲禮本作漬

鄭注云漬謂相灑汚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賈疏云彼謂四足之獸相漸漬而有疫死此骹謂肉腐義理有殊引之者直取

音同仍取四足死者即有肉腐之骹也案後鄭不從先鄭讀為漬而又引曲禮此文以冠注首於義既無所取通校六篇之注亦無此例

其為傳寫錯互無疑賈曲為之說非也云故書骹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為漬者蜀石經漬作骹疑誤管子度地篇云春不收枯骨朽脊則

夏早至矣亦以脊為骹段玉裁云骹齒漬漬脊五字同在古音支佳部公羊莊二十年傳大瘡禮記注引作大漬漢食貨志國亡捐瘠孟

康曰肉腐爲瘠瘠卽故書之脊也丁晏云史記劉敬傳徒見羸瘠老弱漢書瘠作齒後漢彭城靖王恭傳毀齒過禮卽毀瘠也羊人注積故書爲眦先鄭云眦讀爲漬玉篇皮部殞病也獸死也義與齒同云謂死人骨也者此與曲禮義不合故後鄭不從引月令曰掩骼埋齒骨之尚有肉者也者段玉裁依浦鏗校於齒下增一齒字云月令曰之上當有玄謂二字司農從故書作春而易爲漬鄭君從今書作眦而釋其義也齒同眦說文曰眦或從肉是也阮元云此引月令當本作掩骼埋眦禮記音義云齒亦作眦此疏引彼注云肉腐曰眦可證此作齒是淺人據今本月令所改當訂正案段阮校是也月令孔疏引此注亦重齒字竊疑上引曲禮文宜繫於此當云玄謂曲禮曰四足死者曰漬下乃接引月令之文蓋後鄭欲破先鄭春漬之讀故先引曲禮以證漬之不爲人骨更引月令明人骨之爲眦以證今書作眦之是也然月令疏引此注稱司農云則唐初本已如是矣齒亦當從阮校作眦序官注引月令亦作眦可證鄭彼注云骨枯曰骼肉腐曰齒禮記釋文引蔡氏月令章句云露骨曰骼有肉曰齒亦同鄭義呂氏春秋孟春紀作掩骼羸髀高注云髀讀水漬物之漬白骨曰骼有肉曰髀高讀同先鄭而義則與後鄭同晏子春秋諫下篇晏子曰朽而不斂謂之僂尸臭而不收謂之陳齒所謂肉腐也云及禽獸之骨皆是者後鄭不從先鄭讀漬而謂眦關禽獸骨者明漬不得爲死人骨而眦則得兼人及禽獸骨亦以見今書作眦之義尤完備也說文骨部云鳥獸殘骨曰眦眦可惡也則專以眦爲鳥獸骨與此注義微異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

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蠲讀如吉圭

絜也刑者黥劓之屬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凶服疏凡國之大祭祀衰絰也此所禁除者皆爲不欲見人所歲惡也

周禮 卷之二十一 中 華 書 局 影 印

不蠲者賈疏云大祭祀謂郊祭天地詒讓案州里亦即鄉師之州里

據六鄉以內而言云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者郊野通四郊

六遂及四等公邑言之詳大司馬疏賈疏云大賓客謂諸侯來朝若

據天地其神位在郊至郊而已若賓客則至畿故兼言野郊外曰野

大摠言也注云蠲讀如吉圭惟饗之圭圭絜也者蜀石經如作若

惟作爲宋大字本如亦作若案惟作爲與宮人及士虞禮注同似勝

今本賈疏云毛詩云絜蠲爲饗無此言鄭從三家詩故不同段玉裁

改讀如爲讀爲云士虞禮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注圭絜

也詩曰吉圭爲饗與此注爲惟有異而作圭則一蓋三家詩作圭圭

訓絜蠲之本義訓馬蠲蟲不訓絜故易蠲爲圭蠲從益聲益聲與圭

聲古音同在支佳部蠲之古音同圭詩天保周禮宮人蜡氏尚書多

方釋文皆曰蠲音圭此古音也宮人注曰蠲猶絜也詩云吉蠲爲饗

鄭注三禮時多不從毛詩此引吉蠲恐亦是三家詩有作蠲者耳孔
賈在唐初韓詩尚存於兩吉圭皆未實言韓詩而宋董道詩故乃以
吉圭係韓嬰章句殊不可信案段說是也圭絜匠人注義同白虎通
義文質篇云珪之爲言潔也圭珪字同云刑者黥劓之屬者賈疏云
之屬中含有宮刑也云任人司圜所收教罷民也者賈疏云經任人
文承刑者之下則罷民亦刑之類是以司圜云任之以事是也云凶
服服衰經也者祭義云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
敬之至也注云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賈疏云凶服五服皆是云
此所禁除者皆爲不欲見人所蔽惡也者釋文云蔽今本多作穢案
蜀石經亦作穢說文草部云蔽蕪也穢即蔽之俗阮元云鄭用穢字
考工記注云粵地塗泥多草蕪又函人注無蕪也皆可證詒讓案凡
大祭祀大師賓客等事貴絜清人復繇萃此不蠲等皆人所蔽惡故
除禁之不若

使見也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

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

時揭糞是也有地之官有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焉者

部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於經例用古字皆作于不當錯出埋即

葬之俗經例用古字當作狸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詳鼈入疏此恤

道殣之政也詩小雅小弁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毛傳云殣路冢也

埋而置揭即為路冢矣云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者任器詳牛

人司隸疏官謂官府所治處也注云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者

賈疏云謂比閭族黨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閭胥里宰之輩皆是若

今時鄉亭治事之處縣衣服任器等仍使守掌使不失也云其人其

家人也者謂死者之家人也鄭司農云揭欲令其識取之者漢書酷

吏傳尹賞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內穴中死便輿出瘞寺門桓

東揭著其姓名顏注云揭杙也椽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此埋而

置揭亦謂以木為杙書其日月椽於所埋之地欲其有所辨識待其

人來可取之也云今時揭糞是也者詳職金疏云有地之官有部界

之吏今時鄉亭是也者謂小吏主地治有部界者漢書百官公卿表

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潛夫

論愛日篇云刑法之理鄉亭部吏足以斷決是漢時鄉亭小吏即為

有部界吏故掌凡國之酖禁禁謂孟春掩骼埋

此以為況也亦當作酖詳前疏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

者秋令塞阱杜獲溝瀆澮田闌通水者也池謂陂障之水道也害於

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阱穿地為壩所以禦禽獸

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

中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書柴誓曰斂乃獲斂乃

阱時秋也伯禽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者於經劍當作

官聯也國稼謂國農之種穀者地官敘官注云種穀曰稼賈疏云溝

瀆澮池或田閒通水或在田外所須本為利民而造其中有放溢奔

流為害者則禁之云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者春農事將興

故為阱獲溝瀆以去害而利民也國語魯語云鳥獸成於是乎設

鄂以實廟庖韋注云謂立夏鳥獸已成設取獸之物彼為取獸則夏

設狝鄂較此微晚要在秋前與此杜塞之文不相妨也月令季春云

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

障塞又管子四時篇云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三政曰凍解修

溝瀆與此經合注云溝瀆澮田閒通水者也者溝澮皆田閒水道

詳遂人稻人匠人疏瀆者說文水部云溝水瀆瀆溝也一曰邑中溝

管子地員篇云瀆田悉徙尹注云瀆田謂穿溝而溉田是瀆亦田閒

其或超踰則陷焉

世謂之陷阱

獲柞鄂也

堅地阱淺

則設柞鄂

於其

中秋而杜塞

阱獲收刈

之時為其

陷害人也

書柴誓曰

斂乃獲斂

乃

阱時秋也

則陷焉者漸舊本誤漸宋注疏本同今據宋附釋音本汪道昆本明
注疏本正釋文云漸本又作塹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亦並作塹案漸
卽塹之變體掌固注字亦作塹說文井部云阱陷也重文阱或从
穴又土部云塹阱也廣雅釋言云阱坑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阱
謂穿地爲壘以張禽獸者也云世謂之陷阱者以其可陷禽獸故謂
之陷阱中庸云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是也云獲柞鄂也堅地阱
淺則設柞鄂於其中者書費誓孔疏引王肅云獲所以捕禽獸機檻
之屬國語魯語鳥獸成設阱鄂韋注云鄂柞格所以誤獸也賈疏云
阱則深爲不須別設柞鄂獲則堅地不可得深故須柞鄂柞鄂者或
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
謂之柞鄂也惠士奇云淮南子倣真訓曰走獸擠脚蓋設柞鄂以擠
其脚而獲之一名係蹄戰國策趙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
決蹠而去文選檄吳將校部曲文李注引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是
爲柞鄂云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爲其陷害人也者春爲阱獲所
以禦禽獸之害稼至秋成收刈之時則無害稼之慮且農人往來恐
誤入其中或遭陷害故杜塞之也引書柴誓曰斂乃獲斂乃阱者今
書作費誓說文米部云柴惡米也周書有柴誓史記魯世家集解索
隱引書亦並作柴段玉裁阮元並謂自唐以前皆作柴誓至衛包乃
妄改爲費誓是也又斂今書作杜尚書釋文云杜本又作斂阱今書
作阱說文支部云斂閉也讀若杜斂塞也案斂杜字通費誓孔疏引
鄭書注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穿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義卽本此
經也鄭以彼斂獲斂阱卽此塞阱杜獲故引以證義云時秋也伯禽
以出師征徐戎者釋文云徐劉本作郟案郟正字徐借字說文邑部
云郟郟下邑地魯東有郟城是也書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
興東郊不開作費誓書又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是其事也時秋也蜀
石經作時非秋也亦通賈疏云彼不見時節但此說在秋明彼亦秋

故得有敷獲斂阱之事也吳廷華云費誓無春秋之文其杜撰塞穿蓋為傷牛馬而設鄭賈傳會為伯禽以秋出師謬矣案吳說是也竊

疑此注當如蜀石經作時非秋或鄭意榮誓斂獲斂阱非當斂斂之時為出師特發此令故注附及之與禁山之為苑澤

之沈者為其就禽獸魚鱉自然之居而害之鄭司農云不得擅為苑囿於山也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疏**禁山之為

苑澤之沈者者沈湛之段字詳大宗伯疏此申山澤之禁令與山虞澤虞為官聯也注云為其就禽獸魚鱉自然之居而害之者鱉蜀

石經及宋本並作鱉案鱉正字鱉俗字玉篇龜部云鱉或作鱉此謂山為禽獸自然之居澤為魚鱉自然之居就彼而害之所殺尤多故

特禁之鄭司農云不得擅為苑囿於山也者說文草部云苑所以養禽獸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有垣曰苑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圃山

之燕者也蓋唯君得因山為苑囿其民闕或就山林多禽獸處為藩垣遮格取之若苑囿然者此官則禁之也云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

蟲之屬者荀子王制篇云鼉鼉魚鱉鱖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楊注云毒藥毒魚之藥案爾雅釋木有荒

魚毒神農本草經草部云荒華可用毒魚此澤之沈即荒華之類也賈疏云謂別以藥沈於水中以殺魚及水蟲不謂鳩故不作鳩作沈

也案據賈說則唐時別本沈字蓋有作鳩者譌謬難通故賈序之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疏**注云水禁謂水中害人及入水捕魚鱉不時之處者謂禁人冰涉荀

子大略篇云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亦水禁之一端賈疏云或有深泉洪波沙蟲水弩云及入水捕魚鱉不時者此與獻人鼈人川衡澤

虞為官聯也賈疏云案月令春秋及冬取魚夏不合取魚夏取則不時皆禁之也案取魚鱉之時詳獻人鼈人疏又月令仲春云毋渴川

澤丹漉陂池國語魯語云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罾罟又云魚禁鯢鮪所謂取魚鱉之禁荀子王制篇云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幾酒苛察沽買過疏幾酒者賈疏云酒亦水之類百姓有餘用也

者釋文云買一本作賣幾訓苛察詳司關疏此謂民自買酒於市也說文西部云酤一曰買酒也沽即酤之段字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

義和魯匡言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

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案酒正酒人無官酤之文明承平世酒酤亦在民魯匡妄說不足據然雖民間沽買但過多則飲之將不節故亦

察而詰之云及非時者者賈疏云時謂若酒誥惟祀茲謹酒使民節酒及鄉飲酒及昏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是其時也謹酒用酒也

書酒誥曰有政疏謹酒者說文言部云謹慎也謂戒救民使謹慎於有事無夷酒飲酒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晏子曰古之飲酒者足

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三獻過之者誅此即謹酒之事注云使民節用酒也者

謂用酒有節度飲不及亂也引書酒誥者證謹酒之事今書政作正夷作彝與鄭本異宋附釋音本中箱本注疏本夷亦作彝與今書同

阮元云韓非引書亦作夷賈疏云有政之大臣有事之小臣夷常也不得常飲明如上文合飲時乃飲也案賈釋蓋本鄭書注義禁

川游者備波洋洋卒禁川游者者說文水部云汙浮行水上也重文至沈溺也泗汙或从囚聲案游即汙之借字大戴禮記曾

子大孝篇云舟而不游注云備波洋洋卒至沈溺也者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洋洋大水貌也管子樞言篇云善游者死於梁池故禁之

也

司寤氏掌夜時夜時謂夜晚早**疏**掌夜時者司夜告時與挈壺氏為若今甲乙至戊官聯也注云夜時謂夜晚早者

左傳昭五年杜注以日中食時平旦雞鳴夜半入定黃昏日入晡時日昃日出隅中為十二時其雞鳴至日入五時即夜時也云若今甲

乙至戌者蜀石經及舊刻本戌並誤戌今據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引宋蜀本正賈疏謂甲乙則早時戌刻則晚時所據亦誤本也

王應麟云疏以戌為戌誤甲乙至戌謂夜有五更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注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天文志有甲夜

乙夜衛宏漢舊儀晝漏盡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相傳授守火帥內戶外數五止宮中衛宮城門擊

刁斗傳五夜百官各徽直符行衛士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夜士周廬擊木柝嗥呼備火案王說是也

夜徽候者如**疏**以星分夜者謂察中星以定夜之早晚也藝文類聚今都候之屬天部引尸子云使星司夜賈疏引書傳云春昏張中

可以種稷夏大火中可以種黍菽秋虛中可以種麥冬昴中可以收斂蓋藏此並約舉四時昏中之星言之實則五夜各有中星可為早

晚之候又隨每月節氣遞移亦不能定以四時也注云夜士主行夜徽候者者謂國中巡行夜守之士若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

先鄭注云櫟謂行夜擊櫟是也徽候詳宮伯疏云如今都候之屬者續漢書百官志云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本注云主劍戟士徽循

宮及天子有所收考劉注引干注與鄭同依鄭義則此夜士亦有官秩若宮伯掌固士庶子之屬故唯主行夜與持更者異也禦農

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備其遭寇害及謀非公事禦亦禁也謂遏止之無刑法也晨先明也宵定昏也書曰宵中

星虛春秋傳曰**疏**禦農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賈疏云謂在道路夜中星隕如雨中禮志云男女夜行以燭謂在宮中也晨行宵行

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若天子祭天之時則通夜而行故禮記云
汜埽反道鄉爲田燭禁夜遊者禁其無故遊者注云備其遭寇害
及謀非公事者晨夜之時或有姦人爲寇害恐行者遭之又防有姦
謀害公家事以晨夜潛行故並備而禁禦之云禦亦禁也謂遏止之
無刑法也者爾雅釋言云禦禁也爾雅釋詁云禦止也是禦訓禁亦
訓止但禦禁文有輕重禦但遏止之不令行而已不治以法禁則有
刑法也云晨先明也者爾雅釋詁云晨早也說文晶部云晨房星爲
民田時者重文晨農或省晨部云晨早昧爽也經典通借晨爲晨淮
南子天文訓云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
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日明高注云朏明將明也日
明平日左成十六年傳云楚晨壓晉軍而陳日而戰僖五年孔疏云
晨謂夜將日雞鳴時也據此則晨先於日是將明未明之時賈疏引
三光考靈耀云日入三刻爲昏不盡三刻爲明蓋夜漏盡則爲日不
盡三刻則爲晨故淮南書晨明在日明前所謂先明也釋名釋天云
晨伸也日而日光復伸見也蓋晨與日對文則異散文亦通云宵定
昏也者說文夕部云宵夜也又日部云昏日冥也士昏禮目錄云日
入三商爲昏二商卽考靈耀所云三刻淮南子天文訓云至於虞淵
是爲黃昏至於蒙谷是爲定昏案鄭卽本淮南書說詩鄭風定之方
中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定正也宵在黃昏之後日入三刻正昏之
時故謂之定昏引書曰宵中星虛者書堯典文爲孔傳亦云宵夜也
鄭引之者證此宵爲定昏與尚書義同引春秋傳曰夜中星隕如雨
者左莊七年經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傳無夜中
字此蓋據穀梁傳也彼經作昔恆星不見與下夜中字異傳云日入
至於星出謂之昔鄭引之明此禁夜遊文在宵行之後宵已爲夜則
夜謂夜半時猶穀梁傳以夜中別於昔時也其公
羊經傳上夜字不作昔而隕字別作實非鄭所據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齋

明燭共明水夫遂陽遂也鑿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絜氣也明燭以照饌陳明水以爲玄

酒鄭司農云夫發聲明黍稷疏月者於經刻並當作于石經及各本並謂以明水滌滌黍盛黍稷

誤注云夫遂陽遂也者即內則之金燧攻金之工以金錫半鑄之者也說文金部云鏃陽鏃也淮南子天文訓云陽燧見日則燃而爲

火高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又引許慎注云鏃五石之

銅精圓以仰日則得火論衡率性篇云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今注

云陽燧以銅爲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得火也案遂考工記攻金之工經注及華氏注並作遂臆氏注又作遂內則亦作遂

鏃正字遂遂並段借字錄即鏃之省燧則燧之俗隳爲燧火與陽鏃義別也陽遂形制注無其說崔云形如鏡近是御覽服用部引魏名

臣奏高堂隆說亦同古陽遂蓋用窰鏡故臆氏注云遂在鼓中窰而生光有似夫遂高氏云金杯無緣即窰鏡之形非真用杯也依光理

窰鏡回光則光綫聚於弧心故可以取火於日矣云鑿鏡屬者考工記鑿燧注云鑿亦鏡也廣雅釋器云鑿謂之鏡御覽引高堂隆云陽

燧取火於日陰燧取水於月並銅作鏡名曰陰陽之鏡與鄭說同說文金部云鑑大盆也一曰鑑諸可以取明水於月案許書前一義即

凌人之冰鑑後一義即此及考工記之鑿鑿鑑之變體郊特牲注云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賈大司寇疏及士昏禮疏引此

經亦並云陰鑿疑皆以義增之非鄭賈經本多一字也云取水者世謂之方諸者此亦以漢時方言爲說淮南子天文訓云方諸見月則

津而爲水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華嚴經音義又引許注云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杯圻向月則得水也又御覽天部引許注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是許君淮南注有二說其後說與高誘略同蓋以方諸爲別一物鑑則受水銅盤也又御覽地部引淮南萬畢術云方諸取水注云方諸形若杯無耳以五石合作治以十二月壬子夜半作之以承水卽來此與許前說同鄭君之意則以方諸爲鑑鑑卽鏡與萬畢術及許高諸說並異舊唐書禮儀志載李敬貞議亦從高誘說以方諸爲大蛤云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鄭注云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準鄭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今司宰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陰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法鄭玄錯解以爲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用大蛤也又稱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入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依敬貞說大蛤取水得之目驗然與考工記鑿燧同齊文注又與陰鑿名義不相應恐非古制今考水爲流質旣非光氣所生又月繞地映日成景原其光體亦非積水承月得水於理難通但明水配齊古祭祀所通用必非虛妄竊意取明水止是用鑿承露溼潤烝騰遇冷成露月夜澄朗更無風雲露下尤多因謂取水於月以配明火大蛤得水亦同茲理斯由古入測天未精沿習弗察固不得以此廣鄭之誤解矣又案依許淮南注說則方諸爲圓鏡而抱朴子云水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此與唐司宰方鏡制同亦不知古制然否云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絜氣也者釋明水火之義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此注與彼義異而訓明爲絜則同云明燭以照饌陳者賈疏云謂祭日之日饌陳於堂東未明須燭

照之云明水以爲玄酒者明經於共明齋之外別云共明水也賈疏云鬱鬯五齊以明水配三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玄酒與明水別

而云明水以爲玄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玄酒是以禮運云玄酒在室亦謂明水爲玄酒也鄭司農云夫發聲也者淮南子覽冥訓云

夫燧取火於日高注云夫讀大夫之夫少儀加夫禱與劍焉注云夫禱劍衣也夫發聲此陽遂謂之夫遂亦是發聲與劍衣謂之夫禱同

云明案謂以明水滌滌條案盛黍稷者明案舊本並誤作明齋今依蜀石經正釋文出經明齋云注作案則注本不與經同蜀石經與陸本

正合今本注亦作明齋後人依經改也此蓋亦讀齋爲案甸師注云齋盛祭祀所用穀也凡經齋盛字鄭並讀爲案詳甸師小宗伯疏詩

小雅甫田云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毛傳云器實曰齊鄭箋云絜齊豐盛彼釋文云齊本又作齋案詩齊明即此明齋倒文以協

韻又士虞禮祝辭亦有明齊注云今文曰明絜王引之謂即此經之明齋其說甚塙齋絜案字並通也滌者內則注云秦人澆曰滌說文

水部云澆浸洪也凡祭祀以明水滌滌絜盛而後炊饌之所以示絜左桓六年傳云奉盛以告曰絜絜豐盛明齋即絜絜也賈疏云滌謂

滌滌滌謂蕩滌滌俱謂釋米者也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爲黃鄭司農云黃

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爲明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者與闈人宮

之事設門燎凡賓客亦如之此大事即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之事墳燭亦即門燎此官共與闈人設之其庭燎在廟寢之中蓋共與宮

正宮人等設之宮正云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宮人云凡寢中之事執燭彼掌宮廟執燭當并掌設燎矣此墳燭庭燎並樹地之

大燭其人執之小燭當亦此官共之經文不具耳注云故書墳爲黃者墳黃聲類同鄭司農云黃燭麻燭也者先鄭從故書爲說籩人

先鄭注云麻曰黃故以黃燭為麻燭段玉裁云司農謂黃即麻燭字
故云麻燭也麻燭蓋攢麻廢為之程瑤田云後鄭不從麻燭之說然
淮南子說林訓廢燭犗膏燭澤是麻燭之說蓋有所受今世猶以麻
蒸為夜行燎也案程說是也後鄭以墳燭與大燭義尤合故不從先
鄭賈此疏及燕禮疏並謂古無麻燭而用荆燭則非易林蠱之蹇云
執黃然犧為風所吹即黃燭也云玄謂墳大也者爾雅釋詁文後鄭
依今書故不從先鄭說云樹於門外曰大燭者燕禮云宵則庶子執
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為大燭於
門外大射儀文同注云燭燹也賈疏云樹於門外曰大燭者非人所
執也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不言樹者彼諸侯燕禮不樹於地使人
執彼注云庭大燭為位廣也此言大燭亦為位廣又樹之於地也詒
讓案經云墳燭鄭知非人執之者以此墳燭樹於門外即閭人之所
燎彼注云燎地燭也彼此互證知亦樹地之大燭矣燎燭通稱互詳
閭人疏云於門內曰庭燎者此冢上文亦樹之於庭士喪禮云宵為
燎于中庭中庭即門內也金鶚云庭者堂下之地聘禮燕禮凡言庭
者皆廟寢堂下也庭與朝廷字有別說文云庭宮中也廷朝中也庭
有堂故其文从广廷無堂但為平地故其文从又賈疏云於門內在
庭中故謂之庭燎庭燎與大燭亦一也其所以照眾為明是以詩庭
燎云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謂宣王時諸
侯來朝之事按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云庭燎之差
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六戴禮文其百者天子禮庭燎所作依
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臘燭百者或以百
般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荆燹為之少儀云執燭抱
燹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案賈說是也通言之庭燎亦為大燭故燕
禮凡庭階執與不執並曰大燭詩小雅庭燎毛傳云庭燎大燭也鄭
箋云於庭設大燭國語周語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

命館諸宗廟設庭燎章注與詩箋義同是庭燎與大燭異名同物依
士喪禮注云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則燭燎本以樹地與手執異稱
此墳燭庭燎同為在地之燎經以門庭異地變文見義耳賈說庭燎
之制不知與古合否郊特牲孔疏引皇侃說庭燎云作百炬列於庭
也或曰百炬共一束也即賈所本今案當以百炬分列為正門燎之
數當減於庭或無百炬也云皆所以照眾為明者以廟寢門內外地
廣人眾故於地樹燭燎以照之
若堂室則以人執燭不樹也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為季春

也火禁謂用火疏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者與司燿為官聯也國中
之處及備風燥疏謂城郭中火禁亦士師國禁之一端塵里縣密傲

火特重故脩其法令而以木鐸徇戒之凡文事奮木鐸以警眾詳小
宰疏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者季春出火司燿文宮正春秋以木

鐸脩火禁注云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案彼掌王宮火
禁尤嚴謹故一歲兩脩此官掌國中火禁則唯中春火星出時一脩

其事略同也云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者用火之處若陶冶之
屬備風燥謂因天時以戒備備火災也墨子號令篇云官府城下吏

卒民家前後相傳保火火發自燔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竈

燔曼延燔人斷即備火之禁令也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為葬之也三夫為屋

焉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為葬之也三夫為屋
一家田為一夫以此知三家也玄謂屋讀為其刑剭之剭剭誅謂

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明竈若今揭疏軍旅脩火禁者亦
頭明書其罪法也司烜掌明竈則罪人夜葬與疏士師軍禁之一端

軍壘所居尤以備火為重墨子號令篇云諸竈必為屏火突高出屋
四尺慎無敢失火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為事者車裂伍人不得斬
得之除是其類也注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
為葬之也者賈疏云先鄭以屋為夫三為屋者謂夷三族解之後鄭

不從者夷三族乃是戰國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既亂世
之法何得以解太平制禮之事乎云三夫爲屋一家田爲一夫以此
知三家也者釋屋誅爲夷三族之意先鄭以此屋與小司徒攷夫屋
義同三夫爲屋據司馬法文一家田爲一夫者一夫受田百畝九夫
爲井卽九家所治之田三族與三家相類故曰屋誅也夫屋詳小司
徒疏云玄謂屋讀爲其刑劇之劇者破先鄭夷三族之義讀爲今本
並誤作讀如今依蜀石經校正此易其字非擬其音也賈疏云易鼎
卦云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劇鄭義以爲餗美饌鼎三足三公象若三
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與此同案賈臨人疏引鄭易注義尤詳
段玉裁云周易王弼本作其形渥形刑古通用釋文曰渥鄭作劇音
屋賈云鄭義以爲屋中刑之然則鄭以屋中刑之釋劇鄭所傳費氏
易實作劇故此注周禮易屋爲劇釋劇爲殺不於市而於甸師氏也
說文易用孟氏故不收劇字今本讀爲作讀如誤惠士奇云班固述
哀紀曰底劇鼎臣服虔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詒讓
案呂祖謙古易音訓引晁氏云九家京虞作劇重刑也京謂刑在頤
爲劇案九家京虞易字並與鄭同而義則異云劇誅謂所殺不於市
而以適甸師氏者也者賈疏云屋誅謂甸師氏屋舍中誅則王之同
族及有爵者也案詳掌囚疏云明竊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者謂
削木爲杙明書其所犯之罪狀與所讞之刑法著罪人之頭也揭詳
職金疏賈疏云鄭知罪人亦有明刑書於木者見昭二年鄭公孫黑
作亂子產數其罪云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
加木焉注云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而梟之非禮故書殺以惡黑知
明刑者書可知孔廣森云明竊者殺人瘞其尸而揭著之漢書尹賞
殺少年惡子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師古云揭杙也何並斷王林
卿奴頭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刺寺門
鼓此卽揭頭明書其罪法者惠士奇亦引漢書以證注說云旣葬而

揭著鼻名立於其地蓋與尹賞之事合非若子產誅公孫黑以木加尸也且揭者表識之名蜡氏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揭立於地不加於尸賈疏失之案惠孔說是也鄭舉漢法揭頭以相比況實則此經主謂揭窆非揭頭也凡屋誅既刑於隱則無肆尸之事賈說誤云司烜掌明窆則罪人夜葬與者小宗伯注杜子春云窆皆謂葬穿擴也鄭以經云明窆則是葬時所揭明使此官為之兼以燎燭為明也賈疏云以其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既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會釗云荀子禮論篇曰刑餘罪人之喪不得晝行以昏殮古之法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

子男則二人

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為也孔子曰疏掌執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言士之賤也疏掌執

趨辟者鞭所以威人眾有不辟者則以鞭毆之穀梁成五年傳晉伯尊遇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是也鞭詳司市疏云王出入則八

人夾道者夾王車為衛與旅賁氏為官聯荀子正論篇云天子乘大路庶士介而夾道是也賈疏云按序言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

六十人今云天子八人少二人矣蓋取胥徒中兼充也案沈彤謂敘官六字並當為八則夾道八人皆下士也其說較賈為長詳敘官疏

注云趨辟趨而辟行人者前馬而趨禦行人使辟王及諸侯之車無有干犯也朝士掌外朝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彼官辟於朝此

官辟於道其事正同云若今卒辟車之為也者蜀石經今下有時字宋大字本同惠棟云續漢書輿服志云大使車立乘駕駟從伍百璫

駑十二人辟車四人云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言士之賤也者論語述而篇文集解引鄭注云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

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爲之引證執鞭爲士之賤役此經執鞭者如胥爲市民朝士爲中士此官是下士皆賤也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誓大夫曰

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前謂所誓衆之

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說祭祀之

誓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車轅謂車裂也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

君也玄謂大夫自受命以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者於經例當作于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唐石經及各本並誤此贊大司徒大司

馬諸官之誓衆亦與彼爲官聯也云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者賈疏云僕大僕與王同車故大僕職云軍旅贊王鼓注云佐擊其餘面

通右與馭及王四乘也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備非常誓馭謂與王馭車者也案此僕馭之別鄭注無釋注雖引甘誓誓左右馭之文以

證軍旅之誓而彼左爲乘車之人與僕實不相涉賈則據大僕職釋爲大僕然彼職贊鼓注意謂大僕與王同車說殊不塙而彼職別有

王出入則自右馭而前驅之文又不與王同車賈說殆未足據竊謂此僕卽謂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校人臧僕注云僕馭五路之僕

是也馭則謂馭夫馭貳車使車從車之等者也僕右主王所乘五路而言故唯誓以殺馭則通諸臣以下車言之故更誓以車轅以警之

也月令季秋天子教田獵云命僕及七騶咸駕彼注云僕戎僕及馭夫也彼僕兼有馭夫者僕馭對文別散文則通也大馭說犯較之禮

云及祭酌僕賈彼疏以僕爲大馭其說甚塙而此疏乃以僕爲大僕而以馭爲五馭失之僕亦謂之僕夫詳校人疏云誓大夫曰敢不關

鞭五百者書舜典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國語魯語云薄刑用鞭扑
 是也白虎通義五刑篇云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答
 之刑也案此誓大夫曰鞭則有撻答之刑班說不足據鄭說刑不上
 大夫謂適甸師氏詳掌囚疏云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者王
 引之云此經不可解者有三上文曰僕右曰馭曰大夫曰師皆邦之
 官職也而不言邦獨至大史則曰邦之大史其不可解一也刑之有
 殺有墨恆視其罪之大小何以大史所犯之罪必當殺小史所犯之
 罪必當墨其不可解二也六官之屬與於祭祀軍旅者多矣何以所
 誓者獨在史官其不可解三也案二史字皆當為事古文事字之誤
 也說文事從史止省聲雙古文事徐鍇曰此則中字不省也古文之
 雙脫去上半則為史矣詁士凡邦之大事聚眾庶則讀其誓禁是邦
 之大事有誓之明證準此以推則下句之為小事可知矣大事重則
 以重刑威之小事輕則以輕刑懼之故誓邦之大事曰殺誓小事曰
 墨也周官一書每以大事小事相對為文小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
 則專達肆師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
 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是其例也司約曰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
 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此即大事殺小
 事墨之證案王說是也此經誓僕右馭大夫師皆官別為誓大事小
 事則總上下有事之人通誓之自經文譌誤說者遂不得其解矣
 注云前謂所誓眾之行前也者聽誓之時眾皆分列為行誓者欲令
 眾徧聞之故趨於行前也云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
 者賈疏云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獵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此條狼
 氏則為之大言使眾聞知故云且命之云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
 也者賈疏云若且命以上軍旅祭祀同有此事僕右四乘據軍旅時
 師與大史小史皆據祭祀時大夫敢不關亦據祭祀須關君是以鄭
 引甘誓證軍旅引郊特牲證祭祀也詒讓案出軍之誓若大司馬大

閱之誓是也祭祀之誓若大宰祀五帝大神示享先王百官皆有誓戒明堂位說魯禘之誓云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此殺轅等卽所謂大刑也大司馬之誓曰不用命者斬之蓋通誓軍衆之辭卽此誓大事曰殺是也此誓有車轅及鞭者官別誓之故視職掌之輕重爲誓也依王說大史小史史爲事之譌文則不專屬祭祀賈依注爲釋非經義云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者甘誓夏后啓與有扈戰於甘誓師之辭彼文云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馭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子則孥戮汝史記集解引鄭書注云左車左右車右是左右及馭通誓故云備矣云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者於舊本並作于今依蜀石經正郊特牲上文有卜郊之文故以證祭祀之誓詳大司寇疏云車轅謂車裂也者說文車部云轅車裂人也釋名釋喪制云車裂曰轅轅散也肢體分散也惠士奇云轅車裂一作軫軫史記龜策傳曰頭懸車軫四馬曳行驪冠子王鈇篇曰害百姓者軫以徇春秋桓十八年齊襄轅高渠彌於首止宣十一年楚莊轅夏徵舒於栗門皆弑君之賊也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而轅觀起觀起者子南之私子南得臯觀起車裂則凡不臣者皆轅之不獨弑君之賊矣云師樂師也者賈疏云師是樂師大帥警人之長也詒讓案此師疑亦兼衆樂官言之左襄十四年傳衛獻公鞭師曹三百師曹卽衛樂人也云大史小史主禮事者者鄭不知大史小史史爲事之譌文故以春官大史小史二職爲釋蜀石經作主書記禮事者疑非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者史記佞幸傳公卿皆因關說索隱云關通也此不關亦謂不通也於君也云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者賈疏云公見受命出征柅外之事將軍裁之不須復請除此以外其無不復請皆須請於君乃得行事是以襄公十九年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是其不復請君之事也若穀梁大夫雖在外猶當復請于君不敢專故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句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句者宜奈何宜蹕帷而歸命乎介是其雖在外不得專命之事也詒讓案此誓大夫誓師皆謂常事當關而有不關者也故罪止於鞭若非常大事如漢律所謂矯詔害者則當在士師入成橋邦令之條豈徒鞭挾而已哉

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

城中也粥養也國所游養謂羨卒也追逐寇也胥讀為脩故書互為巨鄭司農云宿謂宿衛也巨當為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人也櫜謂行夜疏掌比國中宿互櫜者賈疏云互謂行馬所以為遮障宿擊櫜者所守衛櫜者謂宿復擊櫜持更也莊存與云野廬氏主

野脩閭氏主國中注云國中城中也者司士注同謂王城方九里之中也亦當兼郭門以內言之詳大宰疏云粥養也者大戴禮記夏

小正傳文莊子德充符篇云天鬻者天食也此國粥與莊子天鬻義略同云國所游養謂羨卒也者賈疏云謂國家粥養未入正卒且為

羨卒者案賈說未析注云游養謂閑游無常職而養於國者蜀石經作鬻養疑依疏改不足據鄭以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

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此經云比其追胥故以國粥為羨卒也但羨卒不得盡養於國審繹鄭意蓋謂簡擇丁壯以備守徼給以稍

食故謂之國粥以其在六軍之外故謂之羨卒非六鄉七萬五千家

家一人外凡可任者盡為國粥也又司隸掌五隸云帥其民而搏盜

賊彼隸民亦國所養搏盜賊即追胥之事疑亦此國弼所咳矣云云追逐寇也者小司徒注同云胥讀為脩者士師注云胥讀為宿脩之脩謂司搏盜賊也云故書互為巨者司會注同又掌舍桎柙注云故書柙為柙此互為巨與彼柙為柙正相類古文苑楊雄城門校尉箴云國有城溝家有柙柙柙柙蓋即此經之巨櫟疑此互櫟故書別本或亦作柙櫟矣楊云家有柙柙則亦以柙為備禦非常之械疑即量人之門渠掌固之樹渠柙渠聲類同亦即墨子備梯篇之据謂伐木為藩落也此西漢經師古讀古義與二鄭不同也鄭司農云宿謂宿衛也者宮正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先鄭注云令宿宿衛王宮此比宿互櫟亦與彼同但彼謂宮中直宿之人此謂國中諸官府門閭宿衛之人與彼小異云巨當為互者司會杜注亦讀巨為互義同詳彼疏云謂行馬所以障互禁止入也者互為行馬即掌舍之桎柙也說文官部云障隔也惠士奇云謂之互者說文是部勑勑互不得行也木如疾藜上下相距形若犬牙左右相制所以禁止行人云櫟謂行夜擊櫟者即司寤氏所謂夜士也櫟詳宮正及挈壺氏疏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皆為其惑衆 疏 禁徑踰者者兼掌國

為官聯也詳彼疏云與以兵革趨行者者此通人與車馬言之韓非子愛臣篇云不得四從不載奇兵非傳非遽載奇兵革罪死不赦即禁車以兵革趨行之事云與馳騁於國中者者於經例當作于唐蜀石經及各本並誤此禁車馬之行不如法也說文馬部云馳大驅也騁直馳也 注云皆為其惑衆者三者形跡詭異使衆駭惑故禁之也曲禮云入國不馳注云愛人也馳善驅人也此禁馳騁於國中當亦兼彼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令者令其閭內之注義 疏 閭胥里宰之屬 疏 周禮 正義 七十 十一 中華書局聚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者宮正先鄭注云故謂禍災閭互謂國中閭里之門亦各有障互有禍災則須置守也鄉大夫云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若然大故則鄉大夫令守小故則此官令守二官為官聯與賈疏云邦有故謂有寇戎大喪札喪皆是恐有姦非則命各遣守閭里巷門云唯執節者不幾者賈疏云有執節公使者不幾訶也注云令者令其閭內之閭胥里宰之屬者謂令其當閭之吏也此官掌國中城郭廛里蓋亦以五家為聯但置設官吏依鄉法或依遂法經無明文故鄭兼舉閭胥里宰以咳之賈疏謂此官兼主六鄉六遂殆誤會鄭旨矣

冥氏掌設弧張弧張置學之屬疏注云弧張置學之屬者爾雅釋器覆車也郭注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胃以捕鳥詩王風釋文引韓詩云張羅於車上曰置案此注張上疑衍弧字廣雅釋詁云張施也凡網羅之屬並為機軸張施之故即謂之張楚辭九章設張辟王注亦以張謂爵羅是也轉人注云弧木弓也則是機弩之類弧與網羅不必並設一處此設弧張與下為阱擣文相對弧張阱擣各為二物注并釋之似微誤賈疏謂張弓以取猛獸似亦誤合為一物也云

所以局絹禽獸者莊子肱筮釋文引崔譔云局關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絹猥蹠李注云絹繫也與胃通惠士奇云韋氏注云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下來則掎其脚絹當作纒省為絹其音同也西京賦所謂置羅之所縞結者即此莊子外物曰蹄者所以在兔釋文

兔買也又云兔踈係其脚故曰蹄案惠說是也說文网部云纒网也一曰縮也糸部云縮絹也文選上林賦縞要褭李注引聲類云縞係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作買呂氏春秋上農篇云纒網置罟不敢出於門案縞正字絹纒段借字縞買並纒之俗局絹禽獸亦謂關局而

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作買呂氏春秋上農篇云纒網置罟不敢出於門案縞正字絹纒段借字縞買並纒之俗局絹禽獸亦謂關局而

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作買呂氏春秋上農篇云纒網置罟不敢出於門案縞正字絹纒段借字縞買並纒之俗局絹禽獸亦謂關局而

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作買呂氏春秋上農篇云纒網置罟不敢出於門案縞正字絹纒段借字縞買並纒之俗局絹禽獸亦謂關局而

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作買呂氏春秋上農篇云纒網置罟不敢出於門案縞正字絹纒段借字縞買並纒之俗局絹禽獸亦謂關局而

取也史記司馬相如傳作買呂氏春秋上農篇云纒網置罟不敢出於門案縞正字絹纒段借字縞買並纒之俗局絹禽獸亦謂關局而

結繫之也為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靈鼓六面鼓毆之使驚趨阱獲疏為阱獲以攻

人服不氏為官聯也阱獲詳雍氏疏云以靈鼓毆之者毆依宋蜀大字本附釋音本明汪道昆本正釋文作毆即古文驅字也唐蜀石經

皆作毆嘉靖本作毆並誤詳射鳥氏疏注云靈鼓六面鼓者詳鼓

人疏云毆之使驚趨阱獲者謂為阱獲於獸來往之處乃以靈鼓毆

令驚駭趨陷其中也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鄭司農云須直謂疏若得

則獻其皮革齒須備者謂獻之司裘掌皮玉府諸官以備國用也賈

疏云若得猛獸之時猛獸之肉不堪入啜故當獻其皮革須備也皮

謂若虎豹熊羆革謂無文章者去毛而獻之齒即牙也虎豹有須備

獻之以擬器物之用也注鄭司農云須直謂頭下須者釋名釋形

體云頭下曰須說文須部云須面毛也云備謂搔也者搔與爪通士

虞禮記沐浴櫛搔翦注云搔當為爪今文或為蚤揃惠士奇云備所

以衛也爪牙所以衛其體鄭鏗讀備如字云若得其獸則皮也齒也

須也皆備獻焉姜北錫說同俞樾亦云掌客職云王合諸侯而饗禮

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與此文法正同案依鄭俞說則備當為葡之段字說文用部云葡具也於義亦通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禴之以嘉草攻之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賊

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疏以攻說禴

之謂燠之鄭司農云禴除也玄謂此禴讀如潰雍之潰疏以攻說禴

攻之者嘉草上唐石經及舊本並無以字惟蜀石經有以翦氏文例

校之有者是也今據增草釋文作艸云本亦作草案艸正字草借字

然此經艸木字多作草則今本非誤賈疏云攻說禴之據去其神也

嘉草攻之據去其身者也注云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者蜀石經

周禮正義卷七十

十一中華書局聚

病上有能字宋蜀大字本同說文蟲部云蠱腹中蟲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蠱蟲物病害人也巢氏諸病源候總論云凡蠱毒有數種皆是變惑之氣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蟲蛇之類以器皿承貯任其自相噉食唯有一物獨在者即謂之爲蠱便能變惑隨逐酒食爲人患禍又有飛蠱去來無由漸狀如鬼氣者得之卒重凡中蠱病多趨於死以其毒害勢甚故云蠱毒案據此經注則秦漢以前已有造蠱害人者故設官除之也引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者唐律疏議云魏文侯時李悝首制法經有盜法賊法自秦漢逮至後魏皆名賊律盜律此即漢律賊律篇文蠱人謂身以毒蠱毒人教令謂教人爲毒蠱令以害人二者同罪鄭引此者證毒蠱害人當攻治也云攻說祈名者據大祝六祈五曰攻六曰說也蓋亦鳴鼓攻之復以辭責其神故兼有二名詳彼疏云祈其神求去之也者以毒蠱亦有神憑之故以攻說聲其罪除去之云嘉草藥物其狀未聞者漢時治蠱不用嘉草故鄭未聞神農本草經云白蘘荷主中蠱干寶搜神記云今世攻蠱多用蘘荷根往往驗蘘荷或謂嘉草證類本草引宗懷荆楚歲時記亦以嘉草爲蘘荷惠士奇江永並從其說案嘉荷聲類相近詩陳風澤陂有蒲與荷孔疏謂樊光注爾雅引詩作茄漢書揚雄傳顏注引張揖古今字詁云荷亦茄字是其例也干說不爲無徵至證類本草引陳藏器說謂茜亦爲嘉草則凡說不足據云攻之謂燻之者廣韻二十文云燻燻同案燻俗字蜀石經作熏近是翦氏經注亦並作熏宋以來版本並從釋文作燻今姑仍之鄭以翦氏除蠱物以莽草熏之故知此攻亦即熏謂焚而取其煙以熏之也鄭司農云禴除也者神仕杜注同先鄭言此者以別於六祈之禴也知攻說是祈而禴獨非者翦氏除蠱物云以攻禴攻之此文例與彼攻非即攻禴之攻則知此禴非即禴禴之禴矣云玄謂此禴讀如凡毆蠱則令潰癱之潰者明音亦與六祈之禴異也神仕注亦同

之比之

使爲之又 **疏** 凡歐蠱者歐依宋蜀大字本及明汪道昆本正

者令依攻歐之法爲之又校次其人衆使窮索也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 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

乃可 **疏** 掌攻蟄獸者與獸人爲官聯也 注云蟄獸熊羆之屬冬藏

得之 **疏** 者也者說文虫部云蟄臧也臧俗作藏又熊部云熊獸似豕

山居冬蟄羆如熊黃白文大戴禮記夏小正云九月熊羆豹貉皆所謂蟄獸也云將攻之

則穴若蟄而案小正而當爲尔能羆豹貉皆所謂蟄獸也云將攻之

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者爲其蟄穴不可

攻故必以其所食之物燒於穴外誘其出穴乃攻之案經攻用火疑

亦兼有熏歐之事注唯 **疏** 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云燒食物文不具也 **疏** 者珍異謂可共膳羞

者與質人麋人賈師義同獻亦獻於膳夫司裘

掌皮也賈疏云謂熊羆之皮革及熊蹯之等

翼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拑之 猛鳥鷹隼之屬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拑其脚

疏 掌攻猛鳥者與射鳥氏羅氏爲官聯也云各以其物爲媒而拑之

者賈疏云若今取鷹隼者以鳩鴿置於羅網之下以誘之 注云

猛鳥鷹隼之屬者爾雅釋鳥云鷹鴞鳩隼詳司常疏說文犬部云猛

健犬也引申之健鷺之鳥亦稱猛鳥以其性健鷺善搏擊故攻之云

置其所食之物於絹中鳥來下則拑其脚者謂即以所食之鳥物爲

媒以誘之也文選潘岳射雉賦雉媒徐爰注謂少養雉子至長狎人

能招引野雉彼以同類鳥爲媒與此猛鳥之媒異而義同說文手部

云拑偏引也漢書敘傳顏注云拑偏持其足也絹纒之借字即爾雅

周禮正義

卷之二十一

六

中華書局聚

六

釋器郭注所謂施膏以時獻其羽翮以時獻其羽翮者入於羽人共車飾及旌旗之用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林人所養者疏掌攻草木及林麓者與山虞林衡為官聯也賈疏云此柞

氏與薙氏治地皆擬後年乃種田但下有薙氏除草此柞氏攻木兼云草者以攻木之處有草兼攻之故云草也林麓謂麓上有林者也

注云林人所養者者地官敘官注云竹木生平地曰林此林亦兼竹木言之別於上草木為自生之木非人所養也賈疏云若林衡所掌

者未必人所養此乃人所攻治以擬種殖故知此林麓人所養治者也漆林之征亦此類也云山足曰麓者地官敘官注同 夏曰

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刊剝互言耳皆謂研去次地之皮生山南

為陽木生山北為陰木火疏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者賈疏云謂之水之則使其肄不生 五月夏至之日為之也謂先刊削以去

其皮乃燒之云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者賈疏云謂十一月冬至之日為之亦謂剝去其皮乃水此文與下文相兼乃足也必以夏刊

陽木冬剝陰木者夏至之日則陰生冬至陽生陽木得陰而鼓陰木得陽而發故須其時而刊剝之也山虞取其堅刃冬斬陽夏斬陰此

欲死之故夏陽木冬陰木案夏日至冬日至亦謂二至之月賈謂正在二至之日非也詳大司樂疏 注云刊剝互言耳皆謂研去次地

之皮者說文刀部云刊剝也剝裂也又斤部云斫擊也謂擊去木近根處之皮書禹貢隨山刊木為孔傳云刊槎其木賈疏云刊謂削之

亦剝之剝謂剝去其皮亦削之故云互也云生山南為陽木生山北為陰木者山虞注義同云火之水之則使其肄不生者謂以水火絕

其萌枿之端毛詩周南汝墳傳云肄餘也斬而復生日肄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化猶生也謂時

以種穀也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注云化猶生也者素問天元紀

水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疏大論云物生謂之化云謂時以

種穀也者謂伐去其木即於其地以時種穀蜀石經時作將亦通伐

草木為田以種穀所謂蓄也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蓄詩小雅采芑

孔疏引孫炎云蓄始災殺其草木也然諦審此與薙氏兩經化字似

當與草人士方氏土化義同謂變化所攻草木以糞土使肥四官亦

相與為官聯也鄭訓為生疑未得其義云變其水火者乃所火則水

之所水則火之則其土和美者變亦化也變其水火猶言以水火變

之下薙氏文可證賈疏云前文云夏日至刊陽木火之者至秋以水

漬之前冬日至剝陰木以水之者至後春以火燒之如此則地和美

也凡攻木者掌其政令除木有時者賈疏云凡國家有

政令者除木有時疏注云除木有時者賈疏云凡國家有

如冬夏者也

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

耜之故書萌作薨杜子春云薨當為萌謂耕反其萌牙書亦或為萌

取菱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疏春始生而萌之者此統一時言之

不成孰耜之以耜測凍土剝之疏秋同云夏日至而夷之者此謂建

午之月也與春秋通舉三月者不同云冬日至而耜之者亦謂建子

種也注云故書萌作薨杜子春云薨當為萌者徐養原云萌薨一

聲之轉說文民部民衆萌也萌而無識也遂入注云變民言毗異外

內也毗猶懵懵無知兒也蓋萌即毗字懵薨同音故萌轉為薨宋世

肇云薨當為夢說文艸部夢灌渝讀若萌爾雅釋草其萌確藩即夢

周禮正義卷之七十一

九中華書局聚

灌渝字案宋說亦通云謂耕反其萌牙者說文艸部云萌草芽也月
令云孟春艸木萌動季春句者畢出萌者盡達注云句屈生者芒而
直曰萌此謂艸初生出地時耕而發之反其萌牙以土蒙覆其上使
不復生爾雅釋地郭注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蓄此反其萌牙
卽反草也云書亦或爲萌者謂別本字或作萌與杜所定同云玄謂
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者鄭以經無反草之義故易杜釋說文木
部云攬斫也齊謂之鉷鉷草初生之萌牙不任芟刈故以鉷斫土去
之因謂之萌莊子外物篇云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鉷鏹於是乎始脩
是也茲其卽鉷鉷詳遂大夫疏云夷之以鉷鉷迫地芟之也者夷薙
字通月令注引此文作薙又云薙謂迫地芟之也義與此同國語齊
語韋注云夷平也所以削草平地芟大鎌所以芟草也說文刀部云
削鎌也金部云鎌鉷也鉷卽削之借字鎌卽鎌之俗方言云刈鉷自
關而西或謂之鉷或謂之鎌或謂之鉷迫地芟之謂迫近地面於稟
之屬根處芟刈之也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治區田法云區中草生
芟之區閒草以利剗剗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削鎌比地
刈其草矣鄭云迫地芟之猶汜云比地刈其草也云若今取芟矣者
說文艸部云芟乾芻漢書溝洫志民芟牧其中顏注云芟乾草也凡
取芻芟亦迫地芟之故鄭舉以爲況云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
孰者釋文云繩音孕月令孔疏引皇侃讀同惠棟云繩當爲繩字之
誤也管子五行篇繩繩婦不銷弃注云繩古孕字大玄馴首曰繩其膏
人一月而膏繩與繩同玉篇云繩或孕字汗簡云古文尚書以繩爲
孕詒讓案草之含實猶人之懷孕故謂之繩繩繩聲類同字得相通
借非誤也段玉裁謂此當有繩讀爲孕之注近是家語屈節篇王注
云繩魚之懷任也繩亦與繩義略同云耜之以耜測凍土剗之者釋
名釋用器云耜齒也似齒斷物也小爾雅廣詁云剗滅也案耜卽耒
刃可以伐土滅草賈疏云耜廣五寸謂耒頭金冬時地凍故以耜附

測凍土剗之如此春種則地和美案錢鈔本明注疏本測作側玉燭
寶典引同蜀石經及宋本嘉靖本並作測月令疏引同賈述注亦作
附測凍土而未釋其義阮元謂測即毛詩周頌畋畋良耜傳云畋畋
猶測測之義今攷鄭詩箋云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蓄是南畝也
與此注義似未甚協竊疑鄭意或謂凍土堅迥難發當以利耜測試
剗之又疑作側者義亦可通釋名釋姿容云側偏也附側凍土剗之
猶上注云迫地芟之也國語齊語云及寒擊莫除田章注
云寒謂季冬大寒之時葉枯草也即此側剗凍土之事 若欲其化

也則以水火變之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
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

其一時疏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者與柞氏義同亦與草人士
著之方氏為官聯也 注云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

之則其土亦和美矣者云亦者亦上柞氏也鄭意此官殺草春萌秋
芟皆以火燒之復以水化之則其土肥宜稼文選張衡東京賦云若

薙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與鄭義同稻人凡稼澤夏以水殄
草而芟夷之注云將以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

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彼注意蓋亦謂夏未
行水之前先有芟至秋水涸之後復芟後生之草與此職夏夷秋芟

之文正同云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
之者鄭彼注云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

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亦引此經為釋蓋兩
文義同故互引作證惟此經有四時殺草之政月令止著季夏薙草

故云是其一 掌凡殺草之政令
時著之也

蒼族氏掌覆夭鳥之巢覆猶毀也夭鳥惡
鳴之鳥若鴉鷲 疏 掌覆夭鳥之巢者說文
巢部云鳥在木上曰巢

在穴曰窠注云覆猶毀也者王制云不覆巢彼注云覆敗也國策秦策高注云毀敗也是覆毀義同毀天鳥之巢者將以絕其類云天

鳥惡鳴之鳥若鴉鷲者天禘之借字經典通借妖為之此經既禘保章氏妖祥字並作妖後庭氏天鳥字御覽引馬本亦作妖疑此當與

彼同說文虫部云衣服歌音艸木之怪謂之禘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蠶統言之禘蠶得通稱故怪鳥謂之天鳥以其夜鳴聲惡聞者不祥

故去之晏子雜下篇景公曰有鴉昔者鳴聲無不為也吾惡之甚毛詩陳風墓門傳云鴉惡聲之鳥也孔疏云鴉一名鴟與梟異一名鴟

瞻印云為梟為鴟是也俗說以為鴉即土梟非也又引陸璣疏云鴉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鷲鳥是也史記賈

誼傳云楚人命鴉曰服索隱云案鄧展云似鵲而大晉灼云巴蜀異物志云有鳥山鴉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

域荊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為鴉楚人謂之服此鷲即服也據史記及陸孔晉灼所說鴉鷲是一鳥賈疏以為二鳥疑非互詳掌

畜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

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方版也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姤至茶歲謂從

攝提格至赤奮若星謂從角至軫疏注云方版也者謂木版也聘禮

名書于方鄭彼注同此日辰等五者之號亦不及百名故以方書之

又內史杜注云方直謂今時牘也版牘義亦同詳彼疏云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者大戴禮記易本命云日數十又云辰主月續

漢書律曆志劉注引月令章句云大撓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榦作子丑以名月謂之枝賈疏云日據十幹而言辰據十二支而說云月謂從姤至茶者賈疏云彼爾雅釋天文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

竊四月爲余五月爲臯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是也釋文云爾雅正月爲陬十二月爲涂今注作焮茶二字是假借耳云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者亦爾雅釋天文詳馮相氏疏云星謂從角至軫者卽二十八宿也呂氏春秋園道篇云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開元占經東方七宿占說二十八宿云石氏簿讚皆始於角而終於軫蓋二十八星分列四方自東而北而西而南故始角終軫賈疏云右旋數之是也案亦詳馮相氏疏云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者明古有此術其術意不可知也晏子春秋雜篇下說齊景公使柏常騫禳鴉築新室爲置白茅夜用事而鴉死其事亦與此相類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禳攻之以莽草熏之蠹物穿食入器物者蠹魚亦是也攻禳祈名莽草草

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故書疏以攻禳攻之以莽草熏之者賈疏云蠹爲囊杜子春云囊當爲蠹

熏之據去其身也注云蠹物穿食入器物者說文蝻部云蠹木中蟲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蠹木中蟲也穿食入器物者也呂氏

春秋達鬱篇云木鬱則爲蠹高注云蠹蝮食木之蟲也云蠹魚亦是也者蠹舊本誤蟲今據宋本及明注流本正玉篇蝻部云蠹白魚也

爾雅釋蟲云蟬白魚郭注云衣書中魚一名蝻魚本草經云衣魚一名白魚一名蟬鄭意蠹物種類絲多白魚亦其一也云攻禳祈名者

大祝六祈四曰禳五曰攻此攻禳蓋亦兼有二祈與庶氏攻說略同謂以辭告其神又鳴鼓以攻之也云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

者蜀石經此注首有今用以殺魚山海經朝歌山有草名莽可以毒魚郭璞云凡二十二字非鄭注蓋唐五代時校書者所記石經誤并

錄之然足補鄭義案神農本草經木部云莽艸有毒主風殺蟲魚一名犇一名春草生上谷山谷及兔句證類本草引陶弘景注云今東

閒處處皆有人用擣以和米內水中魚吞即死莽草字亦作蒟字今俗呼爲蒟草也又引蘇頌圖經云木若石南而葉稀無花實一說藤生繞木石閒此木也而爾雅釋草云蒟春草釋曰藥草莽草也郭璞云一名芒草蒟音近故爾然謂之草者乃蔓生者是也惠士奇云山海經中山經朝歌之山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蒟山有木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可以毒魚莽轉爲芒語有輕重耳淮南萬畢術曰莽草浮魚爾雅蒟春草注云一名芒草本草曰莽草主風蓋蟲生於風潛於陰魚陰類也洽風之草能毒魚者亦能殺蟲歟詒釀案莽蒟芒並一聲之轉據蘇頌說蓋有草木二種此經及山海經之莽草即釋艸之蒟皆草也本艸之莽草入木部及山海經之芒草皆木也云故書蠹爲橐杜子春云橐當爲蠹者釋文云橐本或作橐蜀石經亦作橐王引之云作橐者是也橐蠹古同聲故蠹譌爲橐說文蠹作蠹從虫橐聲地官掌染草注橐蘆釋文橐音託又音妬妬與蠹同音是其證也若橐與蠹則聲遠而不可通矣案王說是也阮元說同

凡庶蠱之事庶除毒蠱者蠱蠱之**疏**凡庶蠱之事者蜀石經凡上有類或熏以莽草則去**疏**掌字案此與庶氏爲官聯也

注云庶除毒蠱者與庶氏義同賈疏云翦氏主除蠱物其蠱毒自是庶氏今此云凡庶蠱者同類相兼左右而掌之云蠱蠱之類者以其同爲蟲類也左昭元年傳云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杜注云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彼蠱即是用嘉草此莽草殺蟲或亦可以毆蠱故使翦氏兼掌除蠱也

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洒灑也除牆屋者除蟲

也擣其炭以坩之則走淳之以灑之則死故**疏**注云洒灑也者隸僕書蜃爲晨鄭司農云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疏**注同洒灑之借字云

除牆屋者除蟲牙藏逃其中者者謂除宮廟官府諸牆屋有蟲牙者經唯云除牆屋知為除蟲牙者以云攻之毒之明指蟲牙而言賈疏

云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牙藏逃之類有此二者云蚤大蛤也者鼈人注同左傳成二年杜注云蚤炭燒蛤為炭云擣其炭以坊之則走

者鄭意經以蚤炭攻之亦用其灰灰即掌蚤注所謂又灰是也經不云灰者與下句互文見義也說文土部云坊塵也掌蚤注謂蚤炭可

以禦濕蓋兼可以殺蟲故擣其炭為灰以被牆屋而攻之則蟲牙畏其氣而走避也云淳之以灑之則死者鍾氏注云淳沃也謂以所擣

蚤炭之灰沃水以灑牆屋蟲牙遇之則死也云故書蚤為晨鄭司農云晨當為蚤書亦或為蚤者晨蚤聲類同先鄭據左傳有蚤炭故定

從蚤徐養原云說文晶部農房星為民田時者从晶辰聲或省作晨史記律書曰辰者言萬物之娠也娠字不見於說文集韻二十一震

娠通作蚤故借晨為蚤凡隙屋除其狸蟲鼠肌鼠凡隙屋除其狸蟲者說

韓非子亡徵篇云牆之壞也必通隙此隙屋亦謂官所有宅舍久故壞漏者狸蟲尤多故此官主除之注云狸蟲蚤肌鼠之屬者謂陸

產自狸藏之蟲與鼈人狸物為水蟲物異而義同狸即狸之借字詳鼈人疏說文虫部云蟪蟲也廣雅釋蟲云負蟪蟪也飛蟪飛蟪也御

覽昆蟲部引說文云蟪蟪鼠婦也廣即蟪之變體本艸經云蟪蟲一名地鼈一名土鼈生河東川澤及沙中人家牆壁下土中溼處證類

本艸引陶注云形扁扁如鼈故名土鼈而有甲不能飛小有臭氣又引唐本艸注云此物好生鼠壤土中及屋壁下狀似鼠婦而大者寸

餘形小似鼈無甲但有鱗也肌鼠者鼠釋文作求云本或作鼠說文蚰部云蟲多足蟲也重文蟲蟲或从虫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務

求謂之蚊蚰關西呼蟲蚊為蚊蚰又淮南子說林訓曹氏之裂布蚰者貴之高注云曹布燒以傅蚰蚰瘡則愈蚊蚰蚰蚰並即肌鼠一聲

之轉肌蛛即今蓑衣蟲亦名蛛蛟廣雅釋蟲云蛛蛟證類本艸引陳藏器云物志云蛛蛟溺人影隨所著生瘡亦名蠅蛟證類本艸引陳藏器云蠅蛟能溺人影令發瘡如熱沸而大繞腰蟲如小蜈蚣色青黑長足是也

蝮氏掌去毒聃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牡鞠鞠不華者齊魯之閒謂毒為蝮聃聃也蝮與聃聃

尤怒鳴為聃聃掌去毒聃者叙官先鄭注云書或為掌去蝦蟇此注人耳去之聃不出者以互見於彼略之云焚牡鞠者鞠唐石經初

刻作鞠後磨改作鞠各本同嚴可均云說文鞠治牆也爾雅鞠治牆郭云今之秋華菊說文又有鞠字日精也郭注菊字假借爾雅菊蘧

麥說文同石經初刻作鞠者漢碑但有鞠字鞠从鞠聲故省艸作鞠亦得與鞠通故月令鞠有黃華釋文鞠本又作菊並用假借字其實

鞠踴鞠也與鞠誼別詒讓案說文艸部云鞠日精也以秋華夏小正云九月榮鞠字亦作鞠神農本艸經草部云雜花一名日精然則古

所謂秋華之艸者即日精其正字當作鞠經典作鞠鞠菊者皆段借字郭云以鞠為即秋華菊之本字失之此牡鞠不華者亦即日精之

別種正字亦當作鞠經作鞠或作鞠者亦用借字也注云牡鞠鞠不華者者賈疏云此則月令季秋云鞠有黃華是牡鞠也云齊魯之

閒謂毒為蝮者詳叙官疏云聃聃也者說文聃部云聃聃也梓人注云脰鳥毒聃屬爾雅釋魚毒聃蟾諸在水者聃郭注云聃聃也梓

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本艸陶注云毒大面青背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壯據郭陶說則聃聃即所謂土鴨蓋毒類之最大者云蝮與聃

聃尤怒鳴為聃人耳去之者以聃類衆多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唯去此二者明以其尤怒鳴聃人耳故也

聲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為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以其煙被之者賈疏云上文

以其煙明還用牡藷之煙被之水上也云則凡水蟲無聲者則下唐石經初刻有死字磨改刪案有者非也水蟲即鼃龜之屬有聲者與壺涿氏水蟲異注杜子春云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為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者蜀石經作被水上無之字疑今本衍楚辭招魂王注云被覆也謂順風所來之方播所焚牡藷之煙使隨風散行被覆水上也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水蟲狐域之屬故書炮作泡杜子春

讀炮為苞有苦葉之苞玄謂燔之炮之疏掌除水蟲者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云乃命壺涿驅

水蠱李注引此經亦作蠱疑所見本異云以炮土之鼓毆之者毆依宋附釋音本明汪道昆本正唐蜀石經並誤毆詳冥氏疏注云水

蠱狐域之屬者域一名短狐水中毒蟲也詳敘官疏云故書炮作泡者炮聲類同云杜子春讀炮為苞有苦葉之苞玄謂燔之炮之炮

者臧庸云杜讀炮為苞字从艸鄭讀泡為炮字从火此云杜子春讀炮為苞有苦葉之苞炮字誤也鄭始讀从火杜在鄭前不應已作炮

字當改作泡無疑案臧說是也段玉裁說同又燔之炮之下毛居正岳珂云當更有一之字段臧並據增亦是也唐石經作杜子春泡當

為匏有苦葉之匏文雖譌謬而泡字則不誤段氏云此皆易讀也杜讀泡為苞有苦葉之苞者杜所解蓋非毛詩三家詩有作苞者古經

苞裏字多用從艸之苞苞土之鼓所謂土鼓也鄭君以苞字義未協故又易為炮徐養原云泡乃字之誤杜子春注籥章云土鼓以瓦為

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此說與苞土不同卻與炮土相合云炮土之鼓瓦鼓也者段玉裁云謂此鼓陶者成之故曰瓦鼓瓦鼓故曰壺云

焚石投之使驚去者賈疏云石之燔燒得水作聲故驚去也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槀午貫象齒而

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

神謂水神龍罔象故書樟為梓午為五杜子春云梓當為樟樟讀為枯枯榆木名書或為

騁又云五貫

疏

則以牡樟午貫象齒而沈之者此蓋古方術家所傳當為午貫

年一乳又齒部云齒口斷骨也牙部云牙壯齒也案齒牙骨亦通稱故象齒司尊彝繕人注謂之象骨牡樟為木恐入水不得沈故必貫

象齒而沈之必用牡樟象齒者其義未詳賈疏云以樟為榦穿孔以象牙從樟貫之為十字沈之水中則其神死淵為陵所謂深谷為陵

是也注云神謂水神龍罔象者國語魯語仲尼曰水之怪曰龍罔象韋注云龍神獸也或曰罔象食人一名沐腫淮南子汎論訓水生

罔象高注云罔象水之精也廣雅釋天云水神謂之罔鳥釋道世法苑珠林六道篇引夏鼎志云罔象如三歲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

赤爪索縛則可得食案夏鼎志所說詭誕不足信沐腫亦未聞云故書樟為梓午為五者釋文云梓本或作樟阮元云疑當作本或作籽

梓與籽一字也若作樟則故書樟為樟矣詒讓案樟梓形近午五音近故互易也釋文別本疑當作樟與樟梓形並相近阮說亦通今附

存之云杜子春云梓當為樟樟讀為枯枯榆木名者段玉裁云梓當為樟者字之誤也樟讀為枯者易其字也樟枯皆音姑必改梓為樟

而後讀樟為枯者樟與梓形相近枯與樟音相同也枯是姑榆木爾雅之無姑廣雅之毋估也樟則別是一木杜時分別甚明此正如小

師小史帝當為奠奠讀為定也徐養原云說文無樟字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云辜之為言枯也巫咸文云暴虐不姑姑與辜通易大

過之九二云枯楊生黃鄭讀枯為姑謂無姑山榆是辜枯姑三字古皆通也詒讓案爾雅釋木云無姑其實夷郭注云無姑姑榆也生山

中英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無夷急就篇顏注云蕪黃無姑之實也無姑一名樟榆其英圓厚藝文類聚木部引廣志云

有枯榆有郎榆郎榆無英牡無母樺枯姑音並相近云書或為樗者
樗與樺音同部故書別本作此杜鄭不從者牡樗木未聞也云又云
五貫當為午貫者段玉裁云五易為午者杜見禮家說一縱一橫曰
午因易之不知五午一字古音義皆同古文五作又則尤一縱一橫
之狀也徐養原云儀禮大射儀度尺而午注云一縱一橫曰午說文
五部五五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闕交午也古文省作又是五有交
午之義故與午通案段徐說是也午五二字古本通用左成十七年
傳夷羊五國語晉語作夷羊午是其證杜鄭改字取通俗易明耳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

夜射之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為怪者獸狐狼之屬鄭司農云救日

勝之變也於日食則射疏掌射國中之天鳥者北堂書鈔武功部御

大陰月食則射大陽與疏覽兵部引作妖鳥又引馬融注云國中妖

鳥梟鴟惡聲之鳥也蓋馬本作妖與眦視保章氏妖祥字同妖即禘

之借字並詳藝族氏疏賈疏云城郭之所人聚之處不宜有天鳥故

去之注云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為怪者者鳥獸晝鳴者其形易

見不為怪異若夜來鳴呼聞其聲而不見其形尤駭人為怪害故以

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之也云獸狐狼之屬者二獸皆喜夜鳴為怪
者御覽引馬注云獸虎狼嗥鳴也鄭司農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
日月食所作弓矢者先鄭意救日月之弓矢即日月食時所作後鄭
意救日用枉矢救月用恆矢非關食時別作故不從也救日月食禮
詳鼓人疏云玄謂日月之食陰陽相勝之變也者白虎通義災變篇
云日食為救之何陰侵陽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云於日食則射
大陰月食則射大陽與者明當射其勝者以救之也曾子問及穀梁
莊十五年傳說救日食並有兵亦詳鼓人疏御覽引馬注云救日食

伐鼓則北面射太陰救月食則伐鼓南面射太陽以此弓矢射之鄭亦本馬說也

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神謂非鳥獸之聲若或叫於宋大廟譱譱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矢者互言之救日用枉矢疏亦當夜射之經家上文省也蓋視其聲則救月以恆矢可知也

所出之方射以厭之注云神謂非鳥獸之聲者賈疏云謂不見其身直聞其聲又非鳥獸之聲故知是神聲若神降于莘之類是也云

若或叫於宋大廟譱譱音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蜀石經正詁詁舊本並作出令據宋附釋音本正釋文亦作詘云本亦作出案左

襄三十年傳文作出杜注云叫呼也譱譱熱也出出戎伯姬彼釋文亦云鄭注周禮引此作詘劉昌宗亦音出然則此劉陸音本並作

詘今本作出者後人依左傳改之彼下文又云鳥鳴于亳社如曰譱譱以彼是神聲與鳥聲別故引以為證云大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

救日之矢與者御覽兵部引馬注云枉矢矢名也觀禮注云月者太陰之精賈疏云以其與經云救日之弓相對彼言救日之弓明此太

陰之弓是救月之弓可知若然上言救月之矢則此枉矢是救日可知案枉矢詳司弓矢疏云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者

謂上文見弓矢之用此文見弓矢之名欲使互推而兩得之也云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恆矢可知也者用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並作以

此亦以互文推之賈疏云見司弓矢枉矢最在前明救月矢當在枉矢之下故知救月用恆矢可知不用庫矢以其庫矢弩所用故也

銜枚氏掌司蹻察蹻蹻者為其聒疏掌司蹻者同內外朝蹻蹻之禁亂在朝者之言語也注云察蹻蹻者為其聒亂

在朝者之言語者亦訓司為察也司農注云蹻蹻也凡王內外三朝皆有議論國事不得妄為蹻蹻以聒亂之國之大祭祀

令禁無躑令主國之大祭祀令禁無躑者此司郊廟祭祀躑謹

者賈疏云國之大祭祀謂天地宗廟令主祭祀注云令主祭祀者

之官使禁止無得躑躑則不敬鬼神故也注云令主祭祀者

言語以疏軍旅田役令銜枚者此司師田野外躑躑之禁也其禁較

相誤疏平時尤重故更令銜枚國語晉語云襲侵密聲白虎通義

誅伐篇云人銜枚馬躑躑勤為襲依此經義則銜枚為軍法之常不必

襲侵矣田役謂因田獵而起徒役時田講武事尤嚴重故亦令銜枚

若他功作大役無令銜枚之法詳大宰疏注云為其言語以相誤

者恐其妄相言語誤戰守及逐禽之事墨子號令篇云囂謹賊眾其

罪殺即軍疏禁躑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為其惑眾

旅之禁也疏禁躑呼歎鳴于國中者者禁下檀弓注引有野字疑誤衍呼經

也疏例當作噓此疑誤改從今字疏噓詳雞人疏于唐蜀石經並誤

於今據宋附釋音本嘉靖本正下同此司國城內道涂躑躑之禁也

云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者國中之道即匠人國中九經九緯之道

也惠士奇云雜記國禁哭則止郊特牲喪者不哭蓋國之大祭祀民

皆敬之敬則吉圭清靜州里除不蠲刑者任人凶服亦皆禁焉非徒

哭也寧戚將任車歌於車下苟非師田祭祀則歌哭皆弗禁也呂氏

春秋貴直論狐援諫齊湣王而不用出而哭國三日王問吏曰哭國

之法若何吏曰斯明哭國者斯無道之刑蓋起於戰國歟墨子號令

篇曰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辜射言惟軍中則然奔喪哭避市朝

魯哀姜大歸將行哭而過市市人皆哭則哭亦有不避市者國中不

禁可知注云為其惑眾相感動者謂躑呼歎鳴及歌哭皆足以惑

眾而歎鳴歌哭又易相感動故禁之也云鳴吟也者釋名釋言語云

鳴舒也氣憤懣故發此聲以舒寫之也文選陸士衡赴洛道中詩李

周禮正義

正義

七十

五 中華書局聚

注引韓詩章句云吟歎辭也又蘇子卿古詩注引蒼頡云吟歎也是嗚吟並歎憤發舒之聲也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咸讀為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

乃授疏注云咸讀為函者惠棟云古咸與函通毛詩巧言曰僭始既函韓詩作既減減猶涵也司馬相如封禪文云上咸五下登

三徐廣曰咸一作函漢書天文志閒可械劍蘇林曰械音函詒讓案說文木部云械篋也又匚部云函械藏也廣雅釋器云函謂之械咸

函械並聲近字通云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者此謂唯共函以藏杖不共杖也賈疏云下二文

云授杖此經惟言共杖函止謂祭祀時臣雖老合杖但為祭祀尚敬暫去之去杖之時共杖函盛之祭祀訖還與老臣拄之老臣雖杖於

朝事鬼神尚敬去之謂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仕者也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謂得致仕者與此異也詒讓案儀禮經傳通解引

尚書大傳云文王之治岐也七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鄭彼注云朝當為國揖當為去大傳又云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杖九十者杖而

朝見君建杖注云揖挾也建樹也是見君惟七十者去杖八十九軍十者不去杖大祭祀或有老臣助祭則八十以上亦當去杖也

旅授有爵者杖別吏卒且以扶疏軍旅授有爵者杖者與司兵司戈尊者將軍杖鉞疏盾授兵同時授之三官為官聯也

凡軍旅之杖蓋用及廣雅釋器云及杖也御覽兵部引司馬法云有司皆執及戈示諸鞭扑之辱賈疏云此謂在軍之時有爵謂士以上

若然自伍長下士兩司馬中士卒帥上士旅帥下大夫師帥中大夫等並得杖注云別吏卒且以扶尊者者吏謂軍吏即經有爵者卒

謂六軍七萬五千人吏有杖所以殊異之於士卒且以為扶持之助也云將軍杖鉞者明將軍所杖又別於眾軍吏大司馬注云鉞所以

爲將威也六韜軍用篇云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鉞呂氏春秋異用篇云六尺之杖今鉞柄亦長五尺以上故可以代杖賈疏云今文秦誓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是將軍杖鉞之事也詒讓案鉞蓋司兵所授非此官所掌也書牧誓亦云王左杖黃鉞則共王之齒杖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大師王在軍亦杖鉞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亦命之爲王杖玄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疏注云王之所以賜老者年也此王所賜老者之杖校年以授之故謂之齒杖月令云仲秋養衰老授几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杖者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案王杖續漢志作玉杖御覽玉部引同並誤惠士奇引論衡謝短篇曰七十賜王杖爲證盧文弨云漢制攷亦作王杖名之曰王者榮所賜也呂飛鵬云先鄭云今時亦命之爲王杖蓋承上文以王命受杖者而言以王命受杖者故曰王杖案惠盧呂說足正今本續漢志之誤蜀石經亦作王杖云玄謂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者引此者後鄭意五十以上卽得受王賜杖不必七十而後受杖也

周禮正義卷七十

周禮正義卷七十一

瑞安孫詒讓學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疏掌

賓之禮及大客之儀者以下大戴禮記朝事篇文並略同儀彼作義案義儀古今字大賓之禮大客之儀總為賓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

國其目有八此官通掌之亦與彼為官聯也賈疏云大賓言禮亦有儀大客言儀亦有禮言禮據其始為本言儀據威儀為先云以親諸

侯者與大宗伯親邦國義同亦兼王以禮親諸侯與諸侯以禮自相親二者言之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者說文貝部云賓所敬也

此以為朝覲諸侯之尊稱詩周頌臣工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臣鄭駁云賓者敵主人之

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賈疏云對要服以外為小賓下文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是也云大客謂

其孤卿者說文山部云客寄也此以為聘覲諸臣之尊稱賓客殊文以別君臣也聘禮記亦以大國之卿為大客賈疏云謂還是大賓下

孤卿對小行人所云小客則受幣聽其辭者謂小客言孤卿者據大國得立孤一人孤來聘侯伯已下無孤使卿來聘不言大夫士者殷

聘使卿時聘使大夫士雖不得時聘為介來亦入客中故下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是皆得為客但據大聘略

舉尊者而言也此大賓大客尊卑異故言及以殊之此賓客相對則別散文則通是以大司徒云大賓客則令野脩道委積賓亦名客小

司徒云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則客亦名賓是賓客通也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

周禮正義卷七十一 中華書局聚

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

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

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即時

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

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

終則徧矣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觀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

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疏**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者此謂大賓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之禮也云夏宗以陳天下之謨者謨大

戴記作謀謀義同注云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者對大宗伯春見曰朝等以諸侯見王為文也云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者書

舜典云三年考績鄭意經圖比陳協四者訓義雖不同而為考校諸侯功績之言則一考績詳小行人疏云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

可否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與之圖事以觀其能爾雅釋詁云圖謀也聘禮云君與卿圖事注同春為歲始故與諸侯圖謀一歲行事之

可否云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者天官世婦注云比次也小行人云令諸侯秋獻功故秋觀即以此次其功之高下云夏見諸侯則

陳其謀之是非者肆師注云陳列也爾雅釋詁云謨謀也說文言部云謨議謀也謂陳列諸侯之謀議而定其是非云冬見諸侯則合其

慮之異同者大史注云協合也說文思部云慮謀思也謂協合諸侯之志慮而辨其異同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者

卽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
遇冬各殊禮異更迭而徧是也六服朝歲卽後侯服歲一見之等四
時分來鄭依賈馬說謂一服之內各分四方一方之中又四分之以
四時更遞而來歲終則一服徧六歲而六服徧也賈疏謂六服皆春
東方來夏南方來秋西方來冬北方來則是有虛方俱行之時非鄭
意也詳大宗伯疏云時會卽時見也者據大宗伯文云無常期諸侯
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
發禁命事焉者大宗伯注義同卽司儀所云是也云禁謂九伐之法
者司馬法仁本篇云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
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
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
滅之與大司馬九伐文同故鄭據以爲釋案穀梁僖九年傳說齊桓
公會葵丘云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
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孟子告子篇說葵丘之會五命文尤詳此亦時
會發禁命事之事然則禁不必專屬九伐之法鄭舉其大者言之耳
云殷同卽殷見也者亦據大宗伯文云王十二歲一巡守者據後文
此據常法也云若不巡守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者明王有故不
巡守始合諸侯而行殷同之禮若巡守則否云既朝王亦命爲壇於
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者明殷同與時會禮不異也大宗伯注義亦
同云政謂邦國之九法者亦據大司馬文云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
終則徧矣者大宗伯注義同云九伐九法皆在司馬職者賈疏云按
大司馬云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之等
是也九伐者彼又云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眚之之等是
也引司馬法者亦當在逸篇中此經云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彼云陳
同謀者亦以謨爲謀與大戴記同又彼云時會施同政殷宗發同禁
與此經發禁屬時會施政屬殷同異宗諸侯孔繼汾謂宗爲同之誤

是也殷見之名不宜與夏朝同賈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覲以除邦

國之慝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也時聘者亦無

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已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也慝猶惡也一

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覲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

政禁之事所除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者此謂大客之儀也云殷覲以

規之段字貳蓋忒之誤慝忒聲近字通結好除慝並詳典瑞疏注

云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也者喪服傳所謂諸

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是也鄭知此非王使臣於諸侯之禮者

以大宗伯唯云時聘曰問殷覲曰視而無閒問以下四者之文又時

聘與閒問皆曰問明不得與下四者同為王聘諸侯之事也穀梁隱

九年范注以此二事與下文四者同為天子施於諸侯之事劉敞亦

謂時聘者以時聘諸侯殷覲者徧問天下諸侯即下文三歲徧覲案

依范劉說則此規通咳下文存規省三事義亦得通王昭禹鄭鏗黃

度方苞林喬蔭蔣載康黃以周說並同賈疏云言亦亦上諸侯也是

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此亦亦對宗伯彼無考績之事直

相見故云時聘曰問殷覲曰視以見王為文此有好慝之事故以王

下見為文云時聘者亦無常期者大宗伯注同賈疏云亦諸侯云時

會也云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者大宗伯注義亦同有事即有

征伐之事知使大夫來者鄭王制注云小聘使大夫孔疏云按聘禮

云小聘曰問三介大夫聘使卿為介有五入其小聘唯三介故知小聘

使大夫易被謂時聘亦當使卿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鄭伯將聘於

周而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昭公三十年鄭游吉如晉魏獻子

使士景伯詰之游吉以為先王之制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

使卿且援印段之事謂段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命少卿以往且不可而況於大夫之銜命霸王猶責諸侯以大夫行禮而況乎行禮於天子之庭案易說是也蓋諸侯於天子大小聘皆當使卿聘禮所言乃侯國自相聘之禮不可以推之天子也方苞亦云左傳晉鞏朔獻捷於周王使詰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則是不命之卿不得上聘王朝況大夫乎云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者蜀石經及宋大字本親上並有王字阮元云上注云上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又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故此云王親以禮見之此王字當有詒讓案此象上天子有事爲文則無王字亦通今不據增鄭以經云結好故知惟結其恩好無論政禁之事禮而遣之卽下待聘使之禮是也賈疏謂諸侯使大夫來亦有兵至助王討逆失之云天子無事則己者明此時聘爲天子有事諸侯不敢自安故遣使來問或有徵發之命其無事則不問大宗伯注云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是也云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也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按宗伯注云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其朝者少聘者多故亦得稱殷殷衆也案亦詳大宗伯疏云隱猶惡也者胥師注云隱惡也又匡人匡邦國而觀其隱注云隱姦僞之惡也云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覲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者賈疏云以其言除邦國之隱大司馬九法九伐平正邦國所以除惡既言除隱明亦命以政禁者也

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

以補諸侯之裁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閒問者閒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

也交或往或來者也贊助也致禴凶禮之弔禮禴禮也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
疏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者賈疏云

此經天子於諸侯之法即下文云王之所以無邦國以下是也云歸

脹以交諸侯之福者交大戴記作教字通云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者

說文喜部云喜樂也有嘉喜之事則使賀慶之左襄二十八年傳云

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賈疏云案宗伯賀慶之禮親異姓之

國此云諸侯者欲見庶姓諸侯有恩亦施及之故也云致禴以補諸

侯之裁者大戴記禴作會字亦通裁作災古今字賈疏云宗伯凶禮

有五此唯言弔禮者行人唯主弔法餘禮蓋自有人主之故此不言

也隱元年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服氏云咺天子宰夫是宰夫主

賵賵之事是其別主之類也注云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

者賈疏云對上是諸侯及臣見王之禮王制孔疏云異義天子聘諸

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之義周禮說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

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慎同也

春秋隱九年經云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傳云聘諸侯非正也說與

公羊同范注亦據此經及許君說以難之鍾文烝云時聘是諸侯聘

天子閒問是天子問諸侯猶諸侯使人於諸侯曰聘使人於大夫則

曰問與小聘同名故聘禮曰賓皮弁聘又曰賓朝服問卿是上之於

下有問無聘分異禮殊黃以周云古者王於諸侯不純臣故有覲聘

何注公羊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

天子聘問之當北面稱臣受之於大廟所以尊王命歸美先君不敢

以己當之是下聘之禮固有異於凡聘也何注公羊亦不用舊說案

黃說是也通言之閒問亦得為聘析言之則天子於諸侯止有小聘

無大聘公穀家說據大聘而言與此經義不相妨也云閒問者閒歲

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者賈疏云按下文云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

徧省七歲徧象胥九歲徧瞽史十有一歲達瑞節並是閒歲之事故

鄭云之屬以包之云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者亦據

下文掌交注云諭告曉也云交或往或來者或往或來舊本作

下

或來或往誤今從蜀石經及宋本注疏本乙謂王祭歸脹於諸侯諸侯祭亦歸脹於王交互往來也左昭十九年傳子產曰孔張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脹歸脹天子之於諸侯蓋與諸侯待其臣同或受或歸所謂交也賈疏云欲見臣有祭祀之事亦得歸胙於王故玉藻云

臣致膳於君有葷桃茢亦歸胙於王也按宗伯云脹膳之禮親兄弟之國此言脹不言膳者對文則脹爲祭社稷肉膳爲祭宗廟肉散文

則祭宗廟肉亦得稱脹以其同盛於蜃器也詳大宗伯疏俞樾云交當爲效襄二十七年左傳使諸侯爲效烏餘之封者杜注曰效致也

歸脹以效諸侯之福謂以致諸侯之福也大戴記朝事篇作教廣雅釋詁釋名釋言語並曰教效也是教與效義通案俞說亦通云贊助

也者州長注同云致禮凶禮之弔禮禮禮也者賈疏云按宗伯云以禮禮哀國敗此災亦云禮者同是會合財貨故災亦稱禮也詒讓案

鄭知兼有弔禮者以大宗伯凶禮又有以弔禮哀禍裁此云補裁明當兼有弔禮也云補諸侯裁者若春秋澶淵之會謀歸宋財者襄三

十年經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傳云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

宋財是也以同是補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裁之事故引以爲證

禮而待其賓客也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疏以九儀辨諸侯之命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記辨作別古字通此以下別邦國君臣爵命之差亦與大宗伯爲官聯也凡制賓禮其儀法以尊卑爲此九等大戴記又說朝覲之禮云

各執其主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義儀字同云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

賓客者大戴記作以同域國之禮而行其賓主義亦略同注云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者命者五謂五

周禮正義 卷之七十一 四 中華書局聚

命以上諸侯之命也爵者四謂四命以下諸臣之爵也大宗伯云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此九儀與彼同但彼通咳王臣及諸侯此則專據侯國君臣既無王臣而子男之士不命是又在彼九命之外兩經義微有不同故此注不據彼爲釋也小行入義同賈疏云下文有五等諸侯次有孤執皮帛次諸侯之卿下其君二等次有大夫士亦如之是列五等四命等爵故鄭云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詒讓案大宰注云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若然公侯伯子男亦爵而此別云命者以禮籍等衰成依命數言爵則數不顯故據命而言孤卿大夫士亦有命而必云爵者掌客注云以上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是君用命臣用爵之義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閒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

賓主之閒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

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

諸子之禮繅藉以五采韋衣版若奠玉則以藉之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

宗彝以下也常旌旗也旂其屬慘垂者也樊纓馬飾也以屬飾之每

一處五采備為一就就成也貳副也介輔已行禮者也禮大禮饗餼

也三牲備為一牢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王

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為之節上公立當軹侯

伯立當疾于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廟受命祖之廟也饗設盛禮以

飲賓也問問不恙也勞謂苦倦之也皆有禮以幣致之故書裸作果

鄭司農云車軹軹也三享三獻也裸讀為灌再灌再飲公也而酢報

飲王也舉舉樂也出入五積為饋之芻米也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

下垂柱地者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朝事儀曰奉國

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

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

實彝而陳之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

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再裸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裸而酢者

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已不酢王

也不酢之禮聘禮禮賓是與九舉舉性體九飯也出入謂

從來訖去也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凡數不同者皆降殺

疏云此一經摠列五等諸侯來朝天子天子以禮相待之法上公之

禮至三問三勞徧論上公之禮云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者此以下

並典命所謂上公九命其車旗衣服禮儀以九為節也雜記贊大行

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

周禮正義

卷之七十一

五 中華書局聚

玉也藻三采六等注云贊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據鄭說
 則贊大行乃先秦此經佚說之最古者縹作藻者古今字也並詳典
 瑞疏賈疏云此主行朝禮於朝所執其服則皮弁若行三享則執璧
 瑞案皮弁乃王常朝之服非朝覲所服也五等諸侯朝覲並當冕服
 行於廟賈說非是詳後疏云冕服九章者謂衮冕服也云建常九旂
 者大戴旂作旒即旂之俗依典命司常五等諸侯同建旒而旂依命
 數是上公當建旒而九旂軒人云龍旂九旂即謂此也云貳車九乘
 者賈疏云按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鄭云在旁與己同曰偏同姓
 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此等不入王門舍於館乘墨車
 龍旂以朝彼據覲禮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諸侯不得申偏
 駕今此春夏受贄在朝無迎法亦應偏駕不來今行朝後行三享在
 廟天子親迎並申上服明乘金路之等若不申上車何獨有樊纓九
 就之等以此知皆乘所得之車也但貳車所飾無文未知諸侯貳車
 得與上車同否但數依命九乘七乘五乘黃以周云大行人建常九
 旂數句文在朝享裸饗食之上是入境郊勞之車馬也故鄭箋采菽
 詩據之云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為
 敬且省禍福其行朝禮自乘墨車與覲禮同義當從鄭自賈疏不得
 其說誤以樊纓貳車為行享之車乘偵到經文以就已見非也云介
 九人者上介卿一人次介大夫一人餘七人皆士介也凡五等諸侯
 介數有多少其上介皆以卿為之故大戴禮記虞戴德篇云諸侯相
 見卿為介蓋專據上介言之賈疏云陳於大門外賓北面時介皆西
 北陳之也云禮九牢者賈疏云此謂饗饋大禮朝享後乃陳於館以
 數有九故進之與介同在上云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
 者賈疏云上公去門九十步王未迎之時在大門內與賓相去之數
 也軹謂轂末車轆北向在西邊亦去大門九十步公於車東東西相
 望當轂末云擯者五人者此則不依命數而以五為節以下侯伯子

男並以減一爲差次與命數以二等爲升降異也賈疏云大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嗇夫爲末擯其餘二人是士案賈謂擯者五人四人自大宗伯大行人嗇夫外餘皆爲士大宗伯疏說同聘義孔疏亦謂朝聘擯數同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若擯者三人則士爲紹擯者一人案賈孔並據聘禮以紹擯爲士攷司儀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則士或卽司儀上中士與又曲禮疏云諸侯自行介各從如其命數擯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云廟中將幣三享者此五等諸侯所同也賈疏云此謂行朝禮在朝訖乃行三享在廟乃有此迎賓之法也案賈說非也此經說四時朝覲之通法廟中將幣三享者將幣與三享爲二事姜兆錫方苞金鶚並謂將幣卽授玉其說甚塙司儀諸侯相聘之禮凡言將幣者皆指授玉與享別是其證也凡朝覲宗遇受摯受享皆於廟諸侯皆乘墨車服裊冕天子皆服衮冕無迎賓法覲禮所云卽其通禮也自鄭曲禮注誤謂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與秋冬一受之於廟不同故此注亦以廟中將幣並爲三享之事而謂朝禮不見實非經義賈疏亦承其誤謂行朝禮於朝則皮弁服而冕服九章以下別爲行三享於廟之事又謂春夏受摯在朝無迎法偏駕不來朝後行享在廟親迎並申上服乘金路等王制孔疏引崔靈恩說又謂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命車王乘車迎入門行朝禮則天子諸侯皆別服朝服此卽賈行朝服皮弁之說而又小異二說並與覲禮不合互詳大宗伯疏云王禮再裸而酢者賈疏云已下至三勞見王禮上公之禮此與下爲目則自此以下皆王禮耳大宗伯代王裸賓君不酌臣故也次宗伯又代后裸賓裸訖賓以玉爵酢王是再裸而酢也云饗禮九獻者賈疏云謂後日王速賓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亨大牢以斂賓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饗以訓恭儉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爲九獻案依賈說則

饗獻無裸今攷饗禮最盛兼食燕當與祭禮相擬以司尊彝大祭九
獻約之疑大宗伯攝王初裸又攝后亞裸裸後王與后又以次各三
獻而後止賓食九舉食後酌爵又各一獻衆賓長又一獻是爲九獻
其七獻五獻亦皆有一裸可以例推賈謂無裸非也詳後又國語晉
語云文公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韋注云九獻上
公之享禮案享饗字通彼以上公九獻爲周禮亦足證此經義云食
禮九舉者賈疏云亦享大牢以食賓無酒行食禮之時九舉牲體而
食畢詒讓案掌客說諸侯相朝饗食燕三者備有此經但有饗食之
數而燕無文觀禮云饗禮乃歸注云禮謂食燕也大戴記說天子待
諸侯之禮云賓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宴卽燕之
借字彼文與掌客上公之禮正同明侯伯亦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亦
一饗一食一燕皆與彼同燕禮藝故經文不具耳云出入五積者此
與攢數同賈疏云謂在路供賓來去皆五積視餼率但牽牲布之於
道案此謂自來至去通五積也賈說非是詳司儀疏下四積三積並
放此云三問者此與勞亦不如命數而以三爲節也若侯伯子男亦
以減一爲差次與命數異賈疏云按司儀諸公相爲賓云主國五積
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攢注云閱闕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
夫致之若然天子於諸侯之禮亦當使卿大夫問之亦有禮以致之
所行三處亦當與三勞同處也云三勞者賈疏云小行人逆勞於畿
按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其遠郊勞無
文但近郊與畿大小行人勞則遠郊勞亦使大行人也按書傳略說
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或可遠
郊勞使世子爲之是以孝經注亦云世子郊迎郊迎卽郊勞也彼雖
據夏法周亦然詒讓案五等諸侯三勞再勞一勞降殺遠近之差鄭
君無說覲禮賈疏云案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不辨尊
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唯有此一勞而已侯伯又加遠郊勞上

公又加近郊勞若然聘禮使臣聘而云近郊勞者臣禮異於君禮君禮宜先遠臣禮宜先近故也左傳隱十年孔疏云大行人云上公三勞近郊勞一也遠郊勞二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勞去竟首子男一勞去遠郊胡培翬云昭五年左傳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又蕞啓疆曰入有郊勞聘禮勞賓于近郊是朝聘皆以郊勞爲重竊謂近郊之勞五等諸侯皆有之侯伯加以遠郊勞上公加以畿勞爵尊者其勞遠爵卑者其勞近禮宜然也案孔胡說是也黃以周說同賈疏引伏傳天子郊勞之法以說此經太平御覽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禮柰何諸侯將至京師使至通命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五十里之郊矣說與伏同據班說則世子迎乃指近郊勞鄭覲禮注謂大行人郊勞則不從伏說也孝經注非鄭君手定故有世子郊迎之說賈覲禮疏亦謂彼非周禮而此疏乃謂周禮亦然與經注並違迂亦非也又依聘禮郊勞使卿則天子郊勞來朝諸侯似亦宜使卿不當使大行人覲禮注說未瑯詳小行人疏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者諸侯七命故皆以七爲節也賈疏云餘文云諸侯者兼五等而此諸侯惟據單侯也其禮皆降上公二等又自擯者以下亦皆降殺云冕服七章者謂鷩冕服也云建常七旒者亦建龍旒而七旒也云介七人禮七牢者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鄭彼注以爲專指侯伯之禮是也左僖十五年傳說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此侯伯七牢之見於傳者云立當前疾者疾當爲侯之譌說文車部引又作軌並詳後疏謂立位在車東與軻頸東西相當也云再問再勞者遠郊勞近郊勞也問亦同云諸伯執躬圭者伯命圭文與諸侯異而度七寸則同云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者以命數同也云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就者諸子五命故皆以五爲節也云冕服五章者謂毳冕服也云建常五旒者亦建龍旒而五旒也云立當車衡者立位在車東與前衡東西相當也云壹問壹勞者唯近郊

勞也問同云諸男執蒲壁者男命壁文與諸子異而度五寸則同云
其他皆如諸子之禮者亦命數同也 注云繅藉以五采韋衣版者

版舊本並作板案板即版之俗蜀石經作版與釋文合今從之典瑞
注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為中幹用韋衣而畫之案此版即所

謂木為中幹也繅藉詳典瑞疏賈疏云按聘禮記云公侯伯三采朱
白蒼子男二采朱綠典瑞天子乃五采此諸侯而言五采者此注合

三采二采而言五非得有五采也云若奠玉則以藉之者覲禮將幣
時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又記云奠圭於繅上注云謂釋

於地也又聘禮注云繅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於其上是凡執玉
時並兼藉繅執之將拜則奠於地圭仍在繅上所以備失墜示慎重

也云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者謂五冕之服也司服云公之服自衮
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

冕而下如侯伯之服以其首皆服冕其服通謂之冕服別於首著弁
冠所服之衣為弁服冠服也云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

以下五章者自宗彝以下也者並詳司服疏云常旌旗也者謂五旗
之總名也以日月為常為司常九旗之首司勳謂之王之大常非諸

侯所得建依司常諸侯建旂而此五等諸侯皆云建常明常旂散文
通稱國語吳語有白常白旗赤常赤旗玄常玄旗是其證也云旂其

屬慘垂也者釋文出屬其慘蓋誤到巾車注云正幅為縵旂則屬焉
慘即縵之俗蜀石經亦作縵云樊纓馬飾也以屬飾之每一處五采

備為一就者巾車注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纓今馬鞅
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此注不云樊讀如鞶者文不具後注訓就

為成詩齊風猗嗟箋云成猶備也是成備義同每處五采備為一就
如此者九是為九就五等諸侯就數有增減備采則同七就五就義
並放此互詳巾車典絲疏云就成也者典瑞注同云貳副也者小宰
注同凡王以下乘車之副通謂之貳車道僕云掌貳車之政令王象

路之副也此經公以下貳車有九乘七乘五乘三等之差少儀云貳車者諸侯七乘彼五等數同與此經不合故鄭注以爲殷制云介輔已行禮者也者已謂賓也士冠禮擯者請期鄭注云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又少儀注云介賓之輔也爾雅釋詁云介助也謂輔助賓行禮者也云禮大禮饗饋也者對餼爲小禮也外饗注云致禮於客莫盛於饗故知此禮主饗饋言也云三牲備爲一牢者宰夫注義同詳彼疏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者大門外謂臯門外也朝者指臯門外之廷而言其地與小司寇三詢之外朝南北正相直故通謂之朝位別於下將幣三享等行於廟中也公食大夫禮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注云凡賓卽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於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若然朝聘賓客蓋皆至大門外下車行及位北面立王迎朝賓亦於大門外下車南面立故有賓主朝位也賈疏云約聘禮在大門外去門有立位陳介之所江永云掌訝云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此朝與位正所謂朝位賓主之閒幾十步立當車下某處者也云王始立大門內者賈疏云亦約聘禮聘禮雖後亦不出迎要陳擯介時主君在大門內云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者賈疏云王與諸侯行禮與諸侯待諸侯同按司儀云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玄謂旣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是也必知天子待諸侯敵禮者按下文大國之孤繼小國之君不交擯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則諸侯於天子交擯交擯是敵禮也案覲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未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于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爲上擯賈彼疏云此諸侯見天子交擯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南門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爲上下此經先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則命先從侯氏出下文天子得命呼

之而入命又從天子下至侯氏即令入若然此覲遇之禮略唯有此一辭而已無三辭之事司儀云交擯三辭者據諸侯自相見於大門

外法其天子春夏受享於廟見於大門外亦可交擯三辭矣案依鄭覲禮注義則行覲禮時有交擯而無三辭故賈謂三辭據春夏受享

於廟時江永金鶚則並謂王禮不當有三辭其義為允又賈此疏謂享有迎法陳擯介在大門外而覲禮疏謂覲無迎法陳擯介在廟門

外是謂春夏與秋冬陳擯不同所也竊謂無論有迎法無迎法陳擯介皆當在大門外朝聘陳擯介者不敢擅入大門也若在廟門外則

已入應門矣非所以示敬也其天子迎賓之法曲禮孔疏云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皋門外陳介也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

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

禮黃以周云鄭注此朝位為車迎所立處又注下廟中將幣三享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則此車迎之法鄭亦據享而

言案黃說是也賈前疏及齊僕疏並謂此迎賓為朝後在廟行三享之時即依熊安生說與崔靈恩義異諦釋此注說交擯車迎不別何

時齊僕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彼注亦引此經朝位步數為釋不云朝宗有覲遇無是鄭意通四時朝覲凡

授玉皆無車迎享皆有車迎也熊賈之義雖較崔為長然於鄭怡實未盡合也金鶚云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閒不言何時是四時皆

同也齊僕且明言朝覲宗遇送逆此四時皆迎之確據則諸家謂春夏迎賓而秋冬不迎者誤矣夫均是諸侯而春夏待之隆秋冬待

之之殺此何理邪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覲禮云天子負斧依畜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

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此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下堂且不

可況可出大門而迎之乎覲者諸侯朝見天子之名朝覲宗遇皆謂

之觀鄭乃專以觀爲秋觀不亦謬乎熊氏及賈孔謂春夏朝無迎法受享于廟則迎之不知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謂先朝後朝也鄭注謂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必無此禮安得謂先朝後享乎且受摯受享必同日既已受摯于朝是諸侯已入應門矣天子既與諸侯相見矣諸侯何必復出大門天子何必復出而迎之乎又云考之觀禮侯氏行三享與受摯同時天子未嘗出迎也行享之時侯氏亦於中庭再拜稽首升致命又降西階前再拜稽首其嚴敬與奠主禮同此皆正君臣之分安得謂講賓主之禮乎竊謂朝觀必無迎賓之法其後行饗食於廟乃有迎賓之法齊僕言朝觀宗遇饗食皆乘金路送逆此迎賓在饗食時經文甚明賈疏謂饗食有迎賓法視諸家爲優惜并謂春夏受享亦迎賓而疏大行人賓主之閑亦謂春夏受享時迎賓於義不通也黃以周云朝觀本無車迎法而此云賓主之閑若干步者兼明朝之交攢傳辭其立位同耳鄭注亦據享而言疏家以此爲春朝迎法實與經注俱違崔說更誤又云聘禮有迎賓法者聘非已臣主君客之故經謂之賓朝觀皆己臣也謂之侯氏明不客也疏家據聘禮迎聘賓遂謂朝亦迎賓非案金黃說足糾鄭賈諸說之誤但依鄭說則四時朝並無迎賓享並有迎賓依熊賈說則春夏朝無迎賓享有迎賓秋冬朝享並無依崔孔說則春夏廟享並迎賓秋冬無依金說則四時朝享並無迎賓惟饗食有之衆說差異以經攷之朝享不當有迎賓於義無疑依聘禮諸侯待異國之臣聘後行享亦止攢者出請主國之君不出迎則天子待諸侯朝後行享天子不出迎可知竊謂此經朝位卽掌訝所詔之位賓主之間幾十步之位其義蓋有二其一在將幣之時則陳攢介之位也蓋侯氏入朝乘車至臯門外而下車遂陳攢介侯氏門西北面立公則當車軛介九人在公之北東面以次陳列而北大宗伯爲上攢立於臯門外闈東西面

承擯等四人以次陳列而南末擯當公之末介所謂公九十步者即
 公與上擯南北邪相去之步數也下文諸侯卿大夫禮降殺之等鄭
 亦以朝位賓主之閒為釋聘禮賓至朝旅擯彼注亦云公之使者七
 十步等然則陳擯介之步數即朝位之步數可知矣其一在朝亭之
 後王禮賓時則王車迎之位也蓋朝亭皆所以明君臣之分宜無迎
 法至朝亭既畢而禮諸侯則待以不純臣故備賓主之禮而有迎法
 聘禮享後禮賓主國之君亦出迎司儀諸公相賓賓亦如將幣有車
 逆即其比例以聘禮約之蓋諸侯享畢而出大門更陳擯介傳辭擯
 者請禮賓賓禮辭聽命嗇夫入告天子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其時
 公則立當車軹如將幣交擯時所立之處王則立當車軹當將幣交
 擯時上擯所立之處王與公南北邪相去亦九十步其陳擯介亦如
 將幣時但上擯立王之南位較前略促耳若然將幣王不出迎則賓
 與上擯為賓主禮賓王出迎則賓與王為賓主事異而位則同凡賓
 客之禮王不出迎者視將幣之朝位饗食之等王出迎者視禮賓之
 朝位二義相兼乃備齊僕朝覲宗遇饗食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
 彼云朝覲宗遇即指禮賓而言以將幣與禮賓同日饗食則不同日
 故備言之禮賓與饗食同為修賓主之禮故並有迎賓迎賓不惟饗
 食也至禮之通例凡迎賓主人敵者於大門外主人尊者於大門內
 君於己臣則無迎法故聘禮主君迎賓止於大門內而天子待諸侯
 乃迎於大門外者蓋天子待諸侯禮有甚嚴者如朝享天子不下堂
 不迎賓之類殺於諸侯待聘賓是也有極隆者如聘禮旅擯而天子
 待諸侯則交擯聘禮禮賓以醴而天子待諸侯則裸鬯皆隆於諸侯
 待聘賓而與司儀諸公相為賓之禮略同蓋言乎分則君臣接以情
 則賓主故禮與饗食亦擬諸侯相朝之禮車逆出大門或隆或殺固
 各有當也互詳齊僕疏云齊僕為之節者賈疏云以齊僕云朝覲宗
 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亦是敵禮故鄭

此卽取之爲證也云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軹與者疾亦當作侯此並謂立位與車東西相當也鄭以此上公以下位並卑者在前尊者在此後以此例之經雖無王立所當明文要必校公差後故以意補之軹本爲輿前後四面材之通稱王所立既在車軹後則宜專據後軹爲節考工記總敘注亦云軹輿後橫木也案軹人注云軹軹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此車後軹至前衡之全度也今王立當後軹上公當車軹正直車隧之中前於後軹二尺二寸也侯伯當前侯與軹相切前於軹二尺二寸強也子男當前衡直軹前端則前於侯幾一丈矣此並就車前後約分此數節其進退差度不必正均也又案公食大夫注謂賓至大門外下行車還立於西方賈彼疏謂立於西方鄉外據賈說則還車外鄉軹衡內外前後亦互易若然車立處蓋亦視爵之尊卑爲遠近故子男立近外而步數則少公立在內而步數則多與云廟受命祖之廟也者謂文王廟也賈疏云此約覲禮覲在文王廟故覲禮云前朝皆受舍于朝注云受舍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受朝聘於先君之祧故知王受覲在受命祖廟在文王廟不在武王廟可知案鄭意當如賈說聘禮說諸侯受聘於廟云不腆先君之祧旣拊以俟矣注云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鄭蓋以聘禮推之謂天子受覲亦當在祧而守祧注謂先公遷主藏后稷廟先王遷主藏文武廟二王受命文先於武故凡行禮皆在文王廟今考祧廟散文通稱聘禮旣不必正指二祧而文武世室亦與祧不同若云上尊則文王之尊不得逾后稷鄭說殆不甚塙金鶚謂天子受覲當在大祖后稷廟此與諸侯受朝聘在始祖廟正同其義較鄭爲長也云饗設盛禮以斂賓也者春人注云饗禮兼燕與食國語魯語云饗養上賓案斂食之禮有三曰饗曰食曰燕惟饗最盛大司樂及仲尼燕居坊記並謂

之大饗詩小雅彤弓箋云大斂賓曰饗孔疏云饗者烹大牢以斂賓是禮之大者故曰大斂賓曰饗謂以大禮斂賓獻如命數設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其禮盛也案互詳酒正疏云問問不恙也者說文口部云問訊也心部云恙愿也司儀注說問君問大夫之辭皆云不恙顏師古匡謬正俗引風俗通云無恙俗說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曰無恙謹案易傳上古之世州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噬人心故俗相勞問者云無恙非為病也案應說不經不足據也此據朝賓來時在道有問禮其去時則無又問禮輕當殺以勞覲禮聘禮皆無文蓋略之也云勞謂苦倦之也者爾雅釋詁云勞勤也以賓方在道路故敘其遠來之苦倦以慰勞之亦來有去無也云皆有禮以幣致之者賈疏云按聘禮勞以幣覲禮使人以璧璧則兼幣是有幣致之也案璧帛通謂之幣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鄭彼注云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然則勞諸侯用璧無束帛與聘禮勞使以束帛異賈云璧則兼幣失之云故書裸作果者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再果裸亦作果與此故書同鄭司農云車軹軹也者段玉裁云此注有誤字當云車軹也乃合如今本則不可通矣大馭注云軹謂兩轡也少儀注云軹與軹於車同謂轡頭也皆以此軹別於輿人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之軹案段說近是云三享三獻也者牛入注云享獻也享本為祭享字引伸之為下獻物於上之稱覲禮賈疏云三享在庭分為三段一度致之張惠言據聘禮注難賈云鄭於事畢云三享訖謂三享皆訖乃為事畢則三享三度致之案張說是也覲禮經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彼四為三之誤皆之云者即非一度之辭也云裸讀為灌者先鄭意宗廟之裸為灌祭故字从示作裸賓客之裸字當為灌說文示部云裸灌祭也許說與先鄭正同後鄭則謂裸灌義同宗廟賓客字並為裸與先鄭及許異故此職注先鄭皆作灌後鄭皆作裸分別甚明而

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則云裸之言灌也於賓客贊裸注不云
灌為灌足明後鄭皆從裸矣云再灌再飲公也者投壺云奉觴曰賜
灌注云灌猶飲也云而酢報飲王也者酢正字當為醋說文酉部云
醋客酌主人也酢醖也經典多以酢為醋爾雅釋詁云酬酢侑報也
詩小雅彤弓箋云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
謂之醕此禮賓王為主人故獻賓之後賓又報飲王亦謂之酢凡酢
用玉爵故大宰云大朝覲會同贊玉爵注云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
是也又案左傳莊十八年云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僖二十
五年二十八年兩傳說晉文公朝王亦並有享醴命宥之文國語晉
語載其事作王饗禮命公酢侑王引之謂酢即醴命宥之文國語晉
侑同訓命侑即命酢也其說甚瑯蓋凡朝享後之受禮與饗公侯伯
皆得與王相酢侑號公晉侯謙不敢當盛禮故必王命之乃酢左傳
所云與此經可互證也云舉舉樂也者左昭十七年傳云三辰有災
君不舉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云不舉去樂也先鄭蓋本左氏說其
實非也經典飲食禮凡單言舉者皆謂盛饌凡言不舉者皆謂去盛
饌不當以舉樂為舉詳膳夫疏賈疏云案襄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將
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後鄭易之以為舉牲體者但此經食禮九
舉與饗禮九獻相連故以食禮九舉為舉牲體其實舉中可以兼樂
以其彼傳亦因舉食而言也案後鄭破先鄭說九舉七舉五舉為舉
牲體則不兼舉樂賈說非後鄭意云出入五積謂饋之芻米也者饋
釋文作餽云本又作饋蜀石經亦作餽盧文弨云饋字是說文饋餉
也又吳人謂祭曰餽詒讓案後注積亦有牢禮此但云芻米者積以
芻米為主也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柱地者者賈疏云謂若
輶人輶深四尺七寸軾前曲中是也惠士奇云前疾疾當作侯論語
鄉黨邢疏引周禮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又小雅蓼蕭孔疏
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侯古文侯作侯相似易亂故前侯

訛為前疾賈疏不詳莫能辨正俗本傳誤久矣又案說文引周禮作前軌云軌車軾前也考工記軌前十尺謂軾前曲中下垂柱地如人之頸故謂之侯侯猶胡也故鄭注訓為胡以其在軌前故曰前侯古音侯讀為胡水經汾水注中都縣胡甲山山有胡甲嶺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古侯與胡通侯甲通為胡甲故前侯注為前胡段玉裁云說文車部引周禮立當前軌前軌者前乎軌也亦以在軾衡之中為節蓋故書作侯杜衛賈容有不得侯字之說易為軌者而許從之惟司農得其說不易字所謂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也王宗淶云侯與胡同胡牛顛之下垂者軌前之轡上穹其後有似下垂之胡故謂之胡侯以同音通借案惠校致塙段王及江永戴震李倬說並同鄭珍亦謂侯即喉胡即轡人之頸說皆精覈蓋說文肉部云胡牛顛垂也口部云喉咽也顛與咽同在頸乘車曲軌出軌前者亦通謂之頸頸曲中隆起兩端下垂後端當軌前端持衡此前侯遠於衡則專謂頸後端與前軌之木正相切之處也凡車駕時侯距地三尺有三寸舍車則侯正樁柱於地若獸垂顛故云前胡下垂柱地者此與說文胡為牛顛垂之訓正合凡乘車由轡與大車直轅異先鄭云轅者散文通也至說文引作前軌則由所據本異抑或經師異讀皆未可定軌為輿下三面材前胡雖適當軌前然輿轡異材前軌之義不可通於前侯也云玄謂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者唯舊本並作惟今據蜀石經正與觀禮合此皆觀禮文彼文三作四鄭注云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案觀禮注說三享所用並據禮器大饗章文彼注謂禘祭先王諸侯所貢鄭意蓋謂朝

覲三享與彼同凌廷堪云覲禮注說非也聘禮記凡庭實皮馬相閒可也言有皮則以皮有馬則以馬即覲禮唯國所有之義觀下文但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不云他物則三享皆皮馬無他物可知聘禮享庭實云皮私覲庭實云馬覲禮享庭實亦云馬皆互見也至於禮器云大享其王事與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指饗食燕之饗禮而言故有三牲魚腊籩豆之屬非謂朝禮之享也案凌氏謂禮器大饗即饗食燕之饗與禮器注異其說亦通但三享庭實經雖唯有皮馬然仍有獻諸珍異之禮後文之六貢即朝覲之享獻周書王會所云方物即會同之享獻也鄭謂三享有龜金之等於義無迂惟三牲魚腊等乃祭饗之饌具朝覲會同之享必無此等禮器之文究不能盡通於朝享耳互詳後疏引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者事舊本並作士今據蜀石經正此亦大戴禮記朝事篇文引之者證庭實惟國所有也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者賈疏云按覲禮行朝訖乃行享此經冕服九章以下唯言享不見朝禮故鄭言之云不嫌有等者朝在路門外正君臣尊卑之禮不嫌有九十七十五十步之差等相迎之法故云不嫌有等也詒讓案鄭意蓋據曲禮推之謂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經唯云廟中將幣三享無朝於朝之文故謂將幣即受享於廟司儀注會同將幣亦以將幣為享實則將幣即受玉乃朝覲之正禮與三享為二四時常朝並受摯於廟經云將幣未嘗不言朝也鄭說失之詳前及大宗伯疏又此經冕服九章建常九旒及擯介人數朝位賓主之閒步數亦並朝禮賈謂唯言享不言朝亦非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者司儀注云禮謂以鬱鬯裸之也謂朝享禮畢王禮諸侯猶聘禮聘享禮畢主國之君以禮禮賓也郊特牲云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又禮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鬱鬯司儀注謂即朝禮畢賓賓然則五等諸侯自相朝朝畢禮賓亦用鬱鬯凡賓主行禮畢主人用醴待賓謂之禮

此用鬱鬯與用醴同故亦稱禮也。覲禮禮畢王無禮侯氏之事者蓋文不具引鬱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者彼賓客裸事即指此上公再裸等故引以證禮賓用鬱鬯之事云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裸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者禮者蜀石經作禮公者案以後注校之疑當有公字大宗伯云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注云載為也果讀為裸代王裸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為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此宗伯攝酌圭瓚而裸之事又內宰贊后之事云凡賓客之裸獻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為賓客者裸之禮亞王而禮賓此亞王禮賓之事知亦宗伯攝者祭統載祭大廟之禮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注云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彼宗廟之禮夫人親裸有故則宗伯攝裸此王禮上公王不親裸宗伯攝之則后亦不親裸宗伯攝之可知王一裸后亞裸是所謂再裸也賈疏云王與后皆同拜送爵者恭敬之事不可使人代也秦蕙田云饗禮之裸經無明文以禮賓之節推之上公九獻則王一獻后亞獻皆裸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則惟王裸而已記云獻之屬莫重於裸大饗者賓客之大禮其十二獻九獻七獻與事神同亦必有裸明矣周禮所載賓客之裸事注疏皆以禮賓當之而不及大饗似尚未備孫希曰云賓客之饗亦有灌有獻有酌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此自灌至酌之獻數也案秦孫說是也凡裸亦通謂之獻故祭統以裸為獻之屬內宰亦云裸獻是也此王禮賓再裸一裸裸後別無獻酒饗賓則裸獻兩有凡九獻者再裸後有七獻七獻者一裸裸後有六獻五獻者一裸後有四獻是獻者咳裸而言之此經於饗不云裸者亦以裸獻通言不別也詳內宰及前疏云再裸賓乃酢王也者明與饗燕常禮異也凡常禮備二獻者主人初獻畢賓即酢主人再獻則再酢此王裸禮者公二獻訖後公始酢王是賓不酢后故有再裸而無再酢也云

禮侯伯一裸而酢者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已不酢王也者爵彌卑則禮彌殺於侯伯無后裸仍得酢王於子男王又不受酢也云不酢之禮聘禮禮賓是與者以彼賓亦不酢主君也賈疏云聘禮禮賓用醴子男雖一裸不酢與聘禮禮賓同子男用鬱鬯不用醴則別約同之故云與以疑之也云九舉舉牲體九飯也者公食大夫禮無舉牲體文今以祭禮攷之少牢饋食禮云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尸食舉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又食佐食舉尸一魚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骼又食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尸又三飯彼大夫祭禮尸十一飯之節佐食四舉牲體特牲饋食禮士九飯禮略同少牢注云食舉舉牢肺正脊也四舉牢體始於正脊終於肩尊於終始賈特牲疏云食舉謂骨體正脊從俎舉向口因名體為舉又少牢疏云一口謂之飯黃以周云古者飯以手凡禮食有飯數一手謂之一飯手三取飯謂之三飯案賈黃二說並通據少牢特牲經則尸飯佐食所舉牲體外尚有獸魚等又舉牲體數與飯數不同而此注釋九舉為舉牲體九飯者蓋專據初飯舉肺脊胙肩言之不數獸魚等也凡初飯大夫士皆三故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以涪醬注云每飯獸涪以肴濡醬食正饌也褚寅亮胡培翬黃以周並謂每一飯一食舉又據此經差之謂卿大夫當三舉其說是也特牲三飯而侑牲體唯舉正脊少牢七飯而侑則舉脊幹骼矣諸侯以上飯數尤多或備舉脊幹骼肩而侑以此推之蓋公初飯九亦九食舉侯伯初飯七亦七食舉子男初飯五亦五食舉其加飯數無文依祭禮特牲士九飯少牢大夫十一飯鄭有司徹注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彼疏謂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若然則諸侯加飯之數當上公四侯伯六子男八於差次似究未合竊疑祭禮尸飯與食禮賓飯數不必同也云出入

謂從來訖去也者出謂去入謂來也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又云遂行如入之積彼注云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是聘使入出在道總幾積明此五等諸侯來朝禮與彼同若然上公入出總五積侯伯入出總四積子男入出總三積左僖二十八年傳說晉文公朝王云出入三覲杜注云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此出入文例與彼正同可以互證賈疏謂不謂從來訖去共五積若然來去皆五積依其說則是上公有十積侯伯有八積子男有六積與經注義並不合非也詳司儀疏云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者賈疏云掌客積視餼牽餼有米禾芻薪明在道致積有可知案積之陳數詳掌客疏云凡數不同者皆降殺者賈疏云五等諸侯為三等者以依命數為差故也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

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此以君命

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豹皮表之為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不交擯者不使介

傳辭交於王之擯親自對擯者也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與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和之不用鬱鬯耳其

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疏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闕擯者將幣裸酢饗食之數疏者賈疏云按典命上公之國立孤一

入侯伯已下則無故云大國之孤也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衆多下云其他眡小國之君小國之君以五為節今

此亦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荅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

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邪反怪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覲也然則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服總衰於天

子或可有私覲結其恩好但無文耳云出入三積不問壹勞者此明積勞數與小國君同不問則降也勞亦謂近郊勞賈疏云趙商又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卽與小國同宜云視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荅曰三積者卿亦然何獨孤也故不在視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據也然則一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見之若然牢禮卿亦五視小國君五牢同其餘則異按聘禮腥牢無鮮腊醢醢百糗米百筥禾四十車薪芻倍禾按掌客饗饋五牢米八十筥醢醢八十糗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薪芻倍禾有此別故在視小國之君中然則孤聘天子既以聘使受禮又自得禮如是孤法再重受禮矣案賈以聘禮致饗饋多於此眡小國之君之數故謂孤有再重受禮蓋謂以聘使受禮則如聘禮以特見再受禮則如掌客所云竊謂孤既爲聘使自當如聘禮所謂眡小國之君者不必關致禮之米禾薪芻等經偶未別白言之耳恐不當如賈所說也云朝位當車前者亦降於小國君也孤禮王當無車迎此謂大門外陳擯介時孤下車立於車前之東邪距車衡當閒數尺不正當衡前也云以酒禮之者王既受幣及享畢乃以齊酒禮孤孤亦不酢王也注云此以君命來聘者也者以孤無特來見法故知奉君命來聘也聘謂大聘大聘使卿孤卽冢卿也鄭意小聘使大夫非孤所使云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執束帛而已者摯舊本並作贄釋文云摯本又作贄蜀石經與釋文同今據正贄卽摯之俗詳大宗伯疏賈疏云若行正聘則執球圭璋八寸以行聘何得執皮帛也但侯伯已下臣來直行公使執圭璋無此更見法以大國孤四命尊故天子別見之也案宗伯云孤執皮帛故云自以其贄見執皮帛而已案賈述注亦作束帛而疏云皮帛者兼取下注爲釋也聘禮賓奉束錦以請覲彼注云不用羔因使而來見非特來是凡因使而來不得自以其摯見此孤尊則雖因使而來聘享正禮既畢仍得自以其摯見是私覲之外別有此特見之禮故

鄭志荅趙商云非私覲也云豹皮表之爲飾者賈疏云宗伯注云天
子之孤飾贄以虎皮公之孤飾贄以豹皮也云繼小國之君言次之
也者說文糸部云繼續也謂亞次繼續其後少國之君卽子男也典
命說諸侯之適子云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又云公之孤四命以皮
帛繼小國之君注云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
也然則孤次子男者亦謂見子男禮畢後孤乃見其位則自在卿大
夫之列不與子男同位也蓋孤雖貴亦是諸侯之臣故與諸侯之子
女子男後同而位則異云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者謂先見之國
事畢次國乃前明孤繼小國之君亦謂小國之君禮畢而後孤前也
其會同之禮則衆國同見與此禮異云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於
王之擯者於舊本並作于今依蜀石經正賈疏云則諸侯行交擯者
使介傳於王擯傳而下又傳而上是也詒讓案此孤與子男禮五介
王三擯並以次列之但不傳辭凡王於來朝諸侯則交擯於來聘孤
卿以下則旅擯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此不交擯卽旅擯也詳司儀
疏云親自對擯者也者賓親自對上擯也賈疏云則聘禮賓來在末
介下東面上擯亦至末擯下親相與言者是也案賈據聘禮注義今
依彼約之當亦擯者出請事之時賓出次直闈西北面上擯在闈東
闈外西面相去五十步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
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
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
告於王也云廟中無相介皆入門西上而立不前相禮者聘之介是
與者謂介雖入廟而不相禮也賈疏云案聘禮賓行聘之時擯者納
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
是介入廟門西上不相者也案賈亦據聘禮注義司儀說諸公之臣
相聘將幣之禮亦及廟唯君相入然則孤特見王孤相不與孤俱入
但絕行在後王相則隨王入也云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者以酒正

五齊尊於三酒嫌經云酒是三酒故釋之坊記云醴酒在室是醴齊亦通稱酒也賈疏云案聘禮禮賓用醴齊明此亦用醴齊對文三酒五齊別通而言之齊亦名酒故云齊酒也云和之不用鬱鬯耳者對前五等諸侯裸用鬱鬯此禮孤用醴則不和鬱亦不用秬鬯也云其

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主之闕擯者將幣裸酢饗食之數者賈疏云比其他中之數一準上子男禮中即孤之所用者也若然子男用鬯裸孤用醴今得入其他中者裸據小國君而言以其孤用醴醴之

酢子男裸亦不酢不酢同故舉小國君裸而言不謂孤用裸也詒讓案孤特見亦旅擯故賓主之闕步數亦視子男也樂記孔疏云凡饗禮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並依命數其臣介則

孤同子男卿大夫略爲一節但三獻則天子諸侯之士同壹獻故昭六年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得貳不過

三獻是其事也但春秋亂世之法或有大夫五獻者故昭元年鄭伯享趙孟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是亂世之法也或以鄭以公孤之禮

享趙孟故五獻也案孔說是也士冠禮注云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孔即本於彼左昭元年杜注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與此經及

鄭義並不合不可從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

之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闕也其餘則自以其爵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

聘之數也朝位則上公七十步疏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則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

以下者賈疏云各下其君二等則五等諸侯據上文三等命而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卿自各下其君二等若公之卿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也云及其

大夫士皆如之者賈疏云大夫又各自下卿二等士無聘之介數而言如之者士雖無介與步數至於牢禮之等又降殺大夫大行人首

云以九儀注云九儀謂命者五爵者四爵者四中有士故於此連言士其於此經介與步數則無士也注云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者

亦上孤而言謂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士則為介云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賓主之閒也者以二者皆不依命數也此亦謂旅擯時有

陳介及朝位賓主之閒步數公食大夫記注云卿大夫之位當車前則與孤立處同唯賓主之閒步數當以次遞減耳金鶚云公執桓圭

以下及擯者五人以下卿皆不得下其君二等故知指介與賓主之閒言之云其餘則自以其爵者謂瑞摯車服等各自依其爵之命數

不視其君之禮為降殺之差也云聘義曰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謂使卿之聘之數也者鄭彼注亦云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

也以上文朝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聘義此文各差二介故知是使卿聘下君二等聘禮有五介禮器又云大夫五介五牢鄭

彼注並以為侯伯卿大聘之禮是也云朝位則上公七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與者亦謂使卿聘之數也聘禮注義同賈疏云大

夫下卿二等按聘禮云小聘使大夫其禮如為介三介彼侯伯之大

夫三介則亦三十步若上公大夫五介五十步子男大夫一介一十

步可知鄭不言者舉卿則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

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

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

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

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要服蠻服也此

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方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祀貢者犧牲之屬故書嬪作頻鄭司農云嬪物婦人所為物也爾雅曰嬪婦也玄謂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絲纈也材物八材也貨物也疏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者此辨六服諸侯見王龜貝也疏遠近疏數之法也依此經則侯服比年朝甸服二年四年

六年八年十年朝男服三年六年九年朝采服四年八年朝衛服五年十年朝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六年服從王巡守此蓋周之正法而經傳言朝覲年數舛異特甚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左昭三年傳子大叔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

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鄭王制注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是依左氏為說也然左傳又有十二年四朝之說昭十三年傳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

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杜注云歲聘三年而一朝六年而一會十二年而一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岳之下此與昭三年傳文又自相違迂王制孔疏云按左傳文三年聘五年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

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者按尚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闕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按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為

虞夏制法諸侯四朝分為四部四年乃徧摠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按鄭注尚書四方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按鄭注尚書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則非五年乃徧又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熊氏之說非也按春秋文十二年左傳

周禮王制卷第七十一

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按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
 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荅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
 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闕而朝天子其
 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志之言
 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闕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
 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
 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如
 鄭之意此爲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禮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
 與鄭志乖者以羣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連言夏其
 實虞也按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闕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
 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賈逵服虔皆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
 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
 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闕入聘四
 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按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
 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
 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闕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強盛
 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鄭以歲聘闕朝文無所出不用其義
 也孫經世云朝禮虞時蓋分諸侯爲四部部各一歲四歲而周至周
 則分諸侯爲六部部各升降一歲六歲而周周以四歲者合之巡守
 之歲共五歲統四部計之則爲五載四朝堯典所言是也自各部計
 之則爲五年一朝王制所言是也王制與堯典同一巡守之期卽一朝
 期固無可疑也周以六歲者統六部計之則六歲中爲朝共十有四
 自各部計之則六歲中爲朝共十有四自各部計之則六歲中爲朝
 或六或三或二或一大行人所云是也要服視虞較疏而侯甸等視
 虞加密案孫氏參合堯典王制之義近是攷公羊桓元年何注云王
 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政故卽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

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徐疏云五年一朝虞傳文
又北堂書鈔禮儀部引白虎通云朝者見也五年一朝備文德明禮
儀也此及孔氏引孝經注並與王制說同又國語魯語曹劌曰先王
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韋注亦引王制爲說據徐彥引書傳
則伏生固以五年一朝釋羣后四朝足證孫氏謂王制爲唐虞法之
說孔引鄭駁異義說以五年一朝爲春秋以後霸主之制而謂十二
年四朝之法與各經並不合鄭亦不能定其爲何制左傳疏強爲之
說謂周公成王時自有此二法復謂大行人歲壹見者是遣使貢物
非親朝又以大宗伯時見曰會卽再朝而會殷見曰同卽再會而盟
並鑿空皮傅不可依據其僞古文書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僞孔傳
云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此又勦左昭十三年傳文而
改六年一會爲六年一朝尤馮虛妄作不爲典要者也管子幼官篇
云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
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
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彼蓋約舉男衛
二服朝會年數言之與此經義得通也云其貢祀物者賈疏云此因
朝而貢與大宰九貢及下小行人春入貢者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
也大宰四曰幣貢此中無幣貢者因朝而貢三享中已有幣故不別
貢幣也大宰歲歲常貢此依服數因朝而貢數既有異時又不同故
彼此物數不類也詒讓案此六貢皆因朝而貢蓋於將幣三享後獻
之亦以玉致之故大宰謂之玉獻三享謂正禮貢獻爲加禮故觀禮
無文詳大宰疏注云要服蠻服也者職方氏九服之制自衛服以
前文並與此同惟此要服彼作蠻服大司馬九畿亦作蠻畿故特釋
之書禹貢亦云要服爲孔傳云要束以文教國語周語云蠻夷要服
韋注云蠻蠻圻夷夷圻也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要者要
結好信而服從也又謂此經以蠻服爲要服猶國語以邦畿爲甸服

皆為沿古名是也云此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方七千里者
 邦畿千里王城居其中面五百里益以六服各五百里是三千五百
 里也兩面并之為相距方七千里大戴禮記朝事篇云是故千里之
 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
 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
 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
 歲一見案彼據距王城一面言之故以侯服為在千里之內餘義並
 與此經合周畿服之制詳大司馬疏云公侯伯子男封焉者賈疏云
 對彼蕃國惟有子男無五等也云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
 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按馬
 氏之義六服當面各四分之一假令東方侯服四分之一東方朝春南方
 宗夏西方覲秋北方遇冬南方侯服亦然西方北方皆然甸服以外
 皆然是以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言入覲以其在北方當方分之在西
 畔故云覲鄭荅志云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若然鄭不與馬
 同觀此注似用馬氏之義者鄭既不與馬同今所解云四方各四分
 者謂四方諸侯六服服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據王城東方或
 宗夏據王城南方或覲秋據王城西方或遇冬據王城北方案賈述
 馬義與詩大雅韓奕孔疏引馬說不同未知孰是經云見者並以諸
 侯見王為文大宗伯四時朝覲並云見義與此同王制疏謂此經因
 貢而見不必皆君自朝非也依鄭此注義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
 蓋謂四方之中每一方各別四分之一四時迭來與賈所述馬說亦本
 不異韓奕疏引賈逵說謂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趨四時助
 祭趨趣字通此注即本賈景伯義蓋賈馬鄭三君說正同賈疏謂鄭
 不同馬義非也互詳大宗伯疏云祀貢犧牲之屬者大宰九貢祀貢
 先鄭注亦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後鄭與彼義同云故書嬪作頻者
 徐養原云大宰嬪貢故書作賓此嬪物故書作頻故司農各為一義

又案頻卽濱字說文有頻無濱頻嬪聲同故借頻爲嬪王引之云大
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嬪亦當讀爲賓祀物祭祀之事
所用之物賓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頻物頻卽賓之借字
漢書司馬相如傳仁頻并閭顏注曰仁頻賓根也頻字或作賓說文
曰頻水厓人所賓附是頻與賓同聲而通用也鄭司農乃誤讀頻物
爲嬪物以爲嬪物婦人所爲物後鄭因以絲枲當之豈知大行人之
其貢頻物卽大宰之賓貢乎案王說是也互詳大宰疏鄭司農云嬪
物婦人所爲物也者從今書作嬪釋之謂女工所作帶繡諸物也大
宰九貢嬪貢先鄭從故者作賓貢釋之與此義異彼注爲長引爾雅
曰嬪婦也者釋詁文證婦人所爲名嬪物之義云玄謂賓物絲枲也
者增成先鄭義大宰嬪貢注義亦同云器物尊彝之屬者賈疏云按
大宰云器貢先鄭以爲宗廟之器後鄭易之以爲器貢銀鐵石磬丹
漆不從先鄭此云器物後鄭以爲尊彝之屬與彼先鄭同者彼是歲
之常貢不合有成器故破之此乃因朝而貢得貢成器故爲尊彝解
之知因朝得貢成器者見昭十五年六月大子壽卒秋八月穆后崩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王責之
分器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
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以此知因朝得貢成器案後鄭此
注與大宰注異此注爲長大宰九貢器貢亦是成器賈說不足據云
材物入材也者大宰九職云百工飭化入材先鄭注以入材爲珠象
玉石木金革羽九貢材貢後鄭注云纁韎栝柏篠簜也專據木材者
彼注以珠入游貢石入器貢金入貨貢與此注不同也云服物玄纁
絺纈者者大宰九貢服貢注云服物絺紵也此云玄纁絺纈者禹貢
荊州厥篚玄纁豫州厥篚織纈故增之云貨物龜貝也者大宰九貢
貨貢注云貨貢金玉龜貝也上注入材已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
有金玉故不復數諸貢物並詳大宰疏

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擊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春秋傳曰杞伯

也以夷禮故曰子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為擊則蕃國之君無執

玉瑞者是以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所貴賓見傳九州之外謂者若犬戎獻白狼白虎是也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之蕃國世壹

見者見六服以外無分年來朝及貢物之法也管子幼官篇云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與此經同國語周語韋注因祭公謀父曰蠻夷

荒服謂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與此經不合不足據注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者謂距王城三千五百里之外至五千里也職

方氏九服蠻服以外有夷鎮藩三服大司馬九畿同此總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此蕃國即職方外三服也蕃亦取藩屏之義當如職

方氏藩服字作藩蕃藩之借字玉藻云其在邊邑曰蕃屏之臣某注云邊邑九州之外即謂蕃國也亦謂之四塞明堂位云四塞世告至

注云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是也亦謂之四海詳布憲疏引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者鄭彼注云

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

同名曰子案依曲禮說則夷服以外蕃國地雖大小不齊爵則皆無過子管子事語篇云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管子

所謂負海子男蓋據四衛及四海蕃國言之依彼說則遠服小侯爵地並減與曲禮說微異未知孰是又引春秋傳曰杞伯也以夷禮故

曰子者左傳二十七年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杜注云杞先代之後而近於東夷風俗雜壞言語衣服有時而夷故杞子卒傳言

其夷也案彼傳無杞伯也之文鄭據桓二十七年經云杞伯來朝補之引此二文證蕃國無公侯伯等也云然則九州之外其君皆子男

也者此亦補曲禮義明兼有男也曲禮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
某人於外曰子注云謂戎狄子男也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詩小雅
蓼蕭敘箋云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孔疏云大者曰子
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驪戎男是也賈疏云案書序武王既勝殷巢
伯來朝注云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夷狄得稱伯者彼殷之諸侯
與周異也云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者父死
子立上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並有以字後注云父死子立曰世賈疏
云此經世中含二父死子立須得受王命故須來新王即位亦須來
故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四夷皆在四門之外周公攝位與新
王同況成王新即位也案賈說是也國語周語祭公謀父曰荒服者
王又曰終王韋注云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祭公又曰
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韋注云大畢伯士犬戎
氏之二君終卒也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寶來見王也此荒服父
死子立有來見之禮之證云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則蕃國之君無執
玉瑞者者謂不得如九州之內五等諸侯執圭璧為瑞也左襄十四
年傳戎子駒支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
是小行人六瑞六幣之等不達於蕃國故王制注云春秋傳曰禹會
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為中國耳即此義也
云是以謂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者據小行人有小客是蕃國之臣
知蕃國之君為小賓也云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者國語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
白鹿以歸韋注云犬戎西戎之別名也在荒服之中白狼白鹿犬戎
所貢引之者證禽獸亦得為貴寶云其餘則周書王會備焉者王會
周書第五十九篇記成王會諸侯獻物之事其序云周室既寧八方
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所貢貴寶若稷慎大塵穢
人前兒之類名數甚多故不備引此九州之外所獻貴寶即懷方氏

所謂致遠物也與上六服有貢異然通而言之亦得謂之貢國語魯語云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是夷狄獻物亦得稱貢之證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

存三歲徧規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

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

二歲王巡守殷國撫猶安也存規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所謂問也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也屬猶聚也自五

歲之後遂闋歲徧省也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故書協辭命作叶詞命鄭司農云象胥譯

官也叶當為汁詞當為辭書或為叶辭命玄謂胥讀為諧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

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為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云謂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瞽

樂師也史大史小史也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曰百名以上至十一歲又徧省焉度丈尺也量豆區釜也數器銓衡也法入法也則

八則也達同成脩皆謂齎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僭踰者也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觀東后是也其殷

國則四方四時疏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此並以王下撫邦國分來如平時為文云歲徧存三歲徧規五歲徧省者大戴記存

作在規作眺聲義並同以下至十一歲達瑞節等並卿大夫奉王命閱歲而一行者也云成牢禮者謂平均待賓客之牢禮即宰夫云凡

朝覲會同賓客牢禮之灋是也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者此為王親行至邦國之事凡王不巡守乃有殷國殷國與巡守不並行此經

兩舉之者明或巡守或殷國惟王所行無定法也十二歲一巡守者
通典吉禮引崔靈恩云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案古書多言五歲

一巡守者乃虞制故書堯典云五歲一巡守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
守鄭彼注云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

則十二歲一巡守白虎通義巡守篇云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大煩也
過五年為大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

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此並據虞制與此經年數異公
羊隱八年何注以五年巡守說周制誤也王制孔疏又引鄭志荅孫

皓謂夏殷六年一巡守未知墻否注云撫猶安也者說文手部云
撫安也撫即撫之隸變云存規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者對巡守

為王親至侯國也規亦與前殷規為諸侯使臣於王異說文子部云
存恤問也爾雅釋詁云在存省視察也又云規視也廣雅釋詁云省

視也三者訓義略同隨事立名耳云所謂閒問也者謂三者通為閒
問以其皆閒歲一舉也賈疏云即上文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者也

云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也者王十二年六服朝貢既更迭而徧
巡守殷國之事又畢故於次年更端復始也其新王即位則當以元

年為始公羊閏二年何注云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大宗伯
注說一服朝亦以元年為始是也云屬猶聚也者州長注同云自五

歲之後遂閒歲徧省也者賈疏云但經一歲與三歲五歲云存規省
至七歲九歲十一歲不云省不言者以五歲已言省義可知故直見

其事意也是以鄭皆連省而言也云七歲省而召其象胥九歲省而
召其瞽史皆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者此謂行人召侯國之象胥

瞽史來至王國則於王宮內為次舍聚而教習言語辭命書名聲音
之等也漢書食貨志說孟春行人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

天子方言劉歆與揚雄書亦說周道人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僮謠
歌戲道人即行人也彼雖非七歲九歲省邦國時事然亦行人諭言

語協辭令諭書名協聲音之一端矣方苞孔廣森並謂象胥瞽史皆
 王官使至其國而屬諭之不聚於天子之宮亦通云故書協辭命作
 叶詞命者段玉裁校改叶為汁阮元云釋文亦作叶又春官大史注
 云故書協作叶與此注相應案段阮校是也詳後鄭司農云象胥譯
 官也者說文言部云譯傳譯四夷之言者象胥云掌蠻夷閩貉戎狄
 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是譯官也云叶當為汁詞當為辭書
 或為叶辭命者蜀石經或為上有亦字段玉裁校改叶當為汁為汁
 當為叶云協見大史辭見大祝兩當為皆當作讀為聲類皆同也司
 農必易汁為叶易詞為辭者叶辭義較親切也徐養原云叶汁見大
 史說文司部詞意內而言外也辛部辭訟也从鬲鬲猶理辜也鬲理
 也是言詞作詞辭訟作辭截然二字故書叶詞命原未嘗誤杜子春
 注大史曰叶協也書亦或為協或為汁蓋漢時詞辭已通用司農意
 在曉俗不暇考證字體也凡注內言當作某者多類此案段徐說是
 也凡注例云書或為某者或本之字多與所讀之字正合此注云書
 或為叶辭命明故書作汁詞先鄭讀為叶辭也至叶汁二字聲類雖
 同而叶即協之重文汁則為協之借字義甚疏遠儻故書本作叶先
 鄭讀為汁則是舍義近之叶而就義遠之汁例不可通足知其誤協
 大戴禮記朝事篇作計王引之謂亦汁字之誤云玄謂胥讀為誦者
 天官敘官注同段玉裁云說文言部曰誦知也大宰序官注亦云胥
 讀為誦謂其有才知為什長秋官序官注不言讀為誦而此言之者
 互見也引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者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
 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者欲釋文作慾云本多作
 欲蜀石經作嗜欲與禮記同俗本並作嗜慾嘉靖本上作者欲下仍
 作慾蜀石經二字並作欲今據正案者即嗜之段字慾則欲之俗體
 也鄭以王制分方立名此總名為象故引彼文而釋之並詳序官疏
 云此官正為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因名通言語之官為象

胥云者越上蜀石經有南字名字舊本並脫今據蜀石經及宋大字
本補後漢書馬融傳李注引此注並與蜀石經同通言語者通達異
方言語之謂御覽四夷部引尚書大傳云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
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言此者
明四方之中獨取南方名官之意敘官象胥注云周之德先致南方
是也云謂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者謂訓有才知天官敘官注義亦同
云辭命六辭之命也者大祝六辭一曰祠二曰命先鄭彼注云祠當
爲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爲命禘謀草創之後鄭云一曰嗣者交
接之辭此注蓋謂辭命即大祝之二曰命以其爲六辭之一故曰辭
命與彼一曰祠讀爲辭者不相涉也云警樂師也者春官敘官注云
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此瞽亦兼大
師小師等而言與樂師來瞽專據瞽矇者小異必屬瞽者將以聽聲
音也云史大史小史也者二官爲衆史之長屬之者將以諭書名也
云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者外史注義同引聘禮曰百名以上者聘
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彼注亦云名書文也今
謂之字此引之者證書字古曰名也云至十一歲又徧省焉者承上
注九歲省後闕一歲至十一歲則又徧省而脩達瑞節等五事也云
度丈尺也者內宰注同云量豆區釜也者釜黼之借字考工記攻金
之工注同豆區釜見左昭三年傳詳內宰疏云數器銓衡也者廣雅
釋器云稱謂之銓文選褚淵碑文李注引韋昭漢書注云銓稱鍾案
銓卽權也合方氏同其數器注亦釋爲權衡凡五權五量五度通爲
數器此及合方氏並以度量與數器分舉故知數器惟據銓衡言也
云法入法也則入則也者法亦注用今字也賈疏云據天宰云入法
治官府入則治都鄙諸侯國有都鄙官府以此法則治之故須脩之
云達同成脩皆謂齎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者廣雅釋詁云達通
也脩治也說文曰部云同合會也下又訓成爲平四者訓義小異同

為齊等之言齋法式行至謂王使齋諸法式至諸侯國考校齊等之
 賈疏云經瑞節度量牢禮數器下至法則等入者皆天子法式之等
 當豫脩治使輕重大小方圓皆正然後將以齊諸侯器物故云行至
 則齊等之云成平也者調人注同云平其僭踰者也者僭踰若左哀
 六年傳吳徵魯百牢之類賈疏云若牢禮云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依
 上文及掌客多少皆有常不得僭上故云平其僭踰也云王巡守諸
 侯會者名以其時之方者謂周制與虞制同如春巡守東岳則東方
 諸侯總會餘三時三方亦然不必如朝覲法每方各分趣四時也云
 書曰遂覲東后是也者堯典文偽孔本入舜典彼云歲二月東巡守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
 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
 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
 禮歸格於藝祖用特彼云肆覲東后此引肆作遂者肆遂義同史記
 五帝本紀封禪書漢書郊祀志續漢書律厯志後漢書肅宗紀白虎
 通義巡守篇公羊隱八年傳何注風俗通義山澤篇引書亦並作遂
 蜀石經作肆疑依孔書改公羊徐疏引鄭書注云東后東方之諸侯
 也案書說四時巡守之法王制說亦略同依鄭此注義則周天子巡
 守亦分四時各至當方之岳以朝諸侯歲終而徧書僞周官云六年
 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僞孔
 傳云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
 禮法於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覲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說
 亦與鄭同又書說四時巡守皆以四仲之月周制當亦然依通典吉
 禮引鄭書注義云每歸用特者明祭一岳即歸也白虎通義巡守篇
 亦云巡守所以四時出者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即鄭說所本舜
 典僞孔傳則謂夏自東岳至南岳歷四時徧四岳然後歸二義不同
 而皆有難通未知孰是至通典又引崔氏三禮義宗亦申鄭說而云

唐虞五載巡守一嶽二十年方遍四岳周則四十八年矣則為時尤
疏闊不足據也云其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者此亦誤以殷
國與殷見為一大宗伯注云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蓋殷同
即在王都故仍六服分為四方每方又分四部四時分來如平時朝
觀法也賈疏云謂分四方各逐春夏秋冬如平時若六服盡來即與
平時別也金鶚云諸侯朝觀經典並無分方分時之說至謂殷國亦
分時分方則尤謬夫殷見之禮四方諸侯畢至故有殷名若殷國止
一方來朝何以謂之殷乎天子巡守諸侯隨時分方而朝者一年而
周也今殷國不周行四方止在一處豈有僅會一方而三方不會乎
若謂久淹於外以待諸侯或既歸而復出皆於義無取而空多繁費
有是禮乎若謂亦一年而周所行不遠何必如此稽留乎若謂殷國
在畿內而四方四時分來總不得謂之殷也況殷國必不在畿內乎
案金說足正鄭賈之誤亦詳職方氏疏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

之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云莫敢不來王孟子曰諸侯有王疏凡諸侯之王事者即前會同朝觀

禮賓而見之者大司馬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注云辨別也別尊卑

之位此官與彼為官聯也賈疏云位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等謂

尊卑之等謂冕服旌旗貳車之類皆有等級禮謂牢禮饗燕積膳之

禮以此禮等賓敬而見之也釋文云賓劉云應言擯小行人職同案

賈釋賓為賓敬蓋讀賓如字與劉陸讀異非也小行人云大客則擯
注云擯者擯而見之王即用此文則鄭本讀賓為擯劉陸即據彼注
校此深得鄭指象胥云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
鄭注亦以擯釋賓與此經可互證擯作賓者用借字也詳大宗伯疏
又覲禮郊勞注說諸侯入王大行人有郊勞之事此經不言者文略
詳前疏 注云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者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先鄭注

云入王朝於王也此王事亦謂入王之事詳彼疏引詩云莫敢不來王者商頌殷武篇文鄭彼箋云世見曰王又引孟子曰諸侯有王者毛居正云孟子無此小行人注引春秋傳諸侯有王王有巡守是也傳寫誤作孟子案毛校是也孔繼汾黃丕烈說同今所傳孟子外書四篇其孝經篇有此語蓋即采此注偽作不足據左傳義詳小行人疏引此二者證諸侯朝王謂之王事也 若有大喪則

詔相諸侯之禮詔相左右疏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者宰夫注

見有非常之禍諸侯為天子斬其有哭位周旋擗踊進退皆有禮法須有助而告教之也莊存與云吉禮則射人詔相之注云詔相左

右教告之也者爾雅釋詁云詔相導左右助勸也說文言部云詔告也此詔相諸侯之禮亦謂左右導助教告其禮也 若有四

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贊幣以崇敬也受之

以其事入告王也聘禮曰疏注云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告急者者小司徒云大事謂戎事也此

謂要服以內侯國被兵寇使臣以事來告也小行人云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則此官所掌者為大客可知云禮動不虛皆有贊幣以

崇敬也者贊俗字前注及大宗伯注並作摯當據正各本並誤摯幣亦謂玉帛皮馬之屬以崇敬者所以敬事天子也其邦國相告亦然

左哀七年傳云魯師入邾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是邦國兵寇告急亦用幣之事云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者明諸侯使臣

不得親告王必由大行人以達故大行人既受其幣又聽其辭乃以其來告之事入告於王也左襄二十一年傳云欒盈過於周周西鄙

掠之辭於行人事亦略同引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者彼注云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

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引之者證彼云有言即此聽其辭彼云東帛即此受其幣也賈疏云彼雖是諸侯自相告告天子亦然故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聘曰問殷中

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農說殷聘禮以疏凡諸侯之邦交者謂侯國君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臣交接往來之事大戴禮記

朝事篇作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似古讀爲凡諸侯之邦絕句交字屬下歲相問爲句案此云凡諸侯之邦交猶司儀云凡諸侯之交自是以邦交總目問聘朝三事大戴記似西漢禮家誤讀抑或傳寫譌衍不足取證賈疏云謂同方嶽者一往一來爲交謂己是

小國朝大國己是大國聘小國若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故司儀有諸公諸侯皆言相爲賓是也但春秋之世有越方嶽相聘者是以秦使術來聘吳使札來聘時國數少故然非正法也云歲相問也殷相聘也者聘義云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鄭彼注云比年

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彼說與此經同云世相朝也者諸侯相朝年數春秋家說與此經差異左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此謂五年再朝也又昭十三年傳說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閔朝再朝而會杜注謂三年一朝六年一朝孔

疏引釋例謂兼諸侯朝天子及自相朝此謂三年一朝六年再朝也又昭三年傳說晉文襄令諸侯三歲聘五歲朝國語魯語亦謂先王制諸侯五年一朝朝此並謂五年一朝也三者之文舛互不合文十五年孔疏爲之說云諸侯之邦交者將以協近鄰結恩好安社稷息

民入土宇相望竟界連接一世一朝疏闊大甚其於閒暇之年必有相朝之法周禮言世相朝者以其一舊一新彼此未狎於此之際必

須往朝舉其禮之大者不言唯有此事五年再相朝正是周禮之制
 周禮文不具耳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以五年再朝往來大數更
 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所以說諸侯也昭十三年歲聘闕朝是周之
 諸侯朝天子之法沈氏以為諸侯五年再相朝及昭十三年皆為朝
 牧伯之法以闕朝以講禮與再朝而會是三歲之朝與六年之朝大
 率言之是五年之內再相朝也但魯非曹之伯國而沈云朝牧伯之
 禮又昭十三年朝盟主之法亦無明證沈氏之言未可從也案王制
 孔疏引鄭志說謂五年再朝為夏殷之法又引鄭駁異義說謂歲聘
 闕朝之屬文無所出不用其義具詳前疏沈文阿謂五年再相朝及
 三年一朝為朝牧伯之法又謂三歲之朝與六年之朝大率言之是
 五年之內再相朝其說固不足據孔氏謂五年一朝正是周禮之制
 亦與此經不合又謂歲聘闕朝非諸侯自相朝法則又與昭十三年
 疏義自相抵牾惟云周禮世相朝是舉其禮之大者不言唯有此事
 則自是通論蓋左氏所云多後世權時更變之法與此經周公致太
 平之初制勢固不能盡合而邦交疏數亦自有斟酌變通之道必謂
 非父死子立即不可相朝是亦膠固之論矣注云小聘曰問者賈
 疏云聘禮云小聘曰問不享是也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也詒讓案
 聘禮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
 大夫據鄭說則聘問散文亦通故毛詩小雅采芣傳云聘問也曲禮
 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即所謂小聘曰問也然則問使大夫
 亦得曰聘矣云殷中也者爾雅釋詁文掌客注亦同中者謂中閒閒
 闕與中年中歲義異云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者賈疏云
 聘義王制皆云三年一大聘此不言三年而云殷者欲見中閒久無
 事及殷朝者來及亦相聘故云殷不云三年也若然聘義與王制皆
 云比年一小聘此云歲相問不云比年者取歲歲之義也案諦玩注
 意蓋謂殷聘與掌客殷膳義同殷者皆中閒閒闕之謂自閒歲以上

通得謂之殷不論年數多少其至數者亦必以閒歲爲限耳王制所云則是諸侯聘天子法鄭所不取賈并引之非也久無事者聘禮記云久無事則聘焉鄭彼注云事謂盟會之屬是也殷朝者及義頗難解賈亦無釋竊意鄭蓋謂有殷聘亦有殷朝朝不必限以世凡春秋非新君卽位而相朝者皆殷朝也此殷聘實含兩義一則中閒久無事而相聘一則中閒遇有小國之君來殷朝者大國君不報朝則亦聘以報之故云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至大宗伯職殷見曰同殷規曰視鄭彼注云殷猶衆也與此注訓爲中異則此注殷朝與彼不相涉也云父死子立曰世者國策秦策高注云父死子繼曰世案此世相朝與前蕃國世一見之世義同但世朝亦言其至疏之限實則非繼世亦有相朝之法也云凡君卽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者證世相朝之義賈疏云按文元年公孫敖如齊傳曰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謂已卿往聘他卿來聘已是總語也云大國朝焉已是小國已往朝大國小國聘焉已是大國使聘小國詒讓案左襄元年傳云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彼據它國來朝聘卽位之君言故云小朝大聘此注據卽位之君朝聘它國言故云大朝小聘與左傳文異而旨同又案通典凶禮引五經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否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又嘉禮引異義云左氏說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又引鄭駁亦謂服闋無王事不得出朝會又左傳文元年孔疏引何休左氏膏肓以爲三年之喪使卿出聘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周禮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必俟三年喪畢也又左傳文十五年疏云凡諸侯相朝皆小國朝於大國或敵國相爲賓或彼君新立此往朝焉

或此君新即位自往朝彼皆是世相朝也襄元年邾子來朝傳曰凡
 諸侯即位小國朝之是此新立而彼朝之也文九年曹伯襄卒十一
 年曹伯來朝傳曰即位而來見也是彼新立而朝此也則知春秋之
 時猶有世朝法與周禮合也云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
 天子也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是故一執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
 德焉禮樂為之益習德行為之益脩天子之命為之益行然後使諸
 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
 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又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
 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鄭蓋兼取彼二文穀梁隱十一年傳
 云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公羊隱七年
 何注云古者諸侯朝罷朝聘為慕賢考禮一法度尊天子書鈔禮儀
 部引白虎通云諸侯相聘為相尊敬也故諸侯朝聘天子逮鄰國也
 往朝聘之問天子無恙法度得無變更所以憲禮正刑一德以尊天
 子者也義竝略同云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者謂朝聘必先就有
 道之國而與脩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之事也云鄭司農說殷聘以春
 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者賈疏云按左氏昭公九年傳曰孟
 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按服彼注云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
 至今積二十一年聘齊故中復盛聘與此中年數不相當引之者年
 雖差遠用禮則同故引為證也案據賈引服說與鄭此注同杜注訓殷為盛與鄭服異

周禮正義卷七十二

瑞安孫詒讓學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使諸侯之臣使來

疏

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其邦之禮籍則諸侯及臣皆在焉也

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者名位尊卑謂若九儀上下之差著於冊籍者即掌訝邦國之等籍是也說文竹部云籍簿書也左成二年

傳云晉侯使鞏朔獻捷於周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杜注云籍書也案左傳說非禮勿籍明凡協禮者無不著於

籍矣云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者即後文大客小客是也賈疏云即時聘殷覲是也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

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貢六服所貢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功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

疏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者謂小行人以令布之邦國使依時入貢獻功與大司馬職方氏為官聯也大司馬云施貢分職以等邦國

此春入者即彼所施之貢秋獻者即彼所分之職有職則有功也此皆於聘覲之外歲時使使者來諸侯不親其事賈疏云此云貢即大

宰九貢是歲之常貢也必使春入者其所貢之物並諸侯之國出稅於民民稅既得乃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美物

必經冬至春乃可入王以是令春入之也秋獻功者物皆秋成諸侯亦法秋故秋獻之案賈說大國次國小國所貢之數即據大司徒注

五等國所食之數言之其說未瑋詳大司徒疏又案此入貢獻功分屬春秋蓋據近畿侯甸諸服言之其距王國較遠者或可一時并獻

故射義云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注云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此貢即計偕物功即國事之書蓋因秋獻并入春貢故書貢得

同時偕至斯亦王者綏懷遠方之微情矣林喬蔭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有歲事有時事歲事者君親行之大宗伯朝覲宗遇會同以其或

一歲一行或數歲一行故為歲事商頌云歲事來辟勿予福適是也時事者遣使達於天子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以

其行於春秋二時故為時事左傳僖十二年管仲曰若節春秋來承王命襄二十六年韓宣子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皆是也云王

親受之者明諸侯雖不親來王則親受之示重其事通其情也云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者謂以禮待其使者也賈疏云即上所掌禮籍尊

卑多少不同注云貢六服所貢也者六服即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六服有貢物之法穀梁桓十五年傳云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

其國之所有即此春入貢也賈疏云對九州外之三服無此貢也云功考績之功也者謂其政治之成也書舜典云三年考績偽孔傳云

三年有成故以考功案依此經之義則諸侯比歲獻功與唐虞之制三年考績法異而義同春秋繁露考功名篇云考績之法考其所積

也天道積聚眾精以為光聖人積聚眾善以為功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

考天子歲試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紕陟命之曰計案此諸侯比歲獻功即董子所謂天子歲試天下也云秋獻之若今計文書

斷於九月其舊法者惠棟云續漢志劉昭注盧植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為正故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

鄭司農云入王朝於王也故春秋傳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疏者諸侯來至距王城五百

里之畿則小行人為使往勞之也其禮以覲禮約之當亦皮弁用璧如郊勞之禮據大行人云上三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則畿勞之

禮蓋唯上公有之侯伯子男並無也觀禮賈疏謂五等同有畿勞非也黃以周云聘禮觀禮皆主侯伯中諸侯言經曰郊勞不曰畿勞則畿勞非五等諸侯之通制可知矣小行人云凡者統下郊勞眡館等言有畿勞則逆之爲上擯有郊勞眡館諸事則承之爲承擯此小行人之通例也賈疏誤會小行人文故於觀禮聘禮並不可通案黃說是也互詳大行人疏國語周語云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左傳僖三十年孔疏引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是逆賓爲小行人之通職又訝士云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則諸侯有畿勞者其歸小行人當亦送至於畿經不言者文不具也注鄭司農云入王朝於王也者大行人云諸侯之王事是也凡諸侯見於天子並謂之王詩曹風下泉云四國有王鄭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國語周語云荒服者王又云有不王則脩德魯語云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周語韋注云王王事天子也互詳大行人疏云故春秋傳曰宋公不王者左隱九年傳文賈疏云不王不宗觀於王案賈所述蓋賈服義杜注云不共王職與先鄭義異非引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者左莊二十三年傳曹劌語賈疏引左傳注云有王朝於王案此亦賈服義杜注云王從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視館致館也承猶丞也王使王事亦非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勞賓於郊致館於賓至將幣使宗伯爲上擯皆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者三事皆此官爲爲之丞而擯之疏承擯也郊勞兼遠郊近郊公侯伯備有二郊勞子男唯有近郊勞而已眡館以下則五等諸侯通有之注云視館致館也者視舊本並作眡今據蜀石經正凡經例用古字作眡注例用今字作視詳大宰疏致館即觀禮之賜舍也館舍義同據王言之謂之賜據使者言之謂之眡謂之致其事一也賈疏云聘禮及下司儀皆云致館故同之也云眡者使卿大夫往眡觀其可否云致者致使有之云承猶丞也者大戴禮記保傅篇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

者謂之丞丞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引風俗通云丞者承也是承丞義通說文收部云承翊也左哀十八年傳說楚使

子國帥師請承杜注云承佐也此承攢亦所以佐上攢而蚩贊之者與肆師佐饋義同也丁晏云聘禮大夫為承攢大戴朝事作丞攢古

承丞通用云王使勞攢於郊者觀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

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依鄭彼注則郊勞小行人從大行人也云致館於賓者觀禮天子賜舍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

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為承攢然則眠館小行人從司空也云至將幣者賈疏云謂至廟將幣三享云使宗伯為

上攢者大宗伯云朝觀會同則為上相注云出接賓曰攢入詔禮曰相是上攢即上相也賈疏云惟謂將幣時大宗伯為上攢於郊勞及

眠館二者不使大宗伯為上攢者以其使者或大行人官卑何得使大宗伯為攢也當別遣餘官為上攢小行人為承攢而言宗伯為上

攢者取宗伯成文為將幣而言也方苞云國語周語敵國賓至卿出郊勞觀禮王賜侯氏命諸公奉篋服則郊勞宜使卿劉台拱云諸公

相為賓郊勞致館皆主君親之王雖不親行亦當使卿然則此二事皆大行人為上攢小行人為承攢歟案方劉說近是鄭觀禮注謂司

空致館大司空即卿也以次差之自當大行人為上攢惟彼注謂郊勞使大行人則中大夫也以聘禮郊勞使卿例之天子勞來朝諸侯

不當殺於彼鄭賈說似未塙若然郊勞亦使卿大行人為上攢其小行人為承攢則同云皆為之丞而攢之者丞蜀石經作承案通郊勞

眠館將幣而言此小行人為承攢皆謂四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攢時朝觀其會同則肆師為承攢詳彼疏

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攢者攢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為來之事疏大客

則擯者大行人云凡諸侯之王事賓而見之賓擯字通此為侯國使臣之王事禮殺故小行人擯見之賈疏云大客則大行人云大客之儀一也彼鄭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獨則此大客為要服以內諸侯之使臣也云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者大行人注云蕃國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又謂蕃國君無朝貢之歲則其臣亦無聘覘大禮可知據大行人云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此小客蓋亦以大事特來告者以其禮殺故小行人受幣聽辭也注云擯者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者賈疏云則時聘殷覘之時行旅擯入見王王與使之親言也云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為來之事者大行人注謂蕃國君無玉瑞則臣來亦無玉此幣蓋亦束帛之屬詳彼疏此則小行人聽其辭以轉達於王明王不親見也此小客卑於九州內之大客故禮彌殺不得擯見王賈疏謂蕃國使臣是夷人不能行禮故直聽其辭而已義未咳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覘省聘問臣之禮也

適之也 疏 使適四方協九儀者謂小行人自奉使而往邦國也

賈疏云自此以下皆是小行人使適四方之事使適四方者謂諸侯之國所至之國則合九等之儀九儀則上大行人九儀命者五爵者四是也云賓客之禮者即大宗伯之賓禮亦與彼為官聯也云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覘省聘問臣之禮也者此君專指邦國之君臣則通王臣及侯國之臣言之賈疏云存覘省三者天子使臣撫邦國之禮聘問二者是諸侯使臣行聘時聘殷覘問天子之禮其禮已備

於上小行人略言之也注云適之也者說文是部云達天下之六達之也宋魯語適即達之隸變云協合也者大史注同

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

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

之也諸侯使臣行規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為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

自其國象也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

地之吏也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

人為之節由關者關人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鄉遂大夫及采地

吏為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亦有期以反節管節如今之竹

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

亦所以異於畿內也凡**疏**達天下之六節者與掌節為官聯也此與

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疏**下成六瑞合六幣並即大行人達瑞節之

事賈疏云此經亦是適四方之事言達天下之六節者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

言掌節所云據畿內也虎節人節龍節三者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

旌節符節管節三者據在國所用**注**云此謂邦國之節也者賈疏

云對掌節所掌者兼主王國之節也云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齋法

式以齋等之也者與大行人注義同六節有法式必齋等乃可以通

行天下故此官主贊大行人以法式達之四方也云諸侯使臣行規

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為行道之信也者掌節注云使卿大夫聘於天

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則此規聘兼諸侯聘天子及自相聘言之

賈疏云知是使臣行所執者見掌節云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

故知此亦使臣所執也諸侯身行不須節以其尊著故不須也按掌

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注云謂諸侯於其國中玉節之制如王為之

以命數為大小此不達玉節者文略耳亦達可知云虎人龍者自其

國象也者掌節注云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為節鑄象焉必

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為信明也所謂自其國象也云道路謂

鄉遂大夫也者掌節注同此謂邦國鄉遂之吏鄉射禮注謂小國鄉

大夫一命州長士不命以此推之則大國次國鄉大夫再命州長士

一命其遂大夫以下各降於鄉一等可遞推也五等侯國制鄉遂詳
大司馬疏賈疏云按掌節注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大夫及小都
大都之吏今此旌節中何知不亦容都鄙之吏而以都鄙吏在管節
中者彼都鄙用角節文在上當直是都鄙之主此都鄙用管節最在
下明都鄙吏在其中若然邦國之中都鄙主及吏同用管節矣案賈
說是也依掌節注公邑用節與采邑同此經都鄙吏既別用管節則
公邑吏當與鄉遂大夫同鄭不言者文不具也云都鄙者公之子弟
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者此公爲五等諸侯之通稱侯國君之子
弟亦食大都卿大夫亦食小都及家邑與王國同唯所食里數則依
國大小降殺不等其置采吏亦同也云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
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者掌節
注云凡民遠出至于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
關者司關爲之節彼注據王民出至邦國邦國民入至王畿而言此
注據邦國之民自相出入爲言其事則同此云門人即司門關人即
司關也云其以徵令及家徙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者掌節注
義同謂國內往來不由門關則有地治之吏授之節也依鄭賈義則
徵令家徙在鄉遂者鄉遂大夫爲之旌節在都鄙者則采地大夫爲
之管節與畿內采邑之吏亦用旌節者異也云皆使人執節將之以
達之者賈疏云比長云邦之民徙於郊則從而授之明皆將送使達
前所也云亦有期以反節者亦據掌節文云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
者管節蓋截竹爲節若樂器之管漢竹使符亦以竹爲之故舉以爲
況詳掌節典瑞疏云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
事節可同也者明商與民同用符節也賈疏云掌節云貨賄用璽節
門關用符節各別司關既言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門市節既相聯
此中無貨賄用璽節明同用符節可知故爲此解也詒讓案門關與
市聯事即司關所云聯門市亦即大宰之官聯也聯當從黃丕烈校

改連詳大宰司關疏云所以異於畿內也者賈疏云畿內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畿外同用符節是異也云凡節有天子法式存於國者猶王國之節有法式藏於掌節也成六瑞王用璜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

子用穀璧男用蒲璧成平也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為信疏也賈疏云此亦通四方若

然諸侯國無鎮圭因言之六瑞玉人所造典瑞之令小行人直平知得失而已不言達六瑞者諸侯受命已得之不令別作法式以齊故

不言達也云王用璜圭者段玉裁云天府職凡國之玉鎮注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為鎮此瑱字正同不注者省文互見案六瑞名

制並詳太宗伯疏注云成平也者調人注同謂平其文瑒及尺寸等大行人注云平其僭踰者也云瑞信也者春官敘官典瑞注云瑞

符信也云皆朝見所執以為信者典瑞注云人執以見曰瑞凡鎮圭王執以祭天地宗廟及朝日夕月等桓圭以下皆五等諸侯朝見王

及自相朝所執其聘問用瑒圭不得用此六瑞也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

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

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

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謁聘亦如之

疏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者此圭璋即玉人之瑒圭璋與六瑞之圭璧不瑒者異六玉形制並詳大宗伯疏凡皮馬與幣對文則幣專

為幣帛通言之則皮馬亦為幣故校人云飾幣馬國語齊語云桓公使諸侯罷馬以為幣韋注云幣圭以馬也此並以馬為幣是也賈疏

謂圭以馬璋以皮二者本非幣帛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為幣乃沿鄭校人注之誤詳彼疏云璧以帛琮以錦者亦玉人之瑑璧琮也說文帛部云錦裏邑織文也案帛謂璧色帛及玄纁詳大宗伯疏孔廣森云六幣帛先於錦攷之禮典皆大事用帛小事用錦如聘禮享以東帛私覲以東錦公食大夫侑以東帛大夫相食侑以東錦冠禮醴賓酬以東帛昏禮饗從者酬以東錦大氏古人尚純於幣亦然錦有雜文斯次帛之下矣凌廷堪云東帛則加璧東錦則加琮琮下璧一等則東錦亦下東帛一等也云琥以繡璜以黼者繡黼並刺帛成文詳畫績疏注云合同也者廣雅釋詁同謂玉與幣各相合同不得差舛也云六幣所以享也者謂朝禮畢後享獻之幣即大行人說五等諸侯皆廟中將幣三享是也賈疏云對上文六者是朝時所用也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者賈疏云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注云享獻也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引此者欲明后用琮故覲禮享天子云東帛加璧是其施於天子也不言享后文不具言九寸據上公而言明侯伯子男皆如瑞知子男享天子亦用璧琮者覲禮總稱侯氏用璧明五等同也案賈說是也聘禮注云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此享王用璧后用琮義與彼同大各如其瑞者公用璧琮九寸侯伯用璧琮七寸子男用璧琮五寸各依其瑞玉之尺度不降也又依鄭此注義則凡公非二王後享王后亦用璧琮不得用圭璋左傳昭五年孔疏申此注義謂凡公享王並圭以馬享后並璋以皮非鄭情也云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者賈疏云按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是其以馬也聘禮奉束帛加璧享庭實皮則攝之是其用皮也聘禮記曰皮馬相闕可是也詒讓案鄭言此者欲見公以下至子男享玉幣之外仍以皮馬之等為庭實也鄭聘禮記注云閒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為禮畜獸同類可

以相代依鄭彼注義則庭實皮馬隨所有而用之是用圭享者亦可
 用皮用璋享者亦可用馬此經圭馬璋皮文取相配實可互用也其
 璧琮琥璜亦以皮馬為庭實觀禮聘聘禮璧以帛仍有皮馬是也老子
 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亦據庭實言之云皮虎豹皮也者聘禮注義
 同黃以周云郊特牲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皆據享
 禮為文凡享禮諸侯自相為及聘賓於其君皆用虎豹不獨享天子
 為然也聘禮享有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虎豹之皮是聘賓用虎豹
 之證也聘賓享諸侯用虎豹皮則諸侯自相為亦可知矣若聘賓觀
 諸侯及諸侯之待使臣則用麋鹿皮鄭聘禮注凡君於臣臣於君麋
 鹿皮可也臣於君謂私覲庭實設四皮及介以儷皮君於臣謂使者
 歸君使卿贈如覲幣及食饗以侑幣酬幣庭實皆有皮大夫於大夫
 亦用麋鹿皮鄭注賓問卿云庭實設四皮麋鹿皮是也然則用虎豹
 皮者諸侯禮故諸侯以之享天子聘賓以之享諸侯用麋鹿皮者大
 夫禮故主國之君以之待聘賓聘賓亦以之私覲以之問卿大夫案
 黃說甚覈周書王會篇云參方玄繚璧豹虎皮十二亦諸侯享王庭
 實用虎豹皮之證左襄四年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管子輕重甲篇云發朝鮮不朝請文皮耗
 服而以為幣乎淮南子道應訓云散宜生得玄豹黃羆青豸白虎文
 皮千合以獻於紂高注云皮皮虎豹之皮也爾雅釋地云東北之美
 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郭注云虎豹之屬皮有縵綵者是也管子小匡
 篇又云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諸侯以縵帛布鹿皮四
 介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國語齊語亦載其事彼用鹿布為國
 幣者乃桓公故殺其禮以示厚往薄來實非正法賈聘禮疏謂齊語
 為臣聘君降於天子用麋鹿皮非也云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
 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者賈疏云按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
 子言九寸則上公之禮上公用璧琮則圭璋是二王後明矣言而特

之者惟有皮馬無束帛可加故云特如是皮馬不上堂陳於庭則皮馬之外別有庭實可知詒讓案左昭五年傳云享覲有璋蓋亦據二王後享后言之鄭知用圭璋而特之者以經云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帛錦繡黼以外仍有庭實之皮馬此圭璋直云皮馬不云帛錦繡黼明惟有皮馬更無他幣故知其特也引禮器曰圭璋特者彼注云圭璋特朝聘以為瑞無幣帛也云亦通於此者謂禮器本據朝聘所用圭璋而言不謂享玉然此享玉之圭璋但有皮馬無所加之幣帛則亦可謂之特是禮器之義可通於此也書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寶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瓊璜孔疏引鄭注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者亦謂二王後與平諸侯同也賈疏云見玉人職云琮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君用璧琮八寸是下享天子一寸如是明二王後相享不可同於天子用圭璋則用璧琮可知言是兩公自相朝二王後稱公是於諸侯還同二王後可知詒讓案依此注義則公侯伯自相享用璧帛享夫人當用琮錦而聘禮受享束帛加璧夫人玄纁束帛加琮彼聘享夫人亦用琮而合以帛者或聘享與朝享不同與云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者賈疏云覲禮子男已入侯氏用璧琮中則此琥璜不知何用二王後自相享退入璧琮則子男自相享退用琥璜可知且子男朝時用璧自相享降一等故用琥璜案此經上四玉並為享幣故鄭賈以此琥璜亦為享幣而禮器云琥璜爵鄭注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聘禮注說同是又為酬幣矣詩小雅鹿鳴孔疏兼取此文說之云天子酬諸侯以繡黼而琥璜將之今攷饗禮酬幣雖無文然據公食大夫禮侑幣以束帛饗禮隆於食禮而六幣之差繡黼卑於帛錦則天子酬諸侯雖用琥璜或不合以繡黼若如孔說是禮隆而幣轉殺差次違舛殆未足馮也云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端一

等者等蜀石經作寸賈疏云玉人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禮重無用八寸之法明是上公九寸降一等至八寸上公既降一寸則侯

伯子男各降一等可知二王後相朝敵無用相尊之法明亦降一寸見子男者雖退入琥璜亦降一寸可知若然知五等諸侯自相朝圭

璋亦如其命數其相享璧琮等則降一寸知者玉人云璧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據上公會不云圭璋朝所執者明圭璋自朝天子所執

故聘禮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上公之玉也問諸侯朱綠纁八寸注云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聞記之於聘文互相備以此上公

為然侯伯子男可知也案依鄭賈說則二王後及上公相享用璧琮八寸侯伯相享用璧琮六寸子男相享用琥璜四寸各降其端一等

也云及使卿大夫規聘亦如之者賈疏云直言規聘亦如之不分別享與聘則聘享皆降一等同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規

聘此據上公之臣圭璋璧琮皆降一等其餘侯伯子男降一寸明矣其子男之臣享諸侯不得過者用琥璜可知 若國札喪

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凋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禴之若國有

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故書賻作傅槁作稟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也稟當為槁謂槁師也玄謂師役者國

有兵寇以匱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 疏若國札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宗伯職曰以禴禮哀圍敗禍裁水火 喪則令

賻補之者以下並以凶禮嘉禮令侯國交相往來之事與大宗伯為官聯也大戴禮記朝事篇文並同賈疏云此文雖皆單言國亦據諸

侯而言按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此云國札荒則令賻補之不同者彼據弔葬致哀此據設財物補其不足相包乃具也云若國凶荒則

令調委之者大司徒注云調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委與委積義同調委謂相給致其委積也賈疏云宗伯云以荒禮哀凶札不同者言哀凶札者自貶損故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之類是也此云調委者令他人以財調委之亦相包乃成也云若國師役則令槁檜之者葉鈔釋文槁作槁羣書治要同案槁即槁之俗賈疏云但凶禮有五惟不見血禮以義差之當於師役中兼之云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者賈疏云嘉禮有六此惟言賀慶一者其飲食冠昏賓射饗燕之法皆當國自行非是相交通之物故此不言之宗伯嘉禮歸賑膳此不見者諸侯無自相歸賑膳法故也云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者此與下經並云五物與大司徒鄉三物事異而義同彼注云物猶事也此五者並侯國邦交之餘事此官皆以法令治之注云故書賻作賻傳聲類同段玉裁云司農從今書作賻其實傳可訓為附益說文不收賻字案段說是也云槁作槁者舊本作槁為槁蜀石經作槁作槁今案槁槁並誤字惟作字與釋文合不誤上云賻作賻則此不宜別云為矣今據正槁舊本及石經並誤今依宋本作槁阮元云釋文槁檜苦報反作槁古老反宋本錢鈔本載音義槁皆作槁與地官敘官石經合按釋文槁檜苦報反作槁苦老反本自明白之甚禾槁字切古老與枯槁字切苦浩槁勞字切苦報迥不同也學者不知音紐分別乃如治絲而焚矣此經故書作禾槁字鄭本作槁檜从木槁即槁也案阮說最析此經故書作從禾之槁先鄭讀為從木之槁與地官敘官正同但彼正文仍從故書作槁此經則徑改作槁小異耳單行本釋文出作槁二字其作字是也槁則傳寫之誤陸書凡音古老反者皆從禾之槁若從木之槁則無古老之音槁尤為俗體皆不足據也詳地官敘官疏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者從今書作賻釋之既夕禮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賻鄭彼注云賻之言補也助也貨財曰賻白虎通義崩薨篇云賻者助

也所以相佐助給不足也貨財曰賻此國札喪則官以貨財給有喪之家亦所以補助其不足故謂之賻補大戴禮記王言篇云慢怛以補不足是也賻互詳宰夫疏云若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也者亦舉漢法為况云橐當為槁謂槁師也者地官敘官橐人先鄭注讀同大戴禮記朝事篇亦作槁即先鄭所據也橐舊本並誤橐今依上文正槁蜀石經及舊本並誤槁今依岳本正阮元云槁木上聲槁勞則讀去聲猶勞本平聲勞來則讀去聲也淺人乃別製槁字鄭注無此從牛之槁案阮說亦是也凡槁師字鄭並作從木之槁詳地官敘官及牛人疏云玄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置病者也者國因被兵寇而致財賈民病即所謂圍敗之等是也云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者大宗伯注說禴禮云同盟者合會財貨以更其所喪是也云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者春秋經文引之者證師役禴之事大司徒注亦引此文詳彼疏引宗伯職曰以禴禮哀圍敗者圍敗蜀石經作國敗案大宗伯疏引馬本作國敗此引之者明此禴與彼義同亦證師役為有兵寇之事也云禴水火者大宗伯注義同大戴禮記朝事篇裁作災古今字此注例用今字亦當作災詳膳夫疏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

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

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

下之故慝惡也疏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者謂若職方氏掌辨邦

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者禮俗與大宰八則六曰禮俗以

馭其民同土均云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
祭祀皆以地媿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是禮俗等四者皆
土均以王命令侯國所守以爲治者此官察其順命與否而爲一書
也云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者說文言部云詩亂也重
文悖詩或從心暴經例用古字當作疏詳地官敘官疏朝事猶作欲
義同此察邦國民志之不順者若匡人匡邦國而觀其慝是也鄭詩
魯頌譜說魯君云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似卽本此經若然
此五物所書雖主於民亦兼及國君與云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
者此陳民之疾苦也厄卽厄之隸譌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厓困
也鄉師遺人作難阨字同鄉師注云難阨饑乏也厄貧亦謂民貧乏
不能自存故與札凶同書云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者此紀民之
和樂也云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者朝事辨作別義同故作政形近而誤謂五事各自爲總編又以每
國別異其子目也都宗人注云反命還白王賈疏云各各條錄別爲
一書以報上也詒讓案漢書食貨志云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于
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
知天下方言劉歆與揚雄書說周道人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
歌戲又雄答書云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
輶軒之使卽行人此五物之書卽輶軒使者奏籍之書也蓋大則獻
五物之書小則采詩及代語僮謠歌戲與大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
辭令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事略相類諸書所言與此經足互相備
此云周知天下之故亦猶班云不窺牖戶而知天下矣道入卽行人
互詳敘官疏注云慝惡也者胥師注同詩大雅民勞
云無俾作慝毛傳亦訓爲惡云猶圖也者神任注同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出接賓曰擯入贊禮

曰相以詔者 **疏**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者九儀見大行人職凡擯以禮告王 **疏**相者為紹擯贊大宗伯小行人也賈大宗伯大行人

疏謂五等諸侯紹擯皆為士案敘官此官爵為上中士疑士擯即此官也云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者儀容即下文行人之儀及保氏

六儀賓客之容是也辭令即大行人之辭命注云六辭之命也揖讓即下文士揖時揖天揖及三讓之等三者皆有尊卑隆殺之節此官

掌其法以詔王也 **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擯即下文交擯而在門外是也相下文入廟唯上相入是

也云以詔者以禮告王者大宰注云 **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詔告也賈疏云即下云詔王儀是也

一門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於國外以命事宮謂壇土以為牆處所謂為壇遺宮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

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

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朝禮曰諸侯朝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為宮亦如此與

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爾雅曰丘一成為 **疏**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昆侖丘謂三重 **疏**成者大戴禮記朝事篇

文略同此掌王大會同之禮合諸侯兼大行人時會殷同二者而言令為壇謂諸侯既朝於廟王將命政事於壇則司儀以法令掌舍為

之賈疏謂封人為壇蓋亦兼令之也云宮旁一門者掌舍云掌王之會同之舍為壇遺宮棘門此宮即遺宮門即棘門四方方有一門也

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者鄭意會合義同即大宗伯所云時見曰會也實則經亦含殷見曰同言之知非四時朝覲者以朝覲常

禮皆於廟行之不別為壇也有事而會左昭三年傳文大宗伯注亦引彼文為說詳彼疏云為壇於國外以命事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

蜀石經正大宗伯注云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
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是也賈疏云宮方三百步明在
國外也言命事則上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卽九伐是其
事也云宮謂壘土以爲牆處所謂爲壇壝宮也者蜀石經及宋大字
本並無下爲字掌舍壇壝宮注云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壘土
起壘埒以爲宮觀禮注云宮謂壘土爲埒以象牆壁也焦循云蓋四
面壘土爲矮牆每方之中闕之作門鄭云諸侯入壘門是也詒讓案
觀禮注謂壘土爲埒象牆壁則與宮室之牆不同故云爲牆處周書
王會篇說成周之會埒有內臺中臺外臺營牆卽壇及壘牆也互詳
掌舍疏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
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四
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者釋爲壇所在之地禮月下蜀石經及宋
大字本並有與字觀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
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
於西門外鄭注云此謂會同以春夏秋冬也又云爲宮者於國外春
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
方說與此同賈彼疏云四方之壇並宜在四郊之內以其拜日之等
於近郊退來就壇明壇在近郊之內但去城不知遠近或四方皆以
成數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其定分案職
方王會同或出畿在諸侯之國故職方氏令諸侯共待之事則無常
數案四時壇異方及四時分祭之說經無正文鄭賈蓋以意推之敖
繼公謂四時會同皆爲壇壝宮於國門外之南方以受朝又謂禮日
以下三禮與拜日相屬而舉之東門南門北門西門卽壇壝宮之四
門並與鄭義異金鶚云觀禮及司儀皆但言爲壇並不言隨時而設
于其方鄭說於經無據且王必南鄉西鄉北鄉乎若亦南鄉則皆不正矣
若在東方西方北方王將東鄉西鄉北鄉乎若亦南鄉則皆不正矣

又云覲禮經文並無春夏秋冬字朝事儀言天子帥諸侯朝日亦不言春是四時皆同也蓋均是諸侯安得以時而異其禮如鄭說是諸侯春夏會同者待之隆秋冬會同者待之輕此何說邪且春但拜日而夏則祀日又何說邪夫天神莫尊於日而月則稍卑山川丘陵則更卑矣秋時會同第帥之以祭山川丘陵何其卑視之邪惟四時皆並祭大小兼行斯無隆殺之嫌耳案赦金之說於禮似通孫經世說亦同但四禮同時並舉恐非一日所能畢事而拜日禮日一日之閒兩有事於日則又嫌煩瀆禮經簡略無可質證今兩存以俟攷云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者並據覲禮為說方明詳大宗伯司盟疏賈覲禮疏據大戴禮記朝事篇唯言朝日不言祀方明謂邦國有疑則有盟事朝日既畢乃祀方明若無疑王帥諸侯朝日而已無祀方明之事今審繹此注鄭意似謂無論盟否並先祀方明賈說非也云所以教尊尊也者據朝事篇文賈疏云言教尊尊者天子親自拜日禮日之等是尊尊之法教諸侯已下尊敬在上者也引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者覲禮經末附載會同之禮與此事同故引以為證鄭彼注亦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殿同也案彼云宮方三百步即所謂壇也四門即此旁一門謂於壇旁面各為一門四旁則四門也壇廣深之度詳後疏又案此合諸侯之宮即覲禮諸侯覲天子之宮或謂亦稱明堂荀子疆國篇云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楊注云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築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金鶚云古者壇壝皆謂之宮掌舍為壇壝宮其證也壇壝易成故將會同則令為之若明堂宮室豈一時可為邪況四岳明堂為布政之宮朝會之所有天下必早建之何待巡狩之日諸侯畢覲而始為之乎案金說是也此經及覲禮朝事儀言壇宮者皆不云明堂盛德言明堂

則不云壇明其非一處也盛德宮方三百步之文雖與觀禮偶合然彼上文盛陳堂堂室戶牖之制則非壇壝宮明甚孟子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此泰山之明堂蓋西周遺跡亦當有堂室故齊宣王欲毀之若僅方三百步之堦堦四尺露處之壇則東遷至戰國已數百年無不墮弛之理何勞議毀況此經將合諸侯則令爲壇觀禮亦言觀而爲宮明皆臨時封築禮畢則不復修治豈有常在岱麓久而不毀者乎攷之於經明堂亦有會同明堂位所說是也然惟東都及四岳有之且非常禮若常時在國則合諸侯而助祭率於明堂合諸侯而會盟率於壇宮助祭之禮尊祖配天故於明堂舉宗祀之典會盟之禮質信明神故於壇宮設方明之祀其事異其禮異故其地亦異不可傳合爲一也漢書律厯志引古文伊訓云伊尹祀於先王者宗祀之禮也又云誕賚有牧方明者合諸侯而盟因祀方明也二事蓋不同處而漢志載劉歆說謂冬至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似卽棍明堂方明爲一其說疏謬與經不合古者南郊與方岳皆有明堂其四堂五室八個之制當同必無以壇壝爲明堂者楊說不足據也云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與者明會同禮不異也巡守者謂王十二年巡守邦國至方嶽合當方諸侯觀禮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是也殷國而同者大行人有殷同卽大宗伯之殷見曰同謂王不巡守則六服諸侯來見也職方氏及大行人掌客別有殷國鄭謂卽與殷同爲一故此注云殷國而同今案殷國者王不巡守出在邦國而合諸侯與殷同禮雖同而一在畿外一在國城外其事迥異鄭此注及職方氏注並棍而一之賈疏亦謂殷國就王國左右爲壇如時會並誤詳職方氏疏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者廣雅釋詁云成重也後鄭觀禮注引此經而釋之亦同先鄭義案壇實四成云三成者上一成卽堂不數也引爾雅曰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

三成爲昆侖丘謂三重者釋丘文蜀石經敦作頓昆侖作崑崙宋大字本亦作崑崙郭本爾雅作敦丘崑崙丘案敦釋文音頓石經疑涉

陸音而誤毛詩衛風氓傳及釋名釋丘亦作頓丘崑崙卽昆侖之俗大宗伯注亦作崑崙此注釋文自作昆侖今本不誤此引以證三成

爲三重之義爾雅郭注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亦訓成爲重與鄭義同

揖同姓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

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

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

爲異姓謂妻之也疏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天揖推手小舉之疏同姓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天子南鄉見諸侯

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疎外內也賈疏云詔告也謂諸侯各就位立王在壇亦立司儀乃告王降壇南向見諸侯乃揖

之金鷄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會同與覲禮相似故載在覲禮中必不降至壇下而見諸侯也司儀云爲壇三成王南鄉見諸侯

可知天子不下壇也案金說近是此經及覲禮皆無王降壇揖諸侯之文鄭覲禮注云諸侯入壇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

鄉見之三揖賈彼疏謂據燕禮大射公降揖羣臣使定位故知王亦然亦以在壇會同與覲異此疏亦約覲禮注爲說此蓋鄭以意推定

本非定論黃以周亦謂覲禮與此注升壇之說兩歧是也竊謂此經揖在壇前蓋王既升壇諸侯始入門尚在壇下各就左右而立王即

於壇上遙揖之王揖以後乃設擯以升諸侯王不必降壇也蓋王立壇中南鄉以每等各二步計之距壇下不過八步從上揖下尚不嫌

其太遠儻稍前臨堂阼則尤近矣如是則與此經及覲禮皆無不合於理或有當乎注云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旌置

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旌而立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賈疏云按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

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上介皆奉其君之旌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旌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

曰于東門之升反祀方明注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藉尺有二寸摺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

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若然覲禮上介

奉君之旌置于宮尚左及公侯伯子男就其旌而立并四傳擯者並陳設其位其立當在祀方明後是以彼下文乃始云拜日之禮及祀

方明之事故彼置旌于宮之下注云置于宮者建之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是其未即位也此鄭注依次第而言故云謂王既祀方明諸

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旌置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旌而立也詒讓案此祀方明後將行會同表位及諸侯始入壇門之事必建旌

者左昭十一年傳所謂會有表也鄭以覲禮先言拜日後言反祀方明朝事先言朝日後言退朝諸侯參互定之知祀方明在拜日之後

朝諸侯又在祀方明之後故王制孔疏申鄭義云既告至之後為宮加方明於壇天子出東門外拜日反祀方明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

明未祀方明之前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為未祀方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賈覲禮疏義與孔同案以此經及覲禮朝事記覲之諸侯

既告至當先特朝於廟既一一朝畢王乃總率以拜日祀方明乃升壇行會同之禮未祀方明以前止有特見於廟未有旅見於壇之事

皇侃所謂見諸侯者謂旅見也以為在祀方明之前則亦在拜日之前矣此與覲禮朝事並不合孔氏糾之是也云諸公中階之前北面

周禮正義卷之七十一 十二中華書局聚

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
 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者覲禮注亦同大戴禮記朝事篇說
 會同禮王南鄉見諸侯後云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族就其位諸公之
 國中階之前云云與此文同故鄭據以為說明堂位及周書明堂篇
 說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亦與此同依此注說則大會同之位與
 常朝覲異朝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
 北上此常朝覲位也會同之位與彼異故覲禮說會同禮亦云公侯
 伯子男皆就其族而立明其敘爵而不分同姓異姓檀弓注云朝覲
 爵同同位即謂此也經言三等揖者蓋於同爵之中又以同姓異姓
 庶姓分列上下王則每爵各為三等揖耳至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
 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彼諸公尊而東面諸侯卑而西面者疑王每日常朝之位與朝覲會
 同又異詳大宗伯疏黃以周云覲禮前朝受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
 東面北上受舍即受次會同之受次與朝覲同同姓西面異姓東面
 西面者在王之左同姓為先亦尚左也王未升壇之時諸侯當先出
 次侯立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故王南鄉見之得施土時天三揖既揖
 之後王升壇諸侯皆入門就旂而立於是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
 上諸位及其四傳擯諸侯各執玉而前見王於是公上等侯伯中等
 子男下等之位東上即尚左三等亦尚左也朝事儀云天子南鄉見
 諸侯王揖庶姓云云又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族就其位諸公之位中
 階之前北面東上云云又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云云其列位之異
 同先後之次第皆班班可考矣鄭注以就旂而立王南鄉三揖之
 前非特三揖無所施與胡事儀文顯背案黃據朝事記糾鄭義亦得
 通云王揖之者定其位者賈疏云此約燕禮云卿大夫皆入門右北
 面立公降階揖之卿得揖東廂西面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其位
 乃定此王揖亦得揖乃定有少別者彼諸侯揖臣臣皆北面得揖就

位此五等立已在位王揖之逡巡而已位乃定是其別也云庶姓無親者也者爾雅釋詁云庶衆也庶姓猶言衆姓謂異姓之無親者對下時揖異姓爲異姓之有親者也左隱十一年傳云薛庶姓也與此義同大傳云庶姓別於上則以同姓五世親盡者爲庶姓與此別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者說文手部云揖攘也一曰手箸曾曰揖攘推也鄉飲酒禮云主人揖衆賓賓厭介介厭衆賓鄭彼注云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江永云古人之揖如今人之拱手而推之高則爲天揖平則爲時揖低則爲土揖也推手爲揖引手爲搯又謂之厭黃以周云拱手小下曰土揖土揖下衡也案江黃說是也凌廷堪朱大韶說並同拱手有推手引手之分推手者推而致於前引手者引而斂於匈也禮古文分爲二字今文則並作揖說文揖字前一義卽所謂推手曰揖後一義卽所謂引手曰厭許從今文也推手小下之則向下謂之士揖土卽地也對向上爲天揖言之云異姓昏姻也者大宗伯注云異姓王昏姻甥舅詳彼疏云時揖平推手也者平推手適當上下之中故謂之時揖上法天下法土中法四時也黃以周云拱手當心曰時揖時揖平衡也引衛將軍文子曰以下者賈疏云此大戴禮文引之證有異姓之事也按大戴禮云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爲賢子貢對之歷陳諸子行遂陳南宮縉之行此乃子貢之辭而云衛將軍文子曰者引篇名耳案賈說是也大戴禮記盧注云南宮縉魯人也字子容云謂妻之也者釋大戴禮義明與此經異姓同大戴禮盧注云以爲異姓謂以兄之子妻之也亦用鄭義但鄭舉此證唯見異姓爲王女下嫁之國實則外女來嬪亦其比例故大傳注云異姓謂來嫁者也二注各偏舉一隅足互相備也云天揖推手小舉之者推手小舉之則向上故謂之天揖也黃以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周云拱手小舉曰天揖天揖上衡也

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

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擴之各以其禮者謂擴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

也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壇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壇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諸侯各

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

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玉

記四傳擴也金鸚云各以其禮即謂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也案姜金說是也此經專說擴儀禮即謂三等尊卑之次經文

於擴儀之外絕不及幣玉鄭賈以授玉為釋非也云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者謂先見公於庭交擴傳辭訖上擴則升壇立

於上等以擴詔之也次見侯伯則上擴立於中等終見子男則上擴立於下等其儀並放此蓋交擴時本陳擴介於庭既傳辭則上擴當

升壇相禮觀禮雖不言其所立之處以聘禮授玉時上擴立中庭推之則觀禮侯氏入門時上擴亦立中庭可知侯氏既入門右即奠圭

是奠玉亦於庭也此會在壇侯氏奠玉則升壇各於其等是常觀上擴所立之位與侯氏奠玉同在庭會同則上擴所立之位與侯氏奠

玉同於壇上三等足相比例也況侯氏奠玉降拜之時上擴當謁侯氏延之升拜於其等則立亦各於其等固其宜矣

前見於王也者阮元云釋文出見王二字則於當為衍文詒讓案鄭不知此經所言為擴儀下經將幣乃為授玉故誤謂此經為奠玉送

玉各於其等之事下經將幣則別為三享也云擴之各以其禮者謂擴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者並據大行人文觀禮云四傳

擴彼注云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擴四傳擴者每一位畢擴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

位也王揖諸侯之後乃陳擴者觀禮注云至庭乃設擴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是王揖諸侯升壇之後乃陳擴與此經敘次正

同傳擯即大行人及後諸公相爲賓之交擯也但此經所云各以其禮者當依金鶚說即謂五爵三等之差鄭以爲擯者之數非經義也云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者據覲禮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鄭彼注云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但覲禮在廟不爲壇則奠玉於庭此在壇則於三等壇奠玉與彼異也云壇三成者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者此合上文及覲禮參互推校堂及三等深廣之度也鄭覲禮注云深謂高也從上向下曰深賈疏云一等爲一尺發地一尺上有三成爲三尺揔四尺也詒讓案公羊莊十三年何注云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蓋無發地一尺與覲禮不合不足據云壇有十二尋方九十六尺者覲禮注云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案方九十六尺即十六步也宮方三百步壇居其中則自壇至壝每面各百四十二步也云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尺與者覲禮注云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案此堂謂土堂也上無屋與宮室之堂異周書王會篇云成周之會墀上張赤帟陰羽天子南面立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望在右旁天子而立於堂上是會同之壇有堂之證賈疏云上二丈四尺爲堂王立之處并祀方明之所黃以周云堂上方二丈四尺加上等每面十二尺其方四十八尺又加中等每面十二尺其方七十二尺又加下等每面十二尺其方九十六尺云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即鄭所據覲禮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案凡禮之通例君臣行禮臣皆堂下再拜稽首君待臣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此王待諸侯以不純臣禮故亦命升成拜也又鄭覲禮注說會同禮云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

玉撫玉降拜於下等然則奠玉與升成拜同等降拜則各下奠玉一
 等所云降拜於下等者謂每下一等不定為壇之下等故賈疏云公
 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
 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言成拜者鄉於下拜之
 時王使人辭下拜之不成故於升乃更成前拜故云成拜是敬上之
 禮故云明臣禮也案賈即依覲禮注義聶崇義亦從賈釋而引別說
 云或可降拜者皆降於地升成拜於奠玉之處也其說與鄭賈異黃
 以周亦云子男之升成拜尚在下等則降拜為降拜於地矣案黃從
 聶氏別說是也凡禮例升拜必於堂降拜必於庭壇宮則以平地為
 廷壇三成皆堂也中下二等雖卑於上等然仍是堂而非廷如鄭賈
 說則公侯伯降拜皆於堂於例乖迤足明其非也云既乃升堂授王
 玉者賈疏云禮法禮敵並授禮不敵者訝受此行臣禮則諸侯皆北
 面授之於堂上也王既受玉約聘禮亦當側授宰玉此壇上無坵不
 得取明堂位崇坵亢圭為義也詒讓案依覲禮則侯氏先奠玉再拜
 擯者辭以王欲親受侯氏則由左升授王玉乃降拜以送玉擯者又
 延之升乃升成拜則降拜升成拜在升堂授王玉後鄭以拜亦為送
 玉故先云降拜升成拜後云既乃升堂授王玉禮之節次實不如是
 也又案授玉即正行朝禮凡會同之禮皆先朝於廟後朝於壇兩次
 行之故大宗伯注說時會云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以命事
 說殷同亦云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是也依
 此上下文則不徒朝有兩次其享及禮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裸亦有兩次蓋壇廟禮異不嫌纏復也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將幣享也禮謂以鬱鬯其將幣亦如之者謂朝而受玉也朝享禮
 裸之也皆於其上疏畢後當有王命政事之事以覲禮推之蓋
 當侯氏告聽事之節經不言者或王一命於堂不各於其等與注
 云將幣享也者賈疏云將幣者即將幣三享一也但彼大行人據在

廟此據在壇云亦如之者璧以帛琮以錦如前公於上等之類姜北錫云將幣謂諸侯既見而進摯即覲禮記奠圭於纁上也。不言享者舉大以包小也。大戴禮朝事篇云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他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舉此推之則將幣為受摯而注誤以為受享益見矣。金鶚云古者玉幣皆謂之幣。將幣指瑞玉而三享亦在其中。鄭專指享言非也。案姜金說是也。此將幣即謂王受玉之時。侯氏奠玉及升成拜皆各於其等之上。如前注所說也。凡此經言將幣者八。大史云大會同朝覲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行人說五等諸侯朝覲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文凡三見。此職後諸公相為賓之禮云及將幣交擯三辭。又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之禮云及將幣旅擯三辭。掌訝說有國賓客云及將幣為前驅與此文而入皆據朝聘授玉之正禮言之也。此職後文兩言將幣。鄭皆以授玉為釋。與享別自是。的解掌訝掌幣為前驅注云道之以如朝則亦以為授玉之先。可知大史將幣鄭無注案。彼文云將幣之日。凡授玉與享同日而授玉在享之先。且以禮言之。授玉為朝聘之正禮。亦重於享。則將幣之日。自指授玉之日。可知賈疏於彼專以享為釋。非經注義也。至大行人及此節之將幣。則鄭並以為三享。然大行人以將幣與三享並舉。明將幣為授玉與享為二事。姜氏引朝事儀先云將幣後云奠圭。證此經是授玉非享。尤為證據。塙鑿鄭誤。謂授玉時奠拜之節。已在上文。擯見內故不得。不以此將幣為享。而不知其與全經通例不合也。又案會同之享在壇。以覲禮約之。當亦各奠幣於其等。升致命於堂。王撫玉。侯氏降拜於下。惟不升成拜於其等耳。享亦有玉幣。但其禮輕於授玉。故經舉將幣以咳享也。云禮謂以鬱鬯裸之也者。大行人注義同。云皆於其等之上者。亦如上奠玉分就三等也。凡授玉及享諸侯。奠玉奠幣及拜送皆各於其等。王受玉撫玉自於堂也。其裸禮則大宗伯酌獻諸侯受禮。

升拜受幣及酢王皆各於其等據大宰大行人注王親拜送及受王

酢當下堂就所禮賓之等阼階上行之與受玉享王不下堂異也王

燕則諸侯毛謂以須髮坐也朝事尊尊上爵燕則親親上齒**疏**王燕

侯毛者釋文云毛劉本作耄音毛案耄毛字亦通此謂合諸侯而燕

也諸侯蓋通同姓異姓庶姓言之毛詩小雅常棣傳云王與親戚燕

則尚毛彼即中庸之燕毛亦即文王世子族燕之禮與此不同常棣

孔疏謂此經亦謂同姓諸侯則即大宗伯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

兄弟者賈疏又謂此燕即掌客之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以經

考之二說皆非也此經乃專據王合諸侯而燕與平時燕諸侯羣臣

不同若是同姓族燕則經又不宜概稱諸侯絕無別異之文矣蓋王

合諸侯而饗禮在掌客彼注謂公侯伯子男盡在此燕亦五等諸侯

盡在而其禮則貴齒而不尚爵若饗禮則以爵為獻數故掌客云諸

侯長十有再獻注云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二禮所尚不同亦禮貴

相變也凡燕皆在寢此合諸侯而燕亦然注云謂以須髮坐也者

疏王燕

則諸

侯毛

者釋文

云毛劉

本作耄

音毛案

耄毛字

亦通此

謂合諸

侯而燕

與親戚

燕

則尚毛

彼即中

庸之燕

毛亦即

文王世

子族燕

之禮與

此不同

常棣

孔疏謂

此經亦

謂同姓

諸侯則

即大宗

伯所謂

以飲食

鄭司農云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

與諸侯親親上齒

則諸侯毛者釋文云毛劉本作耄音毛案耄毛字亦通

此謂合諸侯而燕與親戚燕

則尚毛彼即中庸之燕毛亦即文王世子族燕之禮

與此不同常棣孔疏謂此經亦謂同姓諸侯則即大宗

伯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者賈疏又謂此燕

即掌客之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以經考之二

說皆非也此經乃專據王合諸侯而燕與平時燕諸

侯羣臣不同若是同姓族燕則經又不宜概稱諸侯

絕無別異之文矣蓋王合諸侯而饗禮在掌客彼

注謂公侯伯子男盡在此燕亦五等諸侯盡在而其

禮則貴齒而不尚爵若饗禮則以爵為獻數故掌客

云諸侯長十有再獻注云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二

禮所尚不同亦禮貴相變也凡燕皆在寢此合諸侯

而燕亦然注云謂以須髮坐也者中庸云燕毛所以

序齒也鄭彼注云燕以髮色為坐說文毛部云毛

眉髮之屬及獸毛也國語齊語云班序顛毛以為

民紀統章注云顛頂毛髮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

等又楚語注云毛須髮也云朝事尊尊上爵者賈

疏云依爵尊卑為先後云燕則親親尚齒者賈疏

云此乃不問爵之尊卑取以年齒為先後也語讓

案親親者言與諸侯歡燕所以示親愛常隸疏據此

注以證其燕同姓之說非鄭情也鄭司農云謂老

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者先鄭說與後鄭

同檀弓不獲二毛鄭注云二毛鬢髮斑白左

傳僖二十二年杜注云二毛頭白有二色凡諸公

相為賓朝也**疏**謂相也

凡諸公相為賓者以下並諸侯在國待來朝之君

之禮此官亦掌其儀節隨時頒而攷之

注云謂相朝也者即大行人云世相朝是也

此據諸公自相朝之禮其侯伯子男朝公及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
自相朝則待賓之禮各視其爵而降殺焉

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賓所停止則積闕則問
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

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積問不言登
受之於庭也鄭司農云旅讀爲旅於大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於

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之玄謂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
之也賓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

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三疏主國五積三問者此賓入竟以後
揖謂庭中時也拜送送使者

諸公三問者謂入竟問遠郊問近郊問也凡積問及勞皆受於舍館
或亦爲帷宮以行禮五等諸侯相爲賓積問之禮差並詳大行人掌

客職云皆三辭拜受者拜經例用古字當作擯石經及各本並誤下
並同詳春官世婦疏三辭謂上介辭禮於舍門外拜受謂賓親受幣

於舍館之庭以聘禮覲禮推約之蓋使者於堂下東面致命賓則西
面拜受也云皆旅擯者此朝君待主國卿大夫故用臣禮也云再勞

者謂入竟勞遠郊勞也并後主君近郊勞爲三勞與問數同但問禮
輕主君不親故立文不同此再勞禮亦當旅擯經不言者冢上文省

又依朝禮聘禮朝賓受勞訖亦當有擯使者之節經文皆不具也云
三辭三揖者亦辭禮於門外既入門則於庭中三揖云登拜受拜送

者此則使者登堂東面致命賓則於東階上北面拜受幣主國之使
不拜送幣禮畢使者出則賓於門內西面拜送使者使者亦不答拜

聘禮注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注云賓所停止則積者謂致
牢禮米禾薪芻有饌陳之積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諸侯相朝之禮

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賈疏云謂遺人云十里有廬廬
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也云閱闕則問

者謂中闕闕無禮事則問訊之也其禮蓋殺於勞孤卿大夫則無問直有勞而已云行道則勞者謂以方在道路故勞其勤苦也云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者賈疏云按聘禮遣卿行勞禮臣來尚遣卿勞明君來遣卿勞可知此再勞一勞在境一勞在遠郊皆使卿其近郊勞當主君親爲之也其積問當使大夫故下句云致殮如致積之禮注云俱使大夫禮同也知致殮使大夫者見聘禮宰夫朝服設殮宰夫即大夫問亦小禮明亦使大夫也案賈說非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則境勞當使大夫左傳隱十年孔疏亦云勞禮遠郊使卿竟首使大夫與朝事合致殮亦疑當使卿詳後疏云從來至去數如此也者明經云五積三問再勞爲來去之通數也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出入五積注云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案上公五積疑當來三去二但經注無文無可質證要來去止此數買大行人疏謂來去皆五積非是其三問再勞等據此經蓋並來有去無故左昭五年傳云入有郊勞出有贈賄明問勞專饗來時之禮去別有贈送與問勞異也云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者謂賓辭主國之使以禮來致積與問勞也士冠禮注云禮辭一辭而許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若然此經皆三辭而許故不曰終辭矣云外者以賓所居之舍爲內故以使來爲外云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者別於再勞登拜受爲受之於堂也聘禮說受勞之禮云迎于舍門之外再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再拜稽首受幣鄭彼注謂侯伯之臣不受於堂此諸公受積問於庭約如彼侯伯臣受勞之禮亦於舍門內之庭也但此賓爲朝君則與彼臣禮不同蓋當使者東面致命賓則西面拜受幣不北面亦無稽首也鄭司農云旅讀爲旅於大山之旅者季氏旅於泰山論語八佾篇文先鄭謂旅擯亦傳辭此蓋讀旅爲臚而訓爲傳也詳後云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之者九人專據

公之介言之不云使介或當如後鄭說七人也此謂公介九人以女
傳辭相授而下問賓之未介受之以女傳而上告於問賓問賓又以
答辭授上介以女傳而下公之未介又受之以女傳而上至上介乃
入告公如下文交擯也賈疏云此先鄭以為旅擯與交擯同之後鄭
不從者此臣禮云旅擯下文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明其別旅直陳
擯介不傳辭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劉台拱申先鄭義云交擯傳辭
旅擯亦傳辭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
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
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黃以周云合讀先鄭各注旅
之言臚臚之言傳旅擯者衆擯臚傳其辭也以經記覈之當以先鄭
為長如聘用旅擯司儀有明文而聘義則曰介紹而傳命論語君召
使擯亦為聘禮而皇侃等釋揖所與立亦以為擯傳辭有左右揖此
皆旅擯傳辭之明據也案先鄭釋旅擯與後鄭不同劉黃並申先鄭
義而劉謂旅擯交擯皆傳辭以先鄭前後注義覈之似劉說近得其
指但經凡君與臣行禮皆旅擯兩君行禮則皆交擯是旅擯之禮必
殺於交擯事無可疑如劉申先鄭說則是全無區別信有未安今攷
覲禮嗇夫承命及四傳擯為交擯之禮聘禮聘享諸節並賓與擯面
相交言為旅擯之禮是旅擯不傳辭後鄭義合於經殆不可易聘義
及論語皆廣論擯介之事固不容拘執矣至此經致積問在道朝賓
與主使所陳皆依介數不依擯數故先鄭謂公介九人後鄭後注又
謂使者介七人斯乃在道與在國不同二鄭義本無異也互詳後疏
云玄謂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者為蜀石經作如誤案旅臚聲
近字通續漢書百官志云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賈疏云按爾雅
釋詁云尸旅陳也釋言云豫臚敘也注云皆陳敘也後鄭不從旅大
山之旅從臚者欲取敘義也段玉裁云後鄭云不傳辭但陳之而已

故讀為臚臚陳之也後鄭意下文交擯乃是傳辭陳壽祺云士冠禮注古文旅作臚漢書敘傳大夫臚岱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泰山是也師古曰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史記六國表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即臚岱也然則先鄭亦讀旅若臚後鄭恐人不知旅於泰山之旅音臚故引伸之非與先鄭有異也案陳謂旅泰山之旅亦通作臚是也但後鄭論語注今佚此章義無可攷漢書敘傳顏注訓臚岱為陳與後鄭此注義合然先鄭實詁旅為臚句傳之臚不為陳訓二鄭讀雖略同義不能強合也云賓之介九人者據大行人上公介九人與先鄭說同若侯伯則介七人子男則介五人云使者七人者以其為主國之臣也賈疏云自從降二等之禮案鄭賈亦據大行人義此專屬諸公之使言之若侯伯之使則五人子男之使則三人亦並依介數不依擯數公五侯伯四也云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者別於傳擯有傳辭也凡賓禮君於臣則旅擯聘禮說諸侯於聘賓旅擯之法云擯者出請事注云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於是時賓出次直闈西北面上擯在闈東闈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此即旅擯之禮唯上擯與聘賓相問對餘擯介皆陳位不傳辭也呂飛鵬云聘禮諸侯於聘賓則旅擯此經云諸公相為賓而亦旅擯者五積三問再勞皆使卿大夫致之故也云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者末擯即所謂末介也謂使者直闈西北面公之上介在闈東闈外西面使者之上介在使者西北東面公之次介在上介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公之末介與使者末介東西相直公之上介進南面揖使者俱前使者至其末介公

之上介至其末介各三丈六尺止公之上介揖而請事使者則對如聘禮旅擯之位也云三揖謂庭中時也者賈疏云如聘禮入門揖當

曲主當碑揖是也詒讓案此謂進至舍館之庭中時表記云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是也禮之通例凡入門將左右曲揖則當門內

鬻也將北曲揖則當陳也當碑揖則於堂下三分庭一在北也三揖地不同而皆在庭中故云謂庭中時云拜送送使者者謂禮畢使者

出賓拜送使者於大門內也凡禮之通例送賓主人尊者皆於大門內也經文拜送與拜受相次嫌其為使者拜送幣故特釋之

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主君郊勞備三

勞而親之也鄭司農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車逆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謝辱也玄謂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

辭也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

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疏主

郊勞者此賓至近郊之禮觀禮說侯氏受郊勞云侯氏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注云郊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又左襄二十八年傳云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杜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是受郊勞當為壇及帷宮也云交擯三辭畢逆拜辱者此兩

君始相見用敵禮也三辭亦賓主之介傳辭辭禮車逆拜辱則賓親迎主君而拜其辱此皆於舍門外行之賈疏云此當近郊勞交擯者

主君至郊郊有館舍賓在內主君至館大門外主君北面而陳此九介去門九十步東面賓在大門內於門外之東亦陳九介西面不陳

五擯者非主君從賓禮故也車迎拜辱者傳辭既訖賓乘車出大門迎主君至主君處下車拜主君屈辱自至郊也云三揖三辭者賓主

同入門於庭中三揖至階則三辭讓升也此賓主敵三讓則賓先升
 以道主君聘禮注云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
 許升是也云拜受者賓主既登堂賓則於東階上北面拜受幣也賈
 疏云賓再拜乃受幣主君亦當拜送不言省文也云車送三還再拜
 者此亦賓於舍門外乘車送主君也賓拜送主君亦不答拜賈疏云
 賓乘車出門就主君若欲遠送之三還者主君見賓送己三還辭之
 再拜者賓見主君辭遂再拜送主君也注云主君郊勞備三勞而
 親之也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親郊勞大行人云上公三勞此上
 文止有再勞至此主君身自郊勞乃備三勞之數且益親之也彼王
 待來朝諸侯使大行人勞王不親行故直云三勞文不別也鄭司農
 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者先鄭後注云交擯擯者交
 也蓋與後鄭說同擯即介也依前旅擯注義則賓及主君各介九人
 不依擯數俱三辭謂賓之擯辭主君之勞主之擯又辭之如此者各
 三而止此云賓揖之擯正謂主擯與賓擯交傳其辭賓不自對也云
 車逆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謝辱也者先鄭意此為賓入
 國以後主國君親逆於館之事拜辱亦謂拜其親迎之辱與郊勞不
 相冢後鄭則以二者並為迎謝郊勞二說不同後鄭為長賈疏云後
 鄭不從者此直是備三勞既未至國何有輒迎賓於館乎云玄謂交
 擯者各陳九介者賈疏云以其在道俱不為主故無五擯之事故各
 陳九介也云使傳辭也者對旅擯不傳辭觀禮所謂傳擯也凡賓禮
 兩君相見則交擯傳辭天子待朝觀諸侯不純用臣禮故亦傳辭觀
 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注云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末擯承命於
 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
 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為上擯又聘禮注云天子諸侯朝觀
 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未則鄉受之反
 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郊勞交擯陳九介使傳辭與觀

禮略同但天子受朝於國陳五擯此主君勞賓於郊則陳九介與彼小異耳凡擯介之數爵尊者多爵卑者少行禮之時又以遞傳爲文蓋非第致敬於主君在賓亦自有得申之隆禮故兩君相見用交擯其陳位與旅擯亦同但旅擯則上介請事使者自對不傳辭交擯則賓之上介受命於賓而出以次遞傳於末介末介傳於主君之末介主介又以次遞傳於主君之上介上介又受主君之辭遞傳於賓之上介賓上介又傳而入以復於賓此傳辭之法也云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者此破先鄭說也以主君與朝賓禮敵當迎於大門外明車逆卽來朝之賓乘車出所止之舍門迎主國之君若不敢當其親來而欲遠就見之者既遇而相見則朝賓先下車西面迎拜謝其來勞之屈辱也云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者至主君勞禮畢去時賓又親出門西面拜送之也此賓主禮敵故迎送皆於大門外賈疏云賓乘車出門就主君若欲遠送之主君見賓送己三還辭之賓見主君辭遂再拜送主君也云車送迎之節各其以等者據齊僕說朝覲宗遇云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明諸侯相朝禮亦同皆以其爵之尊卑爲送迎遠近之節亦如大行人職五爵三等也云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者賈疏云賓主俱立當軹大行人文云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者以經三辭文兩見故特釋之先辭在舍門外爲辭禮後辭在堂下爲辭升也賈疏云按鄉飲酒禮主人取爵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注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禮升堂是事同不云讓而云辭者此賓主敵者主人之意欲有受於庭之心故從事異曰辭是以下諸公之臣等升堂皆云讓依事同曰讓非敵故聘義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並事異不云辭者欲取致尊讓之意變文耳又彼記文非正經故不爲例也案賈說非也鄉飲酒注所謂事同曰讓

者謂若賓主同升階不辭其升而讓先也事異曰辭者謂主不敢當賓之降而辭其降也依彼義則此注所云辭禮辭升堂者正合事異曰辭之例賈反謂禮升堂是事同失之至辭讓散文亦通故聘義亦以事異為讓劉台拱云疑後三辭當作三讓既三揖則升堂必矣乃

又辭升堂何也案以後諸公之臣相為致館亦如之館舍也使大夫國客受郊勞之文校之疑劉說近是

親致疏致館亦如之者以下皆賓初至國之禮聘禮云卿致館注云

禮與彼同惟以君親致為異賈疏云亦如之者上主君郊勞此親致館明亦如之也凡致者皆有幣以致之致之使若己有然也注云

館舍也者委人注同聘禮注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諸侯行舍於諸公廟大夫行舍於大夫廟賈彼疏謂諸公大國之孤又

聘禮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注云館者必於廟然則此五等諸侯相朝並館於卿之廟也云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

親致焉者賈疏云鄭知使大夫授舍者見聘禮云大夫帥至館卿致之以此知先遣大夫授館也此大夫亦應是卿案賈謂此大夫是卿

者待朝君之禮宜隆於聘臣也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司里授館彼似通朝聘言之司里蓋掌宅里之官經不見者或冬官

之屬韋注以為里宰非也此注大夫賈謂是卿蓋君特使與司里同授之鄭意未必即謂司里也致館如致積之禮

俱使大夫禮同也疏於館也賈疏云上公餼五牢賓始至之小禮曰餼大禮曰饗餼也

禮故致館後即言之又聘禮疏云致積有幣致館亦有幣也注云俱使大夫禮同也者賈疏云以其俱小禮不使卿故云俱使大夫禮

謂此君親致館則致餼與積似當使卿案後致饗饋亦君親致餼雖

小禮然不過降饗一等王說於理得通竊疑五積在道致非一次當使大夫餼止一致又在國當使卿爵實不同以其同為臣致故禮得相如猶竟勞使大夫遠郊勞使卿其禮亦同也若然注云同使大夫似亦對君親致言之卿大夫渾言不別猶後致饗食亦當使卿而注云大夫上注云大夫授館疏謂大夫亦應是卿諸注文例或略同與云餼食也者餼本為饋食引申為凡食物之稱蜀石經作餼夕食也則與宰夫先鄭注同非後鄭義也詳宰夫疏云小禮曰殮者聘禮宰夫朝服設餼其禮有飪腥而無餼牽又饌設不多故鄭聘禮注云食不備禮曰餼是比饗餼為小也云大禮曰饗餼者其禮及將幣交擯比餼為盛也外饗注亦云致禮於客莫盛於饗詳彼疏

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

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

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鄭司農云交擯擯者交也賓車進

及出車送三請主人三請留賓也三進進隨賓也賓三還三辭告辟

賓三還辭謝言已辟去也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

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荅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

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

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儀與闈之閒士介拂張此為介鴈行相隨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賓三揖三讓讓升也登再拜授幣授當為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賓當為賓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賓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賓賓也三請三

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疏及將幣者此謂致殮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疏之明日正行朝禮於

廟也將幣亦謂授玉也凡諸侯相朝以命圭與朝天子同史記齊世家索隱引張衡云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受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

則不授玉此與經不合不可從賈疏云及至也至將幣謂賓初至館後日行朝禮之時幣即圭璋也云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者此與郊勞

同但前為朝君受主君之禮此為主君受朝君之禮賓主互易當主君西面拜朝君東面拜下送賓同賈疏云此並在主君大門外賓去

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外之東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辭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

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如是

者三謂之交擯三辭諸交擯者例皆如此也車逆拜辱者傳辭既訖主君乘車出大門至賓所下車拜賓屈辱來此也江永云交擯三辭

再辭是主君辭其朝而賓答之三辭是主君固辭其朝而賓又答之仍有主君許之辭當傳自主傳至賓者四自賓傳自主者三也案江

說是也疏謂賓主皆止三次傳辭說未備云賓車進答拜者賈疏云賓初升車進就主君主君下賓亦下車答主君拜也云三揖三讓者

此揖讓在大門外時讓謂讓入仲尼燕居云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是也至雉門時讓入亦同賈疏云主君遙揖賓使前北面三讓入大

門也云每門止一相者賈疏云既入門迴而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仍有二廟以其諸侯五廟始祖廟在中兩廂各有二廟各別院為之

則有三門門傍皆有南北隔牆隔牆皆通門故得有每門若不然從大門內即至祖廟之門何得有每門而云門止一相乎故為此解也

案賈說非也此云每門者謂入雉門及五廟之外門故云每門也凡廟諸侯在雉門內天子在應門內鄭賈謂天子諸侯皆在中門外失

之詳小宗伯疏又賈說廟制爲五廟平列是也惟謂廟門之外牆南向無門凡至廟者皆由穆第二廟外西牆閤門入東行凡經三閤門始至大祖廟以是說經之每門聘禮疏亦謂此經每門爲據閤門言則非也今定五廟門外有牆中爲總門與大祖廟門正相直其由大祖廟入昭穆廟乃別爲閤門穆第二廟外西牆無閤門也詳守祧疏云及廟唯上相入者上相相中最貴者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此諸侯相朝禮雖殺於王亦使卿爲上相也賈疏云相入卽上擯上介須詔禮故須入云賓三揖三讓者此第二次揖讓在廟庭中時讓謂至階讓升仲尼燕居云揖讓而升堂是也云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者賈疏云授當爲受賓主俱升主人在阼階上北面拜乃就兩楹闕南面賓亦就主君賓授玉主人受之故云再拜受幣也賓既受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云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者賓賓訖賓降出主人送至門外以車從既請賓就車又以已車前進至所止之處則再拜以送賓也云賓三還三辭告辟者賓亦不答拜也方苞云三辭告辟以主君將拜驅而辟之不欲見主人之拜也主君再拜當在賓告辟後而序於前見賓告辟時主君卽拜而賓已辟然後主賓之敬皆曲盡而各得其安也注鄭司農云交擯擯者交也者先鄭說無旅擯交擯之異謂擯者主客交錯傳辭也案此賓至國正行朝禮則賓陳九介主君陳五擯與前郊勞交擯賓至並陳九介者小異云賓車進答拜賓上車進主人乃答其拜也者賈疏云後鄭不從者車逆拜辱已是主人今云車進答當是客何得主人再度拜故不從也詒讓案先鄭蓋以車逆拜辱爲主君車逆而賓拜其辱故以此答拜爲主人答賓之拜也云及出車送三請主人三請留賓也者賈疏云後鄭亦不從者行朝享禮賓訖送賓出禮既有限何因更有留賓之事故不從也云三進進隨賓也者謂賓行前進主人亦進從之三請故有三進也云賓三還三辭告辟賓三還辭謝言已辟

去也者告辟告辟主君之拜也賓但告辟遂去不答拜者禮之通例
 送者拜去者不答拜鄉射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云不答拜
 禮有終也是也云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者大戴
 禮記朝事篇云君拜迎于大門外案大門外謂諸侯庫門外其內即
 外朝也禮通例賓主人敵者迎於大門外此既交擯三辭主君乃出
 大門迎賓故經車逆在交擯三辭之後大行人注云王始立大門內
 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是天子待來朝諸侯亦同曲禮孔疏謂賓
 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而後交擯傳辭與此經注敘次
 並迕非也云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答拜也者此破先鄭說
 也主君出門既見賓車則主君先下車拜其辱賓車稍前賓乃下車
 答主君之拜也凡賓車止於門外故曲禮云客車不入大門云三揖
 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者據大行人上公朝位賓主之閒九十
 步也若侯伯則相去七十步子男則相去五十步此三揖在大門外
 與後庭中三揖有將右曲將北曲當碑之節者不同云至而三讓讓
 入門也者與後升堂時三讓為讓升者異也國語周語云在禮敵必
 三讓曲禮云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此讓入門亦謂入大門主君
 由闈東朝君由闈西皆中門而入此主君三讓則賓亦三辭禮器云
 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是也云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
 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者明相即主君之上擯及
 賓之上介因事異名耳前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彼專據擯
 言之攷聘禮云擯者進相幣又擯者立于闈外以相拜凡言相亦皆
 專據擯而不及介鄭知此相兼有介者後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云每
 門止一相及門唯君相入注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彼以君
 相對臣相為文臣相即聘介也此經唯云上相不辨賓主明兼有賓
 相可知故注兩舉擯介也互詳大宗伯疏云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
 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者賈疏云此聘義文按彼介紹而傳命謂

聘者旅擯法引證此交擯者但紹繼也謂介相繼而陳則交擯旅擯皆得爲紹故此交擯亦得紹介而傳命也按彼注質謂正自相當賓主不敢正自相當故須擯介通情也云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者每入門時止一人相禮不如在外用五擯九介傳辭者示情彌親禮彌簡也云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闈之闈士介拂棖者玉藻文引之者證介隨君入門之節鄭彼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闈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孔疏云闈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也又引崔氏皇氏云君必中門者謂當棖闈之中主君在闈東賓在闈西主君上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闈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闈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棖闈之中央賈疏云君入門不言所拂者朝君入由闈西亦拂闈不言之者君特行不與介連類故不言也介拂闈者上介隨君後與大夫士介自爲鴈行於後也王念孫云疏云朝君入由闈西亦拂闈與鄭玉藻注君入必中門不合其說甚誤君入當棖闈之闈未嘗拂闈也案王說是也凡門皆兩棖一闈闈在兩扉之闈當以崔靈恩皇侃說爲正孔穎達李如圭楊復江永凌廷堪張惠言孫希旦胡培翬朱大韶並從之賈聘禮疏獨謂闈有二分列東西非也凡入門近闈則拂闈近棖則拂棖若中門則當一扉之中於棖闈皆無所拂依玉藻注義則君與大夫介入門行列正相當賈此疏謂君亦拂闈則與上介行列相當不當棖闈之闈其誤明矣云此爲介鴈行相隨也者卽玉藻注所云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是也蓋入門時君特在前上介相禮者則先衆介拂闈而行次介以下則繼上介後相鴈行以次而入也玉藻孔疏云鴈行參差節級云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者明非終不入特絕行在後不相隨俱入耳賈疏云知不全入而爲絕行在後者以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故知此君介亦入門門西北面西上可知故云絕

行在後後亦入廟也云賓三揖三讓讓升也者此三揖卽入門後庭中三揖也讓升者別於前三讓爲讓入門也聘禮說歸饗饋之禮云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注云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據彼注則賓主敵者主人一讓賓一辭主人再讓賓再辭主人三讓賓三辭主人乃先升以道賓此諸公賓主相敵則亦三讓而主人先升也云登再拜授幣授當爲受者授受聲類同鄭意下文云賓拜送幣則此不當云授幣且授幣與再拜文相屬再拜屬主君則授幣非指賓授玉可知故必破授爲受也云主人拜至且受玉也者釋再拜之義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卽此云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者後注義同朝畢必有享卽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是也有言據聘禮文詳大行人疏云賓當爲賓者謂賓亦如之之賓當爲賓聲類同也段玉裁云以賓爲賓古文假借也聘禮少牢饋食禮賓字亦多作賓依說文賓擯同字皆訓導也而鄭君說禮擯爲導賓爲禮賓分別與許不同云謂以鬱鬯禮賓也者謂與大行人賓王禮諸侯事同而文異朝事記亦云賓而禮之是也今攷以鬱鬯禮賓謂之賓賓猶敬也此與大司徒賓與及卿大夫與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義同鄉飲酒禮以酒獻賓朝聘禮以鬱鬯裸賓二者通謂之禮亦通謂之賓足相比似不必讀爲賓也云上於下曰禮敵者曰賓者賈疏云大行人云王禮再裸而酢之屬是上於下曰禮此諸侯云賓是敵者曰賓也凌廷堪云凡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醴則謂之禮不用醴則謂之賓士昏禮納采問名禮畢請醴賓注醴當爲禮此女父禮賓也聘禮聘享禮畢請禮賓此主國之君禮賓也皆用醴又聘禮郊勞禮畢賓用束錦賓勞者又夫人使下大夫勞賓之如初又歸饗饋畢出迎大夫注賓出迎欲賓之又下大夫歸上介饗饋賓之兩馬束錦又夫人使下

大夫歸禮畢賓饋之乘馬束錦上介饋之兩馬束錦此聘賓及上介
饋主國之使者也覲禮郊勞畢侯氏用束帛乘馬饋使者又天子賜
舍畢饋之束帛乘馬又賜侯氏車服畢饋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
馬饋大史亦如之此皆侯氏饋天子之使者也皆不用醴案凌說甚
析但此經之饋為裸禮禮經之饋為幣馬事實不同鄭此注之意蓋
謂此經字雖作饋實與禮經之禮相近但以尊卑文異其與禮經之
饋事固不相涉也若然此注之禮即禮經之禮而饋非即禮經之饋
不必援彼釋此後注云禮以醴禮客即用禮經義也引禮器曰諸侯
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者證饋不用醴而用鬱鬯也孔疏云謂
五等自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
接以芬芳之德不在穀味也云謂此朝禮畢饋賓也者禮器下文又
云大夫聘禮以脯醢饋禮相對為文明此即指朝畢饋賓之事云三
請二進請賓就車也者主君送賓至大門外則請賓就車如是者三
也云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也者此車謂主君之車主君每
一請則主君之車亦一進示欲乘車遠送賓也云三還三辭主君一
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者浦鏜云者字當在三還三辭下阮元云疏引
注請下無者當如浦說案浦阮校近是賓出大門向外行以致饗餼
主君送請不敢徑行故主君一請則賓還面向內辭之也 致饗餼
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耳其餘
人為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鄭司農云
還圭歸其玉也故公子重耳受殽反璧玄謂聘以圭璋禮也享以璧
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 疏 致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者
禮贈送以財既贈又送至於郊 疏 此行朝禮後在館及行至近郊
之禮凡五等諸侯相為賓饗餼饗食之數並詳掌客職此饗食亦冢
致為文與饗餼還圭皆致之賓館致贈即於郊與送禮相將經以君

親行故文特致詳也云皆如將幣之儀者亦謂交擯及迎送辭受揖讓之儀略同其節文細別則異也注云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耳者惟蜀石經宋大字本作唯字通此謂饗食正禮行於廟則使卿戒速賓於館主君不親往也方苞云注非也冠禮之賓儕輩也鄉飲酒之賓鄉大夫所治部民也主人猶親速況敵體之國君乎案方說較鄭爲長鄭謂速賓君不親往者以公食大夫禮及聘禮饗食君皆不親往然彼皆君待臣禮不可以例此也公食禮云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注云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又云大夫相食親戒速注云記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復自召之則戒速禮同必以同班敵者相食必親往速無疑矣云其餘主君親往者謂饗饋等四事皆君親致之也唯饗食於廟君親行之而致禮則否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親致雍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雍既與饗饋字通朝事亦據親饗食言也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膳宰致饗廩人獻饋司馬陳芻彼云官致者廣駭朝聘亦以具送陳設事在有司耳實則以幣致之者君自親其事也云親往者賓爲主人主人爲賓者此主君親至賓館則賓轉爲主人而以待賓之禮待主君也聘禮注亦云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爲賓賈疏云見聘禮云君使卿歸饗饋又云賓迎于外門外又云大夫東面致命君使卿還玉于館賓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鄭君以此二者知賓爲主人主人爲賓致贈郊送亦然可知也聘禮乃君於臣此兩君敵明主君親爲之矣云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者明此經饗食亦據致禮故得如將幣之儀也凡此致饗食與聘禮待國客同掌客云上公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是也其不親燕亦有致幣注不言者文不備互詳酒人及掌客疏又據聘禮致幣各以其爵鄭注謂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此致禮於國君君既不自致則當使孤卿注云大夫

者亦謂上大也鄭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者以聘禮說還圭亦云
還玉後鄭彼注云玉圭也但彼臣聘用瑑圭此國君相朝用命圭耳
朝時廟中受其玉上云受幣是也禮畢則主君親歸玉於賓館據聘
禮則并還璋經文亦不具也云故公子重耳受殮反璧者賈疏云僖
公二十三年左傳公子重耳反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
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
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者
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殮反璧是其事
引之者證還圭之事但彼反璧者義取不貪寶意非還圭故後鄭不
從也云玄謂聘以圭璋禮也者賈疏云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謂
行聘禮也云享以璧琮財也者賈疏云貢財貨時用璧琮以致之故
云財也云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者亦聘義文鄭彼注云圭瑞
也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還之皆爲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己之有遙
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者財可遙復重賄反幣是也
案鄭言此者明朝聘皆有還圭其義同也云贈送以財者說文貝部
云贈玩好相送也聘禮注云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左昭五年傳云
出有贈賄杜注云去則贈之以貨賄財賄義同詩大雅韓奕云韓侯
出祖出宿于屠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箋云贈送也又使送以車馬所
以增厚意也樂記云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
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此
蓋天子贈上公之禮詩秦風渭陽說康公送晉文公公云何以贈之路
車乘黃則侯國自相贈亦有車馬矣云既贈又送至於郊者於舊本
竝作于今依蜀石經正賈疏云聘禮賓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
幣注云言如覲幣見爲反報是贈并送至于郊案朝禮無文故鄭賈
約聘禮爲說亦君親送
於近郊與來時郊勞同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鄭司農云賓之拜
禮者因言賓所當

拜者之禮也所當拜者拜饗饋拜饗食玄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

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疏

賓之拜禮者此賓將行時拜主國之禮於朝也注鄭司農云賓之

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也者明經言拜禮與下二句為目諸

公相為賓授玉後主君當亦有禮裸知此拜禮非別為拜裸禮者以

聘禮將幣後亦有禮賓而無拜禮明此亦不當拜也云所當拜者拜

饗饋拜饗食者謂當拜者止此諸禮其餘燕羞餼乘禽等皆不當

拜與聘禮異也云玄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

者此朝謂庫門外之廷聘禮注云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是也

三禮謂饗饋一饗二食三賈疏云先鄭所說是後鄭增成其義按聘

禮饗饋燕羞餼之明日賓皆拜於朝將去又三拜乘禽于朝彼臣

故盡拜謝此賓之拜禮在致贈郊送之下則不及燕羞餼乘禽以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繼續也引申之為往來報復之義故先鄭以復訓繼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主人禮費既多非賓所能復云玄謂繼主君者賓主君也者賈疏云按聘禮君遣御勞及致館等皆賓饋者報也上注云敵者曰賓故此報主君為賓云賓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饗饋還圭贈郊送之時也者賈疏云按聘禮云賓至于近郊君使御朝服用束帛勞又云賓用束錦賓勞者君使御章弁歸饗饋又云大夫奉束帛又云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注云出迎欲賓之庭實設乘馬賓降堂受老束錦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是皆有賓法彼兩臣有賓此兩公有賓可知也若然彼聘禮致館無賓者彼君使御致館不以幣故亦無賓明此兩君致時有幣合亦賓之也主君有故不能親饗食以脩幣酬幣致之亦無賓鄭彼注云以己本宜往還玉于館及還享雖無束帛文亦當賓之矣案聘禮致館實有幣而無賓賈謂無幣非是詳後疏云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亦有饌陳之積者不如也者皮馬賈疏述注作乘馬阮元云諸本作皮誤詒讓案此謂主君致饗饋時有牲牢采禾薪芻等饌陳之積賓饋主君則惟如致幣以報之不報其饌陳之積也云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者賈疏云聘禮賓不見有饗食速主君者臣於君雖他國亦不敢速君故禮記云大夫饗君非禮是也此兩君即得其燕食等皆得速主君也案上注云惟饗食速賓故賈意賓饗食主君當亦使人速之賓不親往速燕禮輕於饗食亦不親速可知然依方苞說主君饗食賓當親速則賓饗食主君及燕似亦當親速不必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如鄭賈所說也

也如諸公之儀

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

疏注云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饗饋饗

食之禮則有降殺者賈疏云五等諸侯以命數分為三等其主璋饗饋積步數饋介皆降殺備於大行人掌客其進退揖讓之儀一與

周禮王義七十一

諸公之儀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謂相也疏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者以

於下文也 注云謂相聘也者謂奉君命聘問往來為國客也 則

三積皆三辭拜受受者受之於庭也疏則三積者客初入竟之禮也

或一積或二積經注無文未知其審賈疏云此謂在道之禮於路館

致之亦有束帛致之云皆三辭拜受者與前諸公受積同案亦當旅

擯經不言者文略凡此諸公之臣蓋亦唯有積勞不問與大行人職

待大國之孤禮同經不言不問者亦文略也 注云受者受之於庭

也者亦與前諸公受積同受之於舍門內之庭也以聘禮受勞禮約

之蓋亦使者入門東面致命客則北面再拜稽首受幣也此諸公之

臣凡受禮自郊勞外蓋皆受於庭與受積同詳後疏云侯伯之臣不

致積者賈疏云按聘禮以五介又張檀是侯伯之卿聘使者經不云

積明侯伯之臣不致積可知但不以束帛行禮致之豈於道全無積

乎明有也黃以周云致積致殮皆使卿大夫致之司儀云致殮如致積之禮是其致禮同也其不使卿大夫致而微者直陳其禮謂之設聘禮宰夫朝服設殮記云殮不致謂不用致禮非無殮也侯伯之臣不致積與不致殮同亦非無積也聘義云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自是五等之臣通禮但諸公之臣以禮致侯伯子男之臣不以禮致直使微者陳設之而已其設之法亦當與宰夫朝服設殮同賈疏說甚通其據東帛言之者用鄭殮不致注其實當依經致皆卿大夫不致而設者士案賈黃說足補注義聘禮無積蓋亦因不致禮殺故文不具耳聘義孔疏謂彼三積專謂上公之臣亦誤會此注不足據也

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

儀及退拜送

登聽命賓登堂也賓當為傭勞用東帛傭用東錦侯伯之臣受勞於庭

疏

及大夫郊勞者此客至近郊之

禮也凡聘臣蓋皆一勞聘禮云賓至於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鄭彼注云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彼侯伯之

臣相聘尚使卿勞則此諸公之臣郊勞使卿可知云大夫者以卿即上大夫得通稱也云旅擯者亦用臣禮也賈疏云旅擯不傳辭賓使

各陳七介而已云三辭者辭郊勞也左昭二年傳云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于執事

敝邑宏矣敢辱郊使請辭是辭郊勞之事但聘禮載受郊勞唯一禮辭此則有三辭與彼異者或禮文不具抑諸公之臣尊於侯伯故禮

亦彌繇與云拜辱者謂既三辭客乃出舍門門東西面迎拜使者外來之辱案聘禮賓再拜勞者不答拜則此拜辱使者亦不答拜可知

云三讓登聽命者此謂入郊舍之門及階聘客三讓大夫三辭而後聘客先升堂聽使者所致主君勞問之命聘禮云勞者奉幣入東面

致命賓北面聽命此唯升堂不同其致聽之節一也云下拜登受者尊主君之命故降拜於堂下也據聘禮當北面再拜稽首凡臣與君

行禮皆降拜君若待以客禮則辭之然後升成拜凌廷堪謂下文云致饗餼如勞之禮考聘禮歸饗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

首即此下拜也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即此登受也案凌說比例甚搞若然此亦當大夫辭升成拜乃受經文不具也云賓使

者如初之儀者此受勞訖更端復旅擯迎入舍行傭也賈疏云謂使傳命訖禮畢出門賓以束帛賓使者如初行勞時之儀前賓受幣今

使者受幣受幣雖異威儀則同敬主君使者也云及退拜送者傭畢使者退聘客於舍門外西面拜送使者亦不答拜聘禮受傭訖亦云

乃退賓送再拜是也注云登聽命賓登堂也者謂聘賓與使者相讓至三則賓先登堂聽命使者隨之登堂東面致命受幣也堂謂舍

周禮正義卷之二十一 五 中華書局聚

館之堂云賓當為賓者前注同據聘禮受勞後有賓勞者之禮云勞用束帛賓用束錦者呂飛鵬云聘禮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使者勞賓用束帛之證也又云賓用束錦賓勞者此聘賓使使者用束錦之證也云侯伯之臣受勞於庭者賈疏云亦按聘禮賓是侯伯之臣云受於舍門內是不登堂也詒讓案聘禮郊勞注云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於堂彼注亦據此經為說

致館如初之儀如郊勞也不償耳侯伯之臣致館於庭不言致殮

疏

致館者此

賓初至國之禮也案聘禮記諸公之臣當館於大夫之廟注云如郊勞也者賈疏云按聘禮賓至大夫帥至館卿致館此公之臣亦當

然上云郊勞此云如初如初郊勞也案此亦當卿致之司里授之詳前疏云不償耳者明唯此不如郊勞也賈疏云聘禮致館無束帛賓

亦無償知此亦然也案聘禮致館注云主人以上卿禮致之賈彼疏云覲禮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賓之者尊王使也無禮謂無

束帛此云以上卿禮明有束帛致亦可知若然有禮則稱致覲禮不稱致無禮故也據此文侯伯之卿聘郊勞致館有幣則五等待臣皆

同有幣也案聘禮疏說與此疏不同黃以周云覲禮賜舍擯之聘禮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不言擯之是

不償也鄭此注亦以聘禮決之凡諸公相為賓及其臣之為國客致館皆有束帛鄭注郊勞云勞用束帛注致館云如郊勞也不償耳明

主國亦有束帛特賓不償使為異耳疏云聘禮致館無束帛與聘禮本疏違案黃說是也云侯伯之臣致館於庭者於舊本並誤于今依

蜀石經正聘禮云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

稽首卿退賓送再拜亦無登聽命下拜登受之事故知致館於庭也

云不言致殮者君於聘大夫不致殮也者凡聘使至皆有殮直設之

而已不以束帛致之故云不致也賈疏云按聘禮致館之下即云宰

夫設殮卽此致館下不云致殮故云君於聘大夫不致殮如是五等之臣皆無致殮也引聘禮曰殮不致賓不拜者鄭彼注云不以東帛致命草次饌殮具輕賓不拜以不致命引之者證君於聘大夫不致殮之事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

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

事如初之儀客辟後巡不答拜也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拜疏

及將幣者此謂致館之明日正行聘禮於廟也賈疏云謂賓在館至將幣將幣亦謂圭璋也云旅擯者賈疏云亦謂於主君大門外主君

陳五擯客陳七介不傳辭故云旅擯也案此旅擯與前郊勞賓主皆陳七介異故賈謂主君陳五擯以其既至則主君用擯與在道用介

異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鄭彼注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此並據大行

入天子待五等諸侯擯數以為己國待賓之擯數也敖繼公據聘禮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謂諸侯之擯者三人而已不以己爵及朝聘者

之尊卑而異凌廷堪云諸侯之於聘賓不應上同天子敖說似亦可從聘禮賓同卿下大夫擯是卿之擯者一人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

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卿擯一人則主君擯宜三人矣黃以周說同孫希日又謂上公卿七介則主擯五人侯伯卿五介則主擯三人子

男卿三介則主擯二人案以君臣差降二等覈之凌孫說似皆可通經既無文姑並存以俟攷云三辭者賈疏云前郊勞三辭辭其以禮

來於外此三辭辭其主君以大客禮當己詒讓案聘義云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鄭注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後傳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己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

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黃以周云據鄭彼注傳命前之三讓即司儀之三辭故賈疏三辭即用鄭彼注以爲說散文辭猶讓也但鄭注聘義三讓主賓言注司儀三辭又指主人言各據一偏案黃謂此疏本聘義注義是也然賈說實非鄭悖此三辭當據主擯言之左文十二年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亦云主人三辭是其證也綜校後鄭前後注義似亦與聘義注義不同蓋此章三辭鄭無釋者明其與朝禮同前朝禮將幣節三辭亦無釋者明其與致積勞郊勞同皆冢上而省也前朝禮致積郊勞三辭注並主內爲文辭爲辭外來之禮此注既不別釋則鄭不以爲賓辭客禮當己明矣江永謂此三辭爲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庠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己之誤是也又攷聘義三讓文三見此經及聘禮唯有讓升餘二節並未見彼先云三讓而后傳命則傳命在三讓之後彼注謂三讓不得命乃傳聘命此經云旅擯三辭三辭已是傳命則非彼三讓亦明矣以鄭意推之蓋擯介將陳而未就位之前有讓擯之節不得命而後各就位傳命三讓之禮細於三辭故此經不載至聘禮則公出迎以前無辭文而辭玉則在賓及廟門時又無三辭之文並與此經小異或大門外與廟門外各有三辭兩經詳略互見與若如賈說則客辭擯而主竟不辭聘有是禮乎云拜逆客辟者主君迎賓於大門內也公食大夫禮注云不出大門降於國君賈疏云謂三辭訖主君遣上擯納賓賓入大門主君在大門內南面拜賓奉君命屈辱來見己客辟不受拜者使者奉君命來不敢當拜故逡巡辟君拜也云三揖者即聘禮云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是也云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者廟亦大祖廟也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俟矣注云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賈疏云與前諸公少異彼是兩君故云唯上相入則兩君擯介各有此上相亦不入故據君而言也云三讓客登者即聘義之三讓而後升

也謂至階主君讓賓升賓又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則先升故聘禮云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是三讓之後主君實先升此主客言之則云客登不論先後也賈疏云按聘義云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此不言者文不具客登者主君與客俱登據客而言故云客登也云拜客三辟者即聘禮云賓致命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是也賈疏云主君與客俱登訖主君於阼階上北面拜拜賓喜至此堂并拜受幣客三辟者三退負序不敢當君拜云授幣下出者賈疏云授玉與主君也方苞云聘禮公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賓降出即此授幣下出也不敢拜送幣者奉君命以將事不敢當君也注云客辟逡巡不答拜也者聘禮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注云辟位逡遁不敢當其禮又曲禮云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注云嫌與君抗賓主之禮案逡巡與聘禮注逡遁字同詳司士疏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者以客是臣禮殺故相不入不入者謂客入之後上相與衆介絕行在後不與客俱入故聘禮云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賈彼疏云司儀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注云客臣也相不入矣此介皆入不同者彼云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廟又云唯君相入者謂前相君禮須入故言之臣相不前相禮故不言入其實皆入與此同也案此經及廟唯君相入與聘禮文異故賈彼疏據前諸公相朝注絕行在後之說通之理或然也云拜主君拜客至也者即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注云南面拜迎是也案拜客至拜其至之辱也聘禮記贊拜之辭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云客三辟三退負序也者賈疏云按聘禮云賓三退負序注云三退三逡遁也不言辟者以執主將進授之此亦執主將授言辟者儀禮是委曲行事故云將進不得云辟此周禮事未見據大摠而言故云辟無嫌案賈聘禮

疏謂此經是諸公之臣相聘之禮與侯伯之卿聘於鄰國之禮少異與此疏說不同此疏為允云每事享及有言者前注義同聘禮受幣

之後云賓奉束帛加璧享又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所謂享也又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所謂有言也詳大行人疏二者皆在將幣

之後其禮並同故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荅拜禮以醴禮客經以每事咳之

既覲則或有私獻者鄭司農說私面以春秋疏及禮私面私獻者以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私面

賈疏云此三者皆於聘日行之故并言之云皆再拜稽首君荅拜者稽疑當從大祝釋文作諸前將幣為致君命拜不稽首此禮為主君

禮使臣私面私獻為使臣以禮見主君故皆稽首以致敬也聘禮賓受禮云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又賓

私覲云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又云公北面再拜又記私獻云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公荅再拜皆其事也凡君與臣行禮臣皆

稽首詳大祝疏注云禮以醴禮客者聘禮聘享畢後即云請禮賓是其事也凡禮之通例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醴並謂之禮詳

前疏賈疏云按聘禮禮客用醴齊異於君鬱鬯也云私面私覲也者據聘禮記郊特牲聘義及論語鄉黨篇並云私覲荀子大略篇亦云

私覲私見也聘禮既將幣云賓奉束錦以請覲鄭彼注云覲見也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又問卿之後云賓面如覲幣注云面亦見

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賈疏云彼於君謂之覲於卿謂之面覲面別此云私面私覲為一者以彼文兩見則私覲據君私面據卿此文不

見有私覲直言私面豈不見君直見臣也明此私面主於君故以私面為私覲也案賈說是也聘義亦云賓私面私覲面與覲為二此經

及左傳直以私覲為私面者以覲面義同通稱故聘禮小聘曰問面不升注云面猶覲也彼亦以覲為面又左昭十六年傳晉韓起聘于

晉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是私面又稱私覲蓋皆散文互通也云既覲則或有私獻者者聘禮記云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鄭彼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案云或有者私獻不必常有也云鄭司農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私面者證私覲亦通稱私面也舊本說上衍云字今從宋大字本岳本刪賈疏云按左氏昭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見鄭伯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出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稱面者以其面亦覲也

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

客再拜稽首君荅拜客趨辟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

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為敬慎

也疏出及中門之外問君者此客私覲事畢後君出送客至中門外門東西面有此問勞之事也賈疏云賓來主為以君命行聘享

是以先行聘享訖乃始行私相慰問之事是以聘禮注云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云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者客門西東面拜對君

門東西面答拜客辟又東面對以下君與客拜及問對位並同聘禮無第二次對文不具也方苞云前對問不恙後對或別問君之所為

也後曰君答拜前第曰君拜者非答客也問其君之起居不恙則如親見而拜以致敬也案方說是也聘禮注謂問君居處何如又引蘧

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為是問居處兼問所為之類故使者不唯一次對也云君問大夫客對者聘禮文同大夫謂客國之

卿大夫或執政隆重或與主君雅故皆得蒙客問不拜而對降於君也云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者聘禮文亦同注云勞以道路之

勤此主君又特勞問客故再拜稽首以拜其恩意也曲禮云大夫士見於國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云客趨辟者聘禮云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云公既拜客趨辟即據此經若然主君尚有拜送之節此經亦不具客不敢當主君之拜故趨出辟之且見不敢勞主君之遠送也注云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者謂雉門外庫門內也諸侯三門以雉門為中門庫門為大門鄭謂諸侯以應門為中門也

泉門為大門失之詳闡入及朝士疏賈疏云聘禮云及大門內公問君故指彼云即大門內也按聘禮云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注云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焦循云聘禮云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司儀云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二文互同中門外即大門內外朝之地也蓋送至此仍用擯傳命而賓出大門也公在雉門外送至外朝不送出大門也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者寡君命臣于庭蜀石經宋大字本命下並有使字與下文同疑今本脫之于當作於各本並誤大行人注云問問不恙也賈疏云未知鄭君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也惠棟云襄廿七年左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服虔曰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案惠說亦通呂氏春秋異用篇云孔子弟子從遠方來孔子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子之父母不有恙乎子之兄弟不有恙乎賈引或說疑即據呂覽推定謂出孔子也聘禮云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此即所謂君命使臣于庭二

三子皆在也明君與諸臣皆無恙故得親命使圖事於庭凡圖事在燕朝卽路寢庭也云問君客再拜對者爲敬慎也者以下問大夫客不拜而對明問君再拜對者爲尊君特示敬慎也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

饗食亦謂君不親而疏致饗餼如勞之禮者賈疏云同使卿威儀進使大夫以幣致之疏止皆如上郊勞之禮詒讓案上文郊勞云旅

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今以聘禮致饗餼之禮校之大略相同惟彼經侯伯之臣受勞於庭與

致饗餼受於堂不無殊異而此經諸公臣受勞於堂則尤爲符合故經直云如勞之禮也又案上諸公相爲賓說致饗餼與饗食還圭同

云如將幣之儀而此文又以致饗餼如勞之禮特爲別異者蓋以詳略變文實則諸禮皆有同有異經或偏舉一隅或綜論大較義各有

當故聘禮說致饗食亦云如致饗明文可兩通不容泥也云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者聘禮云公于賓壹食再饗燕無常數上介壹食壹

饗賈彼疏據掌客注諸臣用爵不依命數推之云以此言之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一食再饗小聘使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若然

案掌客子男一食一饗子男之卿再饗多於君者以其君臣各相望不得以君決臣也案依賈義五等臣同一食再饗則子男臣有踰君

之嫌於等例必不可通竊意聘臣饗食之數亦當以三等降殺疑當公之卿再食再饗侯伯之卿一食再饗子男之卿一饗不食於差次

或有合耳此饗食冢上致爲文與還圭並致之賓館則其行禮亦當如上注云賓爲主人主人爲賓而得如將幣者蓋迎送揖讓之節略

同賈疏云致饗及還玉賓主皆是大夫其將幣主君與使臣行禮如將幣者蓋不盡如之所如者如旅擯主人皮弁賓皮弁襲將幣同自

餘則別是以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

周禮正義卷之二十一

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是與將幣別之事也注云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者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

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償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其事也賈疏云以其與還圭共文同是致之故知君不親使大夫致之也君館

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遂送君拜以送客**疏**

君館客客辟介受命者以下並客行時之禮君親至客館送使者使

者不敢當君之盛禮故辟而使介於舍館大門外聽命也云客從拜辱于朝者釋文作客朋云本又作從同案說文从部云从相聽也從

隨行也此經義為隨從當以從為正盧文弼云朋為篆文從字隸作

从釋文本作兩刀誤書內從字甚多惟此一字作古體賈疏云聘禮

謂拜謝於大門外則此客拜辱於朝亦於庫門外門西東面拜朝即

庫門外廷與宮內三朝異也詳朝士掌訝疏注云君館客者客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者謂聘禮畢使者將行主國之君就客館省之

故謂之館客聘禮云公館賓鄭彼注云為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

且謝聘客之意也又云賓辟注云不敢受主國君見己於此館也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又云上介聽命注云聽命于廟門中

西面如相拜然也擯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此與彼禮節正同云遂送君拜以送客者謂君於客館門外東面拜以

送客也賈疏云鄭知君拜送者見聘禮云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是其有拜詒讓案聘禮又云又拜送注云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行寡君敢拜送鄭蓋兼據彼文**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禮賜謂乘惠也如入之積則**疏**明日者即君館客之次日也云客拜禮賜者亦三積從來至去於庫門外之朝東面拜賜主國之擯聽之以告

於君君不見也注云禮賜謂乘禽者賈疏云按聘禮公館賓下云

賓三拜乘禽於朝以此知禮賜是乘禽也詒讓案聘禮致饗饋夫人

歸禮及饗食明日客皆拜賜于朝此經無文唯於行時著拜禮賜之

文蓋以其小節略之抑或文得兼含不甚區別要兩經之義大致無

許矣賈聘禮疏引此經而云臨行大小禮皆拜賜是謂諸禮皆行時

總拜與此注不合亦未知然否云君之加惠也者在致殮及饗饋

諸正禮之外故曰加惠云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者大行人注

義同即聘義云出入三積是也賈疏云入與出各三積故得以後如

前以此而言諸侯言出入五積四積三積之類入出各五各四各三

者也聘義孔疏說同黃以周云出入三積謂自入至出其所致積有

三也故注云從來至去數如此賈孔謂來去皆有此數則注何為言

從至案黃說是也上文三積與聘義文同自通來去言之此云遂行

如入之積明致積之禮與入時同耳若其積數則或來二去一或來

一去二總而為三入與行積數本不相等也大行人五等諸侯來朝

惟侯伯四積來二去二積數相等其公五積子男三積來去數亦皆

不相等彼經五積四積三積並通出入為文亦不謂出數如入數也

賈誤謂出入數等殊失鄭悒互詳大行人疏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

禮其儀亦如之爵卿也大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

之臣禮與諸公之臣同也賈疏云其儀亦如之者亦以三等相差七

十步七介五十步五介三十步三介小聘使大夫又降殺也詒讓案

聘禮是侯伯之臣相為國客之禮亦有與此諸公臣禮不同者如受

郊勞受館皆於庭之等是也蓋其繁文縟節不能無少差異要其大

致略同故經云亦如之注云爵卿也大大夫也士也者賈疏云諸侯

之臣言爵相為客而相禮者不離三等卿大夫士鄭注掌客云爵卿

周禮正義 七十一 中華書局聚

也則殮二牢饗饋五牢大夫也則殮大牢饗饋三牢士也則殮少牢饗饋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以此三等相禮也案此鄭賈約言之諸臣有此三等實則每等之中亦自有尊卑細別不同左僖十二年傳云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則凡四方之爵同是卿仍有上下之等也自命士以上為爵詳大宰疏

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上下猶豐殺也疏凡四

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者此通論賓客之禮不限以朝聘也禮儀辭命即上文儀容辭令餼牢謂致饗饋等賜獻即禮賜及聘禮記之禽羞俶獻皆是也國語周語云其貴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是班爵同者仍有隆殺之等也賈疏云上經云爵鄭以卿大夫士三等解之此經云二等即與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亦如之大夫下卿士下大夫降殺以兩解之同也云從其爵者以二等降殺從三等而為之注云上下猶豐

殺也者賈疏云爵尊者禮豐爵卑者禮殺以二等為豐殺也凡賓客送逆同禮謂郊勞郊送之屬疏又環人云送逆及疆亦送逆同禮之一端

注云謂郊勞郊送之屬者賈疏云經云送逆故知郊勞郊送也郊勞是逆郊送是送尊卑不同此二者一也案賈說非也尊卑無同禮之理經注之意蓋謂賓客之至逆以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此禮送亦以此禮非謂尊卑禮一也

幣以其幣為之禮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謂賄賂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

疏凡諸侯之交者即大行人所云凡諸侯之邦交問聘朝之等是也云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者賈疏云據朝聘所齎享

幣大國多小國少禮者據主國賄客還依來者多少而報之注云

幣享幣也者賈疏云以其經云稱其邦復云幣明幣是享幣不得據

主璋璧琮也案賈說是也朝聘瑞玉法數有定不得為豐殺故鄭專

據享幣言之聘禮記云幣美則沒禮注云幣人所造成以自覆蔽謂

東帛也然此注則謂凡享用束帛加璧又以皮幣為庭實同謂之幣

猶小行人六幣兼皮馬矣聘禮有夕幣展幣亦並通玉帛皮馬而言

云於大國則幣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也者謂來朝聘者

於大國則幣豐於小國則幣殺其主國禮幣則視其來者而報之不

以來朝聘之國大小為異也云謂賄用束帛乘皮及贈之

屬者聘禮云大夫賄用束帛注云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為之今

之縛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之至又云禮玉束帛乘皮注

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又云遂行舍于郊公

使卿贈如覲幣又記云賄在聘于賄注云賄財也于讀曰為言主國

注云

據

謂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是又傷財也亦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引此經為證凡行人之儀者即見賓客之儀此

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當凡行人之儀者即見賓客之儀此

視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凡行人之儀者即見賓客之儀此

也云不正其主面者擇人注云面猶鄉也案面倂之借字詳彼疏

注云謂擯相傳辭時也者謂大小行人為擯相傳辭之儀它若大宗

伯齊夫及此官等為擯相之時亦視此儀也云不正東鄉不正西鄉

者釋經不朝不夕朝即東也夕即西也毛詩大雅卷阿傳云山東曰

朝陽山西曰夕陽匠人云以正朝夕義亦同賈疏云朝謂日出時為

正鄉東夕謂日入時為正鄉西云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

者謂大小行人隨賓主之前進及卻退宛轉鄉之兩不違背也賈疏

謂亦指司儀誤俞正燮云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蓋北面

周禮正義

而少偏西面注言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向之是也正主面是正向
主君擇人云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亦言向王案俞說是也士相見
禮云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注云辯猶
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
疑君所處邪鄉之彼爲諸臣燕見之儀專主於君與此行人攢相之
儀兼視賓主事正相反彼經辯君之南面猶此經正主面也彼注正
東面正西面卽此經朝夕也彼注疑君所處邪鄉之猶
此注視賓主前卻兩鄉之也兩經義異而正可互證

周禮正義卷七十二